

READERS



萝卜干的滋味　六十年前的功与过　真实的青春没有逆袭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49期
八月下



你不是已经努力了吗

◉〔新加坡〕尤 今

日本电视剧《阿信》中，有一个片段深深地触动了我。

在日本传统发型渐不流行的当儿，阿信在师傅的鼓励下学做西洋发型。一日，店里来了一位时髦的客人，指定要做西洋发型，师傅大胆地让当时还是学徒的阿信出来接待。客人表示要做“遮耳发型”，而且，声明不要烫得太卷。阿信仔细观察了她的脸型，觉得微卷的遮耳发型不适合她。于是，在客人打瞌睡的当儿，阿信擅作主张，为她烫了一个波浪形的新发型。发型做好后，客人睁开了惺忪的双眼，只朝镜里一看，便像被人戳了一刀似的，气势汹汹地喊了起来：“哎呀，你怎么做成这个样子！”阿信诚惶诚恐地应道：“我觉得遮耳发型不适合您，这个新发型完全是依照您的脸型设计的！”客人对着师傅大喊大叫：“你怎么搞的，居然请这种人为客人做头发！”师傅沉着地应对：“对不起。如果您不满意，我们就不收钱好了。”客人分文未付，扬长而去。阿信泪流满脸，几近崩溃。师傅不顾店里其他人的冷言冷语，温和地对阿信说道：“你不是已经努力去做了吗？不要放在心上。”

简简单单的两句话，给了阿信继续拼搏的勇气。没过多久，那位大发雷霆的客人上门来道歉，指名要阿信再为她做头发，因为上次的新发型得到了她朋友的一致赞赏。

如果说阿信是千里马，她的师傅无疑便是伯乐。当伯乐，除了慧眼之外，慧心亦同等重要。慧心指的是包容的心、宽厚的心。一旦肯定了千里马的才干，便放手让它恣意驰骋，切莫因一次的失误而否定它日行千里的能力。

（李中一摘自阳光出版社《菩萨的境界》一书）

卷首语





READERS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贾 真

编辑 李 霞 黎珈禾 高翔飞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0931）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韩学斌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卢建洪 8773095

雷 洋 8773094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8773073

杨荣波 8773075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副总监 李 进 （0931）8773170

经 理 欧阳薇 877317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2013年第16期（总第549期）

目 录 八月下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读者》微信号 duzheweixin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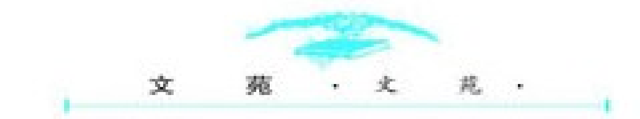
移动用户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电信用户 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http://iread.wo.com.cn/pps/vuelBj
《读者》手机报
电信用户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萝卜干的滋味

◉林海音



林老师：

请您原谅一个终日忙于家事的主妇，她以这封信代替了本应亲往拜访的礼貌。

写信的动机是由于小儿振亚饭盒里的一块萝卜干，我简单地讲给您听。

这件事发生已有多久，我不知道，我发现则才有三天。三天前，我初次发现振亚带回的饭盒中有一块萝卜干时，并未惊奇，我以为那是午饭时同学们互尝菜味所交换来的。但当第二天饭盒的残羹中又是干巴巴的萝卜干时，不免使我生疑，因而仔细看了两眼，这才发现垫在萝卜干底下的，是一小堆粗糙的在来米（籼米——编者注）剩饭，我们家向来是吃经过加工碾拣的蓬莱米（粳米——编者注）的，因此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缘故。同时我又发现这个看似相同的铝制饭盒，究竟还有不同之处：我们的饭盒，盒盖边沿曾被我在洗刷时不慎压凹了一小处。这个饭盒连同里面的饭菜，显然不是振亚早晨所带去的。但是我没有对振亚说什么。第三天，就是昨天早上，我装进饭盒里的有一块炸排骨，我有意在等待这事的发展。果然，振亚带回的饭盒中，没有啃剩的骨头，却仍是干瘪的萝卜干。而且奇怪的是，我们自己的饭盒又换回来了。

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有计划的策谋，有人在干着偷天换日的勾当。这是出于某一个人的行动，他所作所为，无非是想攫取我儿的营养，怎能不教做母亲的我痛心！

林老师，您或许知道，我们并非富有之家，我的丈夫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因此在每天给他们父子俩的饭盒里，无论装入的是一块排骨、一个鸡蛋或者一只鸡腿，我都会想到它来之不易。它是为了丈夫的辛勤，儿子的发育，我的节俭，才勉强做到的。所以我不客气地跟您说，我们是禁不起这样被人偷取的。

我也知道，在您的教育之下，是不可能使人相信有这类事发生的，但事实摆在这里，又有什么办法。为了我儿的营养，我只好求您费费心，查明是哪个偷天换日的聪明孩子干的。萝卜干偶尔吃一次是香的，但是天天吃，顿顿吃，您想想是什么滋味。怪不得那个孩子想出这样巧妙的办法，那臭烘烘的萝卜干，他早就吃够了！

为了您调查的方便，我想告诉您，今天早上当着振亚的面，我在饭盒里装进了一个大肉丸，您可以看看，到底是哪个今天要倒霉的孩子在吃这个大肉丸。

敬祝

教安

朱夏荔媛上

朱太太：

工友送进您的来信时，我刚在饭厅里坐定，四十多个孩子正



窸窸窣窣地吃着各人的午饭，我却停箸展读来函。我以怀疑的心情打开您的信，却以快乐的心情读完它，现在我以无比轻松的心情写信给您，同时告诉您，我捉到那“贼”了，您所说的，那个“偷天换日”的聪明孩子被我捉到了。我纳闷儿了三天不能猜透的事情，因为您的来信而获解决，这怎能不教我轻松愉快呢！就是在我执笔给您写信的这当儿，激动的情绪仍持续着，因为有一张真挚可爱的小面庞深印于我的心上，为了这些纯真的孩子，我也愿意终生献身于儿童教育！

我先告诉您三天来的情形，再讲我是怎样捉到那小贼的。这里吃饭的情形您或许早已知道，孩子们每天早晨到学校后，便先把各人的饭盒送到厨房去，交给大师傅老赵，他便放进大蒸笼里。午间各人到厨房去取蒸热的饭盒，厨房旁边是一间大饭厅，大家都在那里吃午饭。我也不例外，一向是陪着孩子们一同吃的。

三天前吃午饭时，当我正举箸，刘毅军站了起来，他说：“老师，有人拿错了我的饭盒，这……这不是我的。”我抬头望去，可不是，饭盒打开来，横躺在热腾腾的蓬莱白米饭上的，是一只香喷喷的红烧鸡腿，我知道那确实不会是刘毅军的。我便对同学们说：“是谁拿错了饭盒？是谁带了有鸡腿的饭？”

等了几分钟，也没有人来认换。也难怪，饭盒的大小样式几乎都是相同的，而且家里给装了什么菜，孩子们也知道的不多。既然没有人来认领，只好叫刘毅军吃了再说。毅军津津有味地吃着鸡腿，十分高兴。不是我看不起刘毅军，无父的孤儿，靠寡母穿针引线替人缝补度日，如果不是有人拿错了，他哪摸着鸡腿吃呀！

可是第二天，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我也不免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刘毅军打开饭盒，又惊奇地喊着有人拿错了的时候，同学们都停下筷子围到毅军的面前看。今天换了，是一块炸排骨。我问毅军自己带的是什么菜，他很难为情地说：“只有一些萝卜干，老师!”

我对同学们说：“看看谁拿错了饭盒，炸排骨换萝卜干可不划算！”同学们听了哗然大笑，却仍无人来认领。我虽也觉有趣好笑，却不免纳闷儿起来。刘毅军也以想不通的样子吃下了这顿排骨饭。

今天，当我们正为那个像小皮球一样大的肉丸惊疑时，您的信来了。我在未打开信时曾对毅军开玩笑说：“这是上帝的意旨，你吃吧!”因为他和他的母亲都是基督徒，是宗教的信仰，才使他们安于吃萝卜干的命运吗？

说到萝卜干，我实在还应当把一些情形说给您听：刘毅军的母亲，在我去做家庭访问的时候，她并不避穷，很坦白地对我说，一日三餐的筹措，是如何艰难，所以，她要我善为教育她的独子毅军。在这一点，毅军倒从未使人失望。当毅军的母亲和我畅谈家常的时候，她家的院子里，正晾着一篮篮的萝卜干。指着那些被吹满尘土的萝卜片，她对我说：“老师您看，我晾了这许多萝卜，可也不是花钱买来的，附近有一家菜园，种了许多萝卜，当人家收成拔萝卜的时候，我就赶了去，把人家扔掉不要的萝卜头、萝卜根、坏了心的、脱了皮的，统统拾了来。我再挑拣一遍，晒晒腌腌，可以够我们娘儿俩吃些日子的。”

朱太太，您问我萝卜干吃多了是什么滋味，我想毅军的母亲吃着它的时候，当觉其味无限辛酸。就是毅军，在他长大以后，回忆起他嚼萝卜干的童年时代，也该有不少的感触。如果有一天，他能读到明朝三峰主人为他的朋友洪自诚所著《菜根谭》写的序中的“谭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这几句话时，他会觉出，当年所嚼的萝卜干，实有一种“真味”。

我跟您扯得太远了，让我们再回到饭厅里去。我读完您的信，停箸良久不能自已。我草草吃完饭，顺着饭厅巡视一番。走到那个圆圆红红小脸蛋儿的孩子面前，我停下了，这孩子抬头看见了我，有点做“贼”心虚，急忙用筷子把饭盒里的萝卜干塞到在来米饭底下。我却在他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侧着头在他耳旁悄声问道：“萝卜干的滋味怎么样？”他先是一惊，随后竟装着若无其事地回答我：“很甜，老师!”

很甜！我站起身来，回味着他这句话，想着您的来信，不由得抿嘴笑着走出饭厅，可是身后响起了跑步声，有人跟出来了。“林老师!”我回头站定，是小红圆脸，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老师不要讲出去吧，刘毅军的家里实在很穷，他天天吃白饭配萝卜干，所以……”

我的个子已经很矮，站在我



尘埃

◉陈蔚文



F说起一位女亲戚，早年是大家闺秀，丈夫病逝时她不到三十岁，带着三个孩子未再嫁，尽心将孩子抚养成人。她待亲朋礼数周到，家里收拾得一派明净，她自己虽近知天命之年，但仍秀而雅。在大家眼里，她近乎完人，集合了女性的一应美德。

F那时十几岁，女亲戚在她眼中不啻嘉德懿行的楷模，直到有一次——那时院里若干人家共用一间开水房，有回母亲找女亲戚有事，女亲戚不在，F去开水房找，午后的开水房除女亲戚外再无他人。

F在门外看见，女亲戚把自家暖水瓶的瓶塞迅速取下，与另一只暖水瓶的木塞调换。她背对着门，没发现门外的F。

F呆掉，回身走了。有很长一阵她都很难受，偶像坍塌的午后，开水房这幕瓦解了女亲戚之前所有的美德。她竟是这样的人！这样市侩、计较，这样鸡零狗碎，一只瓶塞都要与邻人调换。

那件事不仅瓦解了有关某个人美德的理想，还击碎了F更深广意义的寄望。

那次的事，F未与旁人说，像是她自己做了件羞耻之事。后来有一天，她忍不住对母亲说起，母亲很平静，对F说起女亲戚的不易：一个女人家无人帮衬，凡事靠自己，要撑起这番日子，人后肯定也咽了几多眼泪。有时，想占一点便宜，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体谅她。

母亲的这番话使F对女亲戚有了些谅解，也影响了她对人的看法，那就是人都有"生而为人"的各自破绽，那背后是形成破绽的不同命运背景——越大的破绽后面，往往是越深的命运罅隙。

这事母亲没再与任何亲朋提起，见了女亲戚一切如故，热情、客气，完全是对一个体面人应有的招待。

F自己后来也经历了不少事，包括历经一场骤然婚变。最终，她选择了宽宥。

都是肉身凡胎，品性教养虽有高下之分，作为人的局限却都难免。"谁能理解人心的奥秘呢，那些只希望从人心里寻到高尚情操和正常感情的人，肯定是不会理解的。"早年的F也不理解，她将女亲戚依据自己对完满美德的理想供奉在一个高度，女亲戚的真实人生她何尝有机会走进？那背后不便为人窥探的局促、窘迫、纠葛……或许，女亲戚的体面有多大，不为人知的隐秘就有多深！

（**周晓梅**摘自《散文》2013年第6期，**张　弘**图）

面前的这个小男孩还比我低半头，他的胸襟却是如此辽阔无边！

写到这儿，您已经全部明了了吧。您要我调查的那个"偷天换日"的孩子，我捉到了，正是令郎朱振亚自己！

我当时点头示意答应了振亚的请求，见他结实的小身影走回饭厅，我才无限激动地回到自己的房里来。我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想，这萝卜干到底是什么滋味？它实在是包含着人生的各种滋味，要看什么人在什么境遇下吃它。

我又想，虽在如此纷乱丑恶的人间，善良的本性却并未从我们的第二代身上失去，这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情。

我不断地用毛巾擦着，想着，擦了这么久才发现，我没有在擦油嘴，却擦的是眼睛。哟，真奇怪！我原是满心的高兴，为何却流泪？

当您看完了这封信，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呢？您会原谅"偷天换日"的孩子吗？我倒要为我的学生向您求情了！

此复并祝

快乐

林××上

（**梦　溪**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爱情的散步》一书，**刘程民**图）



我这么喜欢你

◉史铁生

他们一直在街上走着，谁也不说话。汽车的噪音很大。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我不想吃，我不饿。”姑娘说。

他们走进一家饭馆，坐在一个角落里，看得见街上白花花的太阳和一些红得刺眼的遮阳伞。

姑娘把桌上的一摊水画成很古怪的形状。她不断地长出气。

小伙子看着杯子里啤酒的气泡。

“不管我怎么跟他们说，他们还是那么说。”姑娘很快地看了小伙子一眼，又垂下头。

小伙子不停地喝着啤酒，又去买了两个菜。

“我一点儿都不饿。”姑娘说。

“他们怎么说？”

“还是那么说……还是说……”

玻璃上有一只小虫“嗡嗡”地叫着，街上到处是卖雪糕和卖茶水的疲倦的吆喝声。

“你呢？你自己呢？”小伙子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不应该总耽误着你。”

“也许他们应该总耽误着我们吧？”

“可是我爸爸血压高，妈妈又有心脏病。”

小伙子又去买汽水，他们今天已经喝了好几瓶了。桌上的菜谁也没动。

“好吧，我等。”小伙子把一瓶汽水“嗵”地放在姑娘面前，“等你有了高血压，我也有了心脏病。”

她笑不出来，要是往常她又笑个不停了。

“你应该跟那个人好，其实……”

“你说了一百回了！”

“其实她比我好，真的比我好。”

“我只说一百零一回：比你好的人多了，可爱不爱是另一回事！”

他们又默默地坐着，不再说话，谁也不看谁。蜻蜓飞得低了，远处有一片发亮的云彩。

“会下雨吗？”姑娘先说。

“带着伞呢。”小伙子回答，他正看着汽水瓶上的北冰洋。也许那儿不错，有一间房子的话。

“你少喝点儿吧。”

“没关系，啤酒，加了汽水的。”

姑娘想，等将来自己当了母亲的时候，成了老太太，一定要理解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

“假如是你自己不愿意，那……那就算了。”小伙子说，晃晃手里的杯子，“咕咚咚”喝光。

发黑的云彩上来了，应该下一点雨了。

“否则，我跟你说了，法律是保护我们的。”

“没用，他们才不管那一套。”

“问题是你不敢。”

“可爸爸血压高，妈妈又有心脏病。”

他们又沉默着坐了很久，然后离开了那儿。

灰黑的云层下面飞着一群鸽子。鸽子显得格外洁白，像一群闪电，像一群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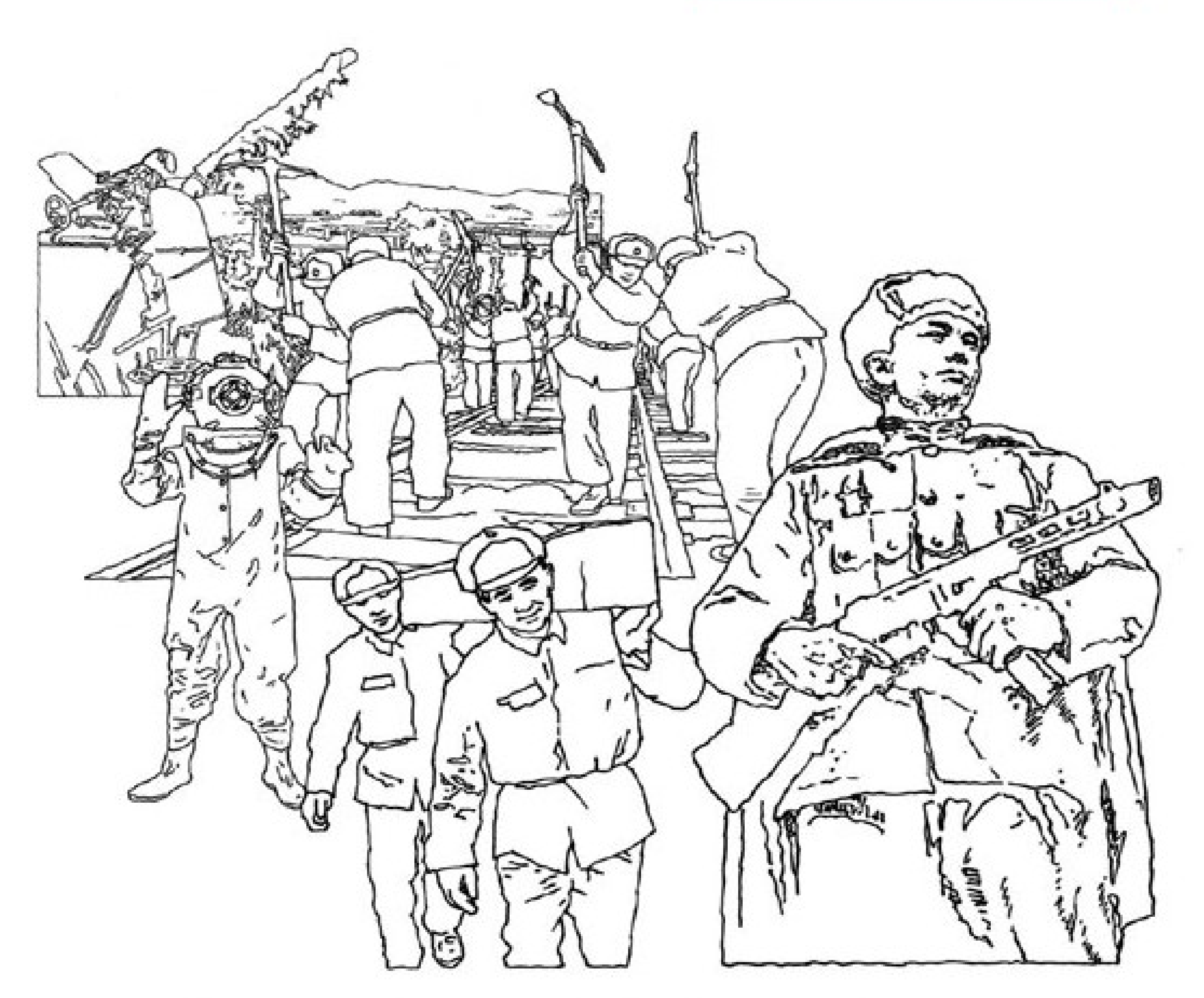
“你真的能等吗？”姑娘眼里有泪光。

“当然，我们的日子比他们长。”小伙子撑开了雨伞。下雨了。

（**伯　仲**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一书，**杜凤宝**图）







六十年前的功与过

◉裘山山

几年前，我因获得鲁迅文学奖荣立了二等功。父亲得知后欣慰地说：“我们家终于有个二等功了。”我问：“你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地修路架桥，怎么就没立个二等功呢？”父亲说：“只差一点点，被一个处分给抵消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挨过处分？”父亲点头，笑眯眯地给我讲起了发生在60年前的故事。

1951年春节刚过，父亲作为铁道兵的一员，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作为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大学生，父亲不但年轻有为，还非常敬业。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他和战友们历尽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尽全力保障铁路的畅通。1953年，他所在的部队担负守护大宁江桥的任务。大宁江桥是朝鲜金义线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是朝鲜三大铁路桥之一），它的畅通关系到整个金义线的畅通，当然也是被美军炸得最厉害的一座大桥。仅靠守护是不可能的，只能不断地抢修，和轰炸抢速度：敌机上午炸他们下午修，敌机下午炸他们夜里修；正桥断了，他们就修便桥。总之，决不让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中断，保障后方物资源源不断送上战场。美国媒体由此感叹说：“美国和其他盟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但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白地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设铁路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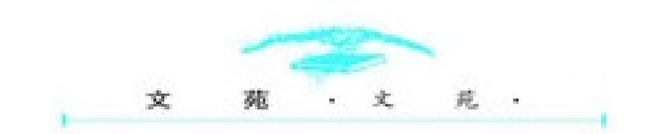
轰炸不见效，敌人又换了一种方式，投掷细菌弹，用以杀伤这些“最坚决的铁路建设者”。父亲不幸“中弹”：他被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感染，得了斑疹伤寒，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父亲被送到师医院，在医院里昏迷不醒，高烧不止，整整5天后才醒过来——全靠身体底子好。父亲醒过来后不但重返战场，他身上的血清还救治了其他感染伤寒的同志。

就在入朝第三年的秋天，父亲他们发现大宁江桥的其中一座桥墩有了一道裂痕，顿时万分忧心。桥墩出问题可不比桥面，事关重大。但问题有多严重，或者说裂痕有多长有多深，桥墩需不需要重修，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如果要重修的话，就必须先修建拦截大坝（围堰），抽干河水，再开始修建，工程量非常大。更何况处于战争中，没有片刻的安宁，重修更是难上加难。

大宁江水深近20米，桥墩自然也是几十米高。为了彻底弄清情况，特别是水下桥墩的情况，部队专门请了一个潜水队来探测。但潜水员潜到水底好几趟，上来说这里有裂痕，那里有裂痕，但裂痕有多深，在什么位置，毕竟不是专业人员，表达不清楚。

父亲就向领导提出他亲自下水去看一下，以确定裂痕的位置和长度。领导就让父亲去潜水队做短暂训练。父亲的水性原本很好，小时候在剡溪里泡大的他，身体素质也很好。在短暂训练后，潜水队队长认为父亲没有问题，可以潜水了。

于是父亲就穿了潜水员的行头下水。当时已是10月，在朝鲜，10月的河水冰冷刺骨。父亲喝了几口白酒，暖了暖身子就潜入水中。为了弄清情况，他上来又下去，反复几次，在水底围



原谅我，如果我眼中

◉〔智利〕聂鲁达

◎陈 黎译

原谅我，如果我眼中
再没有事物比浪花更清澈，
原谅我，如果我的空间
绵延不断无遮掩
无穷尽：
我的歌是单调的，
我的语句是暗处的鸟，
石头和海的动物，冬日行星的
忧伤，永不腐朽。
请原谅这一连串的水，
岩石和泡沫，潮汐的
狂言呓语，这就是我的孤独：
拍击我秘密自我之墙的盐水
急剧地翻越，使
我成为冬日
的一部分，
一声钟响接一声钟响在浪中
自我重复的同样延伸的一部分，
寂静的一部分，长发一样的寂静，
海藻的寂静，沉没的歌。

（一米阳光摘）

着那个桥墩反复勘察，并仔细计算，终于心里有数了。他上来向领导报告说："裂痕不严重，桥墩可以继续使用，货车和客车都可以通过，不必重修。"领导很吃惊，一再地问："你有把握吗？"父亲说："我有把握。"

现在想，父亲真是太年轻了，如此责任重大的事情，也不知道给自己留个退路，说点儿有保留的话，就这么言之凿凿地表态了，完全是凭着他的技术和良心，丝毫没考虑其他。

领导仍有些难以决策，毕竟责任重大，仅凭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判断能行吗？这时，上级派来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工程师表态说，他相信父亲的分析判断，如果有问题，他也愿意承担责任。这么一来，终于决定不重修桥墩，继续使用了。

后来的情况证明，父亲的计算和判断是正确的。那个桥墩始终没出问题。

由于父亲的精确勘察和正确判断，大宁江桥不但没有影响运输任务，还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于是那位工程师提议给父亲报请二等功。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个重大贡献，应该立功。

可是，二等功报上去却没有批下来。一问原因，是父亲在此之前刚刚受过一个处分。

父亲"挨处分"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那是3个月前，父亲所在部队接到一个重要命令：必须在10天之内将大宁江桥的正桥修通。可是经过3年的反复轰炸，正桥已被毁得很厉害，按正常情况，起码得修半年才能通车，就算是紧急情况也得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上级下达了死命令，只给10天，因为和谈代表团的专列要经过正桥。当时专列已经到了距大宁江桥最近的一个车站，父亲他们都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叼着烟下车来散步了。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来过问此事。如果10天内不能修好，就算违反命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是在战争时期，父亲和战友们只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他们没日没夜、抓紧分分秒秒地干。父亲说，那10天里，他几乎没有躺下过，实在太累了，就坐着打个盹儿，全靠年轻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着。时值7月，正是洪水泛滥的时期，这又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很焦虑。可是越急越出错，由于过度疲劳，一些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了平时绝不可能发生的计算错误，以至于又延误了一些时间。

最终，他们在第11天的晚上，修通了那座桥，但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晚了28个小时。因为这延误的28个小时，父亲和所有与此相关的人员都必须受处分，每人承担几小时。首先是队长被撤职，然后是科长、技术人员等，一路排下来。父亲作为工程师，承担了其中的4小时，这4个小时的处分是：行政警告。

这就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个处分的由来，而由于这个"行政警告"，他3个月后该立的那个二等功，也被抵消了。

讲到这里，父亲无比感慨地说："我从军35年，立了8个三等功，就是没有立过二等功，你总算是立了一个。"

我也无比感慨地说："无论是你失去的那个二等功，还是你受到的那个处分，都比我得到的这个二等功更光荣。"

（张 晖摘自《海燕》2013年第6期，张 骏图）

心债

◉宣金学

在南凤枚和老伴不到10平方米的租住屋里，对她来讲最珍贵的、藏得最严实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个黑色的小账本。

小黑本记载的不是自家店里的收入，而是一笔笔支出。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几个字：储户取款数。南凤枚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偿还曾经经手的一笔“公家债”。

这笔债有5万多元，她用了10年的时间，还了200多次才还清。每一笔储户取款，多则数百，少则几十，她都一条条记在小黑本里。而当初，她仅仅是这笔债的经手人。

从湖南省宁乡县金湾村（现保安村）妇女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领着每个月25块钱的退休金，又从信用社借了些钱，南凤枚便和老伴廖立成来县城里开了个小商店——挣钱还债。

一开始每天也就能挣十几块，开店一个月，南凤枚偿还了第一笔欠款。回到租住屋里，南凤枚立即翻出小黑本，拿起笔来工工整整记下：2002年8月份，付徐叔连200元，袁正华经手。

平时店里进货，为了省点钱，基本都是南凤枚或者老伴手提肩扛，背着几十斤的东西吭哧吭哧往店里搬。后来添置了一辆旧三轮车，进货才变得轻松些。

老两口吃得简单。吃米就从小儿子家背，两个人一天也就一斤米。“快70岁，也算是吃了儿子一点儿了。”南凤枚说着笑了起来，“肉吃得很少，一点点就够。”老廖还经常回老家的山上挖点儿野菜来，有时候也能吃个三四天。洗澡理发，老两口也是能省就省。

只要手里一有结余的钱，南凤枚就拿去还债。第一年，南凤枚共还了18笔、合计1436块钱，最少的一笔只有30块，悉数记在小黑本里。

储金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农村风靡一时的小型金融组织。农民为了方便，很多人将钱存进去。

南凤枚是金湾村储金会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会计，一干就是7年。她是资金经手人，存放款的审批则由村支部书记负责。凭着南凤枚是个“有信用的人”，同村的徐叔连把养鸡、喂猪、种地攒下的3500块养老钱，也交到了南凤枚手里。

可到了2002年，各村的储金会普遍陷入了困境。

储金会倒闭时，南凤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一辈子好口碑，”南凤枚说，“到老了处理不好这事，死了都不安心！”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58个储户家里逐个重新计算本息，将最后清理出的5万多元欠款一手揽到自己肩上。而对于南凤枚到底背负起多少债，她的老伴和孩子一直都不清楚。

老伴话不多，也没多问，借了些钱，跟着南凤枚来到县城开起小商店。一开始，挣钱不多，还钱也没那么快，但老两口一直乐呵呵的。老廖有把二胡，闲着没事就坐在店门口拉一会儿。伴着二胡，她会唱一段《槐荫会》或《董永行孝》。

因为生意不太好，老廖凭着自己还有点力气，把店扔给南凤枚，自己去谋了份园林工的差事。但是刚工作没多少日子，老廖出了车祸，当场不省人事。

在随后的40多天里，南凤枚一边照看着小店，一边到医院照顾老伴。从沙河市场到县医院有5公里路，为了省下几块钱车费，她每天来回都是靠双脚走。现在想起来，南凤枚倒是很乐观：“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段时间里，她的体重降了近30斤。

老廖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话也讲不清楚，店里的生意他也帮不上忙。南凤枚就派他去还钱。每还一笔，她就偷偷拿出小黑本记上一笔，后面特别标注：立成经手。

老伴一直没发现这个小本子，但他有时候也会好奇，到底欠了多少钱？啥时候能还完？南凤枚总



南凤枚

是把这个问题绕开，“等还完了再告诉你”。

“当时不告诉他，是怕他知道钱太多会有压力。”南凤枚告诉记者，“有压力我自己来担当。”

后来，老廖又中风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他还是会乖乖地为南凤枚去送钱还债。

厄运并没到此结束。2005年，他们在广东打工的女儿查出患了胆总管癌。女儿确诊后的第93天便离开人世，去世时，体重只有70多斤，皮肤发黄，像烟熏过一样。看女儿身上也没件像样的东西，下葬前，南凤枚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金耳环给女儿戴上。

“那是我最悲伤的一年。”至今回想起女儿的突然离开，南凤枚仍是泪眼婆娑。那也是还款最艰难的一年。

南凤枚想方设法凑钱还钱。有时候少进点货，多结余点钱还给储户。有的储户也很体谅南凤枚老两口的难处，坚决不收利息。也有之前欠债不还的贷款户，主动将钱还给了南凤枚。

女儿去世后，她便开始失眠。也是从那时起，每当接到储户的电话，她心里都会“砰”的一下，变得很紧张。

老廖把二胡给丢了，南凤枚也很少唱歌了。老两口开始琢磨起别的营生。他们每天一大早5点多就起床，给附近的装卸工、路人以及住户准备肉丝面，一碗面收5块钱，到了晚上10点才关门，这样可以多卖点东西。南凤枚还学着熬猪油，拿到市场上去卖。

“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我的脾气就是犟!”南凤枚咬了咬牙，“只要我人在，自己能挣钱，就一定要还清!”

可她的执著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刚满60岁的南凤枚自己也住进了医院。医生的检查报告吓了她一大跳：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在医院住了7天，不顾医生劝阻，她便急急忙忙出了院，“没钱住了”。南凤枚从医院带回“盐水”，边看着店边打点滴。



南凤枚和老伴廖立成

翻着还没记完的账本，南凤枚很怕活不到还清账的那一天。她叫来儿子和儿媳，说：“哪一天我要不行了，你们替我把钱还上!”

在小店附近打工的装卸工知道南凤枚的事后，也经常过来买东西。他们说：“虽然老爷子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我们是冲着老太太来的。”

南凤枚从不埋怨，也不找人诉苦。工人们来了，就沏一壶茶。晚上小店里电视开着，大家随便来看，衣服破了也可以找她来缝缝补补。“开朗”“勤劳”“善良”，是装卸工们从词汇并不丰富的脑袋里想到的最贴切的评价。

老廖不会分辨真钱假钱，好几次晚上收到百元假币。100块对老两口来说可不是小数目，那是老两口半个月的药钱，也意味着得卖将近200瓶矿泉水才能挣回来。南凤枚知道后，把钱悄悄收起来或者丢掉，再从自己为数不多的退休金中取出100块交给老伴：“这是今天的收入!”

2012年的除夕夜，南凤枚第19次将两张百元钞票交给徐叔连，这也是“公家债”的最后一笔欠款。

她在小黑本的空白页上用黑笔重重写下一段“基金会取款总结”：自2002年8月至2012年1月，取款金额本金加利息共51601元，取款次数215笔(次)，户名数58户。

南凤枚现在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形容当时的心情：“很轻松，很舒畅，过年多买了几斤肉。”而当她将这事告诉老伴时，老伴和平时一样，面无表情，张了张已经掉光牙齿却舍不得配副假牙的嘴巴说：“那就好。”

送走最后一个储户，南凤枚迈着步子往回走，“感觉自己轻了很多”。眼前除了黑黢黢的山，茫茫的雪，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她没有打手电筒，因为已经习惯了在黑夜里找到回家的路。

过完春节，南凤枚又回到县城的小店，小黑本依然放进那个装旧衣物的木箱。藏了近10年，纸页上都生了霉点，就像老人手上长出的老年斑。

（萧　晏摘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5日）



最懂散财的人

◉王 翔

在我见过的人中，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两位。

比尔·盖茨占据世界首富之位的时间之久，以至于我已经失去了看每年新公布的首富榜和资产量的兴趣。他在自家花销上从不故意低调——耗巨资建豪宅，里面装备着他自己喜欢的高科技产品，常常大宴宾客。但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他的基金会。2008年6月，盖茨从微软正式退休，淡出日常管理工作，将绝大多数时间留给自己与妻子建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盖茨将自己的绝大多数财产捐给该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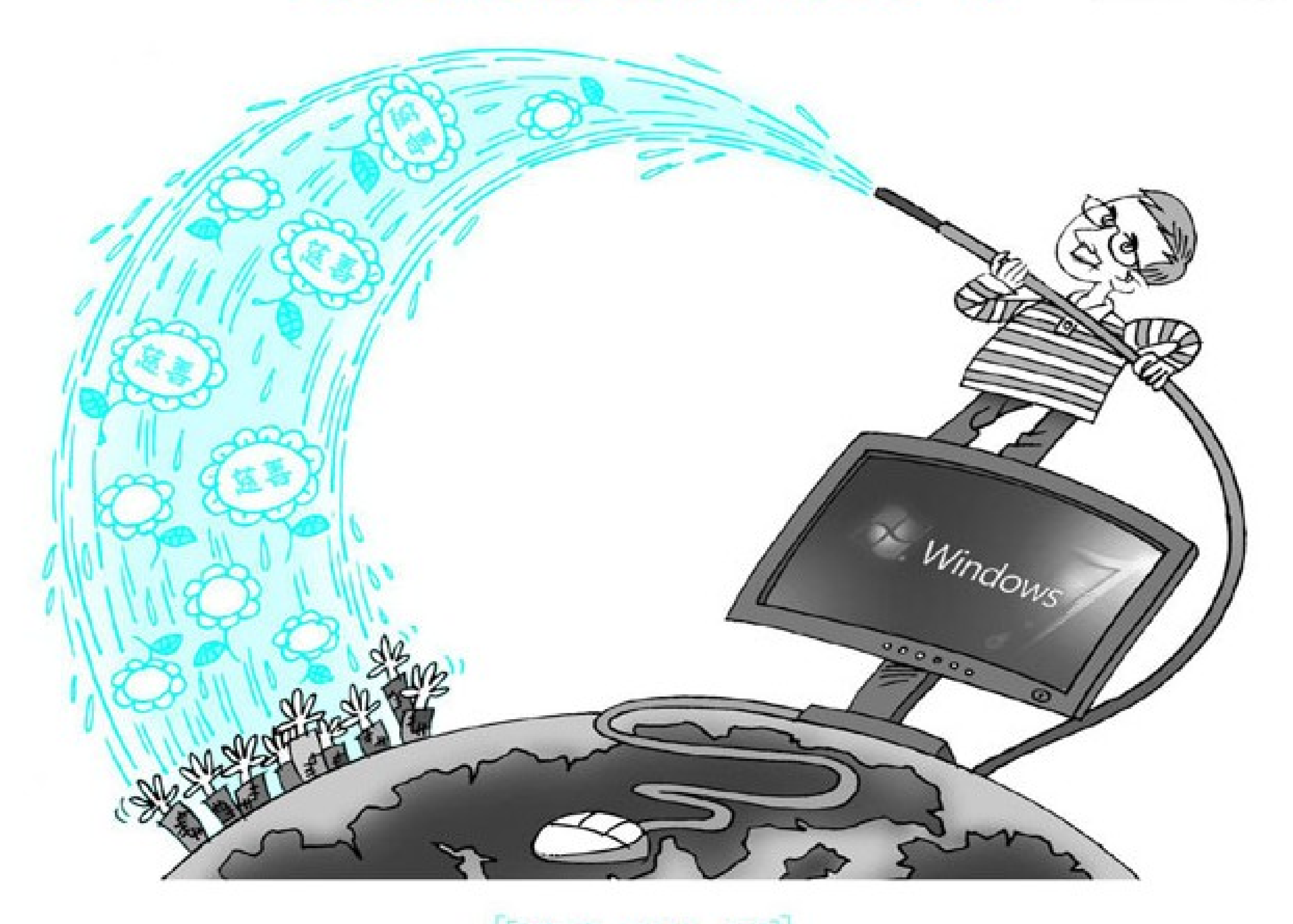
盖茨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情：一是依靠和平、合法、道德的手段，使自己成为世界首富；二是把赚来的钱捐出去，还吸引了巴菲特的加入，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盖茨建基金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父亲老盖茨、太太、巴菲特等。基金会成立之初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后来一篇文章引起了盖茨夫妇和老盖茨的注意。文章上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正死于一些在发达国家威胁并不大的疾病，如腹泻、麻疹、疟疾等。于是基金会逐渐确立了主要目标：全球健康、全球发展和改善美国西北部盖茨家乡的现状。基金会运作很高效，并不是把钱捐出去就完事，只有符合初期预定的目标并通过检查，才能获得下一笔资金；有时要求政府或其他组织拿出同样金额的配套资金。

盖茨已将企业做到极致，再继续下去也只是“独孤求败”，不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快乐了。但他现在从基金会里找到很大的快乐，他在2009年度报告中说：“把既聪明又富创造力的人聚集成团队，并在他们遭遇挑战时给予资源和指导，实在是很有成就感！”

提到盖茨，就必须提到巴菲特。巴菲特对盖茨的影响很深，在多年的交往和仔细观察中，确认盖茨在能力、品格和热情方面都符合要求后，他决定以卖出伯克希尔股票的形式，把绝大部分资产逐步捐给盖茨基金会。但出于职业投资人的习惯，巴菲特也设立了三个附带条件：

首先，盖茨夫妇两位中至少有一位必须在世并参与盖茨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第二，基金会（或其代理机构）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以使巴菲特的捐赠用于慈善并免于捐赠税或其他税项；第三，每年巴菲特的捐赠必须捐赠出去，并需要基金会保证每年支出额不少于其净资产的5%，但头两年不适用。



南开女中的“另类”校规

◉方　博

1931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苦难深重的一年。从6月起，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洪水，沿江堤岸多处溃决。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公报，到8月间，全国受灾地区波及16个省672个县。其中武汉灾情尤为严重，在洪水中浸泡了133天，整个江城一片泽国。《国文周报》记述道：“大船若蛙，丰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足见其景象之悲惨。天灾之后，人祸又起。一个月之后，日本人在东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洪灾发生后，全国各地纷纷将赈灾捐款、募集物资送往灾区。津城也发起大规模赈济募捐活动，南开女中就因此而制定了一条新校规。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五日第六百九十九期《北洋画报》上，吴秋尘以“秋尘”的署名，发表了一篇名为《南开女中点验旧绳衣》的文章来报道此事。

这里所说的绳衣就是今天的毛衣。当年毛线多数来自外国进口，而且价格不菲，因此毛衣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南开女中的顾如、蔡秀卿两位女老师发动大家，检查登记毛线制品，每人只允许拥有一件，如发现另有其他，则充公捐给灾区。具体的操作办法是：凡是南开女中人员，不管教员还是学生，一律将毛织品送到学校登记，大到外衣，小到手套，均在其列。学校登记后，在衣物上缝制一个盖有紫色“验讫”二字印章的小白布证章。此后，主人方可穿戴。直到穿破为止，才可以再行添置。如果发现有人违反此规定，罚款一元，新衣物没收充公，捐往灾区。



（水云轩摘自《今晚报》2013年6月7日，丰子恺图）

盖茨和巴菲特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一种伟大的“利用”关系：盖茨通过自己的行动，成功影响别人，通过巴菲特的捐赠使自己的基金事业迅速扩大，为自己的事业找到了第二个出资人；而巴菲特知道自己年事已高，通过盖茨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人，让他按自己的意愿和原则把钱花出去，找到值得自己信任的“花钱师”。

所以两人都很会花钱。

盖茨很懂得通过花钱让自己快乐，首先因为无论是兴建豪宅还是成立基金会，钱都是在自己开心的目的下花掉的。其次，盖茨的钱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花的。第三，盖茨夫妇鼓励别人也按自己的价值观来花钱。第四，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花钱方向功德无量，超越国家、宗教、种族、肤色，取之于全人类，用之于全人类。

而巴菲特，他首先找到了最有能力的“花钱师”，因为盖茨最好的历史业绩就是创建和管理微软，有这样管理经验的人，应该有能力管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其次，虽然他和盖茨夫妇是朋友，但还是用制度来约束人情，确保自己的资产真正被用于捐赠。第三，他的钱花得很有效率，他要求捐赠避税，因为如果缴纳巨额税收，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会被相对低效的政府机构花出去，这是他不愿看到的。第四，以伯克希尔股票的形式进行捐赠，对自己的公司形象和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把花钱变成财富增值的途径。

卡内基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种耻辱。”如果说美国有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方面，那就是公益。美国富人向社会回馈财富的机制，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但这样的成熟不是上天赐予，而是靠卡内基、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这些人的代代努力来推动的。从观念层面，众多富豪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从国家层面，规定捐赠可以免税，以资鼓励；从操作层面，有众多机构和普通人的参与，慈善机构效率很高，甚至旧衣服都可以用于捐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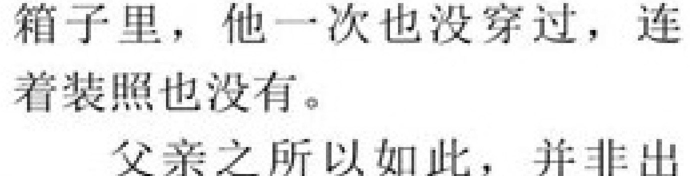
中国也有很多人充满爱心，但我们在回馈社会和兴办慈善方面还缺乏成熟的体系。一万个人声援，不如一个人行动。有的组织已经开始从小项目做起，这是值得钦佩的开端。

（辛　晨摘自《财富》2013年4月下，喻　梁图）



与传言不一样的韩复榘

◉韩子华　口述　周海滨　执笔



2013年4月，由韩复榘次子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执笔的《我的父亲韩复榘》出版。书中完整地再现了韩复榘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一个与传言不一样的韩复榘。

一

很多人认为父亲是山东人，这是错误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是典型的中国北方汉子。他身高180厘米左右，略瘦，却很健壮，皮肤白皙。李宗仁对他的第一印象不是预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面书生”。

父亲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但语气很坚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父亲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说话从不带粗口，即使发脾气骂人，也是如此。

父亲出任山东省主席后，依然保持老西北军的简朴传统。他平时穿一身灰布军装，白布袜，黑布鞋，与士兵的区别仅在于不打绑腿，只有在阅兵或谒见蒋介石、冯玉祥时才认真打上绑腿，这时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名大兵。他若是去南京或北平开会，会正式一点，换上黄呢军装或一袭长袍。

父亲一生与裘皮、绸缎无缘，但也有例外：他有一件羊皮军大衣，那是当年冯玉祥赏他的，留作纪念；父亲爱用白绸手绢，母亲曾对我说：“你爸爸身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块手绢了。”

父亲当过骑兵团长，平时又酷爱骑马，但他从不穿长筒皮靴。父亲晋升二级上将后，南京方面发给他一套金碧辉煌的军礼服，装在一个很考究的箱子里，他一次也没穿过，连着装照也没有。



父亲之所以如此，并非出于低调，而是觉得穿上这样一套行头像舞台上的戏子，很滑稽。他从来不戴任何勋章、奖章，也并非出于谦虚，倒是因为自负，他自命战功卓著，尽人皆知，无须戴那些小零碎儿来炫耀。

父亲吃饭很随便，平时在办公室单独用饭，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他爱喝酒，尤其爱喝老家酿造的老白干。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父亲酒量很大，每次饮半斤白酒毫无醉意，但也会以此为度，从不酗酒、醉酒。

父亲的烟瘾很大，而且只吸软装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一种很大众化的烟，有钱人一般都要吸罐装“绿炮台”。父亲吸这种廉价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

二

父亲出身“草根”，也许是曾经遇到过太多的不公平，他坚持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从来不乘人力车和轿子。他认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莫过于人拉人、人抬人。他严禁家中仆役称呼主人为“老爷”“少爷”。于是，我们弟兄三个分别被称为“大学生”“二学



生”“三学生”。一次，父亲偶然听到一个仆役管我二伯叫“二爷”，立即尖刻地训斥他：“你就那么爱当孙子？”从此，“二爷”变成“二先生”。

父亲并不嗜赌，私生活也是严肃的。父亲与青岛市市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私交甚笃，他每次去青岛，沈鸿烈必盛情招待。

一次，沈鸿烈向何思源谈起父亲当年去青岛的往事，说：“韩先生这个人真奇怪。你说他好赌，他只打打麻将，而且打上几圈就让给别人；你说他好嫖，他常常睡干铺。”自以为对韩复榘的脾气秉性相当熟悉的沈鸿烈，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是个骄傲的人，他自尊、自信、自负，他的“傲”在西北军是有名的。

若干年后，何应钦与何思源谈起父亲之死，何应钦说：“韩被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听命令，二是刚愎自用。”

西北军人都知道，韩复榘胆大包天。有人说：在韩复榘的字典里，没有“怕”字。父亲当年发动“甘棠东进”，率领一万子弟兵与十几万西撤的大军背道而驰，擦肩而过，令人瞠目。

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走投无路，父亲把他恭迎到泰山，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感受；石友三被“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联手打垮、通缉，只有父亲不怕结怨蒋介石、张学良，把落魄的石友三藏进山东省政府。

七七事变后，当时备受官方与民间误解的张自忠逃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济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最了解父亲的性格。父亲桀骜不驯，率性自由，从不轻易服从，对绝大多数国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傅瑞瑗于上世纪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韩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受一点气，不能忍，太容易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落一个悲剧的结局。”



三

父亲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费2万元，这些都是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费包括支付顾问、参议的薪水、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项开支。另外如冯玉祥带一营卫兵在泰山居住两三年，亦由此款供给。

父亲去世后，何思源曾追问财政厅长王向荣，韩复榘是否还有其他收入。王说：“财政厅有一项牌照税收入，每年十二三万元，全部给韩主席。”这样，韩复榘个人每月可自由动用的钱不过3万元。纵令侵吞贪污也是有限度的，比之那些贪得无厌，拥资亿万的大军阀，真是小巫见大巫。

父亲生前曾有3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己花钱建造的。当时各省疆吏为表示服从中央，纷纷在南京购置房产，他当然也不能例外。

“韩公馆”建成后，冯玉祥一家搬进去住，直到南京沦陷，房屋毁于炮火，父亲及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过。

父亲不敛财，也不理财，究其原委，主要是没兴趣。在西北军时期，军中就流传“大大咧咧韩向方”之说。无论是在西北军，还是在山东，父亲即使算不得穷人，也绝不是什么有钱人。

西北军解体后，前西北军人纷纷投资银号、公司、货栈等，即使副官、参谋也动辄入股几万、十几万，而父亲仅在东亚毛呢公司有股，此举纯属为公司董事长宋棐卿捧场，并非为牟利。

父亲有没有贪污受贿，山东的民营企业家最有发言权。黎重光回忆当年在山东捐款赈灾的事：“1931年，山东境内黄河泛滥，韩复榘发起募捐，赈济灾民。我适在天津，中兴总公司给我一电，叫我到济南见韩，面交捐款两万元。总公司又给我一信说，韩复榘好名，要投其所好，钱花在刀刃上。我发一电致韩，告以中兴公司捐款数字。他复我一电，欢迎我去。我到济南，先在交通银行办好两万元支票，亲自送交韩复榘。他大为高兴，在珍珠泉北面一厅中设宴款待我……韩复榘自命清廉，对于他的拉拢不能用金钱，而要用别的办法，如前面已讲过，响应他的号召，捐款赈济山东水灾。”

父亲个人生活很节俭，但该花钱的地方则出手大方，从不吝惜。老长官冯玉祥及其卫队住在泰山，每月9000元的开销全部由父亲个人可自由支配的3万元中支付；一些前西北军袍泽、北洋政府时代的失意军人、下野政客找到济南来，父亲都冠之以顾问、参议的名义，按月送钱。这些钱也同样来自父亲个人的“特

别开支”。

父亲个人还资助过不少家境贫寒的青年学子和军官到国外留学，每年按期汇款到国外，直至离世为止。反之，父亲对某些南京政府大员的“敲竹杠”却一毛不拔。贺耀祖曾任蒋介石的参军长、徐州行营主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一次，贺耀祖致信我父亲，说南京同事薪水皆不够开销，拟向父亲“借”18万元，以便偿还债务。

地方官主动向京官“进贡”，本是官场约定俗成之潜规则。父亲不识时务，等人家京官都放下身段张嘴“借”钱了，他居然还不答应！孙桐萱劝他：“不能多借，可以少借，需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他仍是不“借”。后来据孙桐萱说：“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的另外一些人。”

上世纪30年代，有记者发现名妓赛金花尚在人间，困居陋室，一时间，赛氏又成为新闻人物。

1936年秋，父亲从报上得知赛金花的消息，以其垂老之年，贫病交加，晚景堪怜，乃资助她国币100元，由国文学校转交。此事公诸报端，一时传为佳话。

四

坊间流传父亲的笑话很多，无非是说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

有人以为行伍出身的韩复榘只是一介武夫，略通文墨而已，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父亲出身耕读之家，我祖父是一位秀才，以教私塾为业。父亲自幼随祖父在塾读书多年，对儒家的典籍有根基，参军后南征北战，但仍保持良好的读书习惯。

当代山东著名学者、教育家徐北文撰文称：“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至于韩复榘在民间传说中已成为粗鲁无知的军阀典型，其实不确。笔者幼年时，曾瞻望其风采，颇有老儒风范，其诗亦合平仄，通顺可读。”

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是：“韩复榘作战勇敢，又比较有文化，方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和信任，一步步提拔，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著名学者、教育家于植元教授在一个学术报告会上讲：“有一年，我和侯宝林先生在一起半个多月，我说，你那个相声《关公战秦琼》得改，为什么？因为韩复榘虽是军阀，但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古文字学、音韵学的修养很深，诗写得好，字也不错。记得黄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讲学，回来很激动地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韩复榘，那么多人听我讲学，只有韩复榘全懂。他对古音韵学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诗写得好，字写得好。’沈阳故宫里有他的字。写文艺作品的人误会了他，他们是把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事给韩复榘安上了，相声上这么一讲，韩复榘就是鲁莽之人了，这个东西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不学历史，只看文艺作品，看电影，听相声，以后还不一定把人都教成什么样子了。”

（**李孝春**摘自中华书局《我的父亲韩复榘》一书，**李　晨**图）

安静

◉柳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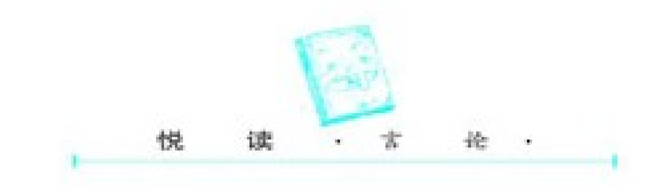
我并不认为上蹿下跳才是精彩的生活，那多么像猴子，也是一种劳碌。可以燃烧得充分一些，但是不要弄得狼烟四起。我从容地坐着，我看见地球照样在旋转，阳光从高空洒落下来，时间如小溪流淌，花开花落，似乎从来也没有离去。在这些更替里，我看不见任何忧伤。

大海从天空看都是蓝的，从远处看都是平静的。

我在我的内心航行。我就坐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于静谧之中抵达远方。时光、距离，还有市井的嘈杂声，都被拆卸和隐藏。我看不到被时空束缚的场景集合而来。

我就坐在屋里行走天涯，又像是翻看人生的画卷，而日子也更加优雅了。不要在得失之间煎熬，得到的没有得到，失去的也并没有失去。

（**小　米**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5月28日，**〔日〕福田繁雄**图）





我从来不怕女孩图我的钱。她们不就是喜欢印钞机吗？正好，我就是印钞机。

——一位“富二代”说

成绩一般就别上大学了，去当水管工吧！

——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表示，成绩马马虎虎的学生最好别上大学了，上大学学费太贵不划算，还是当水管工好，收入不错，还不用还贷款

现在是在中国，再闹妈妈就揍你了！

——在浦东机场，一个妈妈对哭闹的小孩吼道

繁重的作业、拥挤的高考、扭曲的价值观，让有能力的父母下定决心将年幼的孩子送到海外。

——《中国周刊》刊文称，不满中国当下的教育是父母将孩子送出国的主要原因

最狂热地维护某一科学，不能忍受一丝一毫怀疑它的眼光的人，通常是在这一科学领域没有多少建树，而且暗暗意识到自己的缺陷的人。

——利希滕贝格《格言集》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弄破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它们破了，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却异常痛苦。

——英国作家狄更斯

冬天，有多少穿多少；夏天，有多少穿多少。

剩女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谁都看不上，二是谁都看不上。

想和某个人在一起的两种原因：一种是喜欢上人家，另一种是喜欢上人家。

——汉语的博大精深

被炒鱿鱼就是上天告诉你：要么是你选错了工作，要么是你选错了老板。

——美国作家兰卡斯特

一切婚姻中的冲突，凡是可以告诉外人的，都是删节版、遗忘版、添油加醋版。

——婚姻关系妙语

时尚学不好，那就选择淳朴；不知怎么是好，就微笑；与别人握手时，不妨多握一会儿；不要把自己的过去全让人知道；不要向朋友借钱；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社交宝典

高度重视；立即做出；要求组织；妥善处理；迅速查清；严肃追究；立即组织；进一步做好；目前情绪稳定。

——此类中国最通用的八股文，在各种事故报道中泛滥成灾

胡同被拆是令人心痛的，它们被购物商城和高楼大厦所取代，我们将来的子孙回望这段时期会责怪他们的先辈。中国可以建造青藏铁路、三峡大坝，甚至把人送上太空，但少了保护古建筑最伟大典范的意愿。

——《再会，老北京》作者迈克尔·麦尔

美国人：我们骄傲有微软谷歌，国人：我们骄傲有房地产；日本人：我们骄傲有索尼丰田，国人：我们骄傲有房地产；韩国人：我们骄傲有现代三星，国人：我们骄傲有房地产；德国人：我们骄傲有宝马奔驰，国人：我们骄傲有房地产。

——据统计，中国10大富豪有8位从事房地产行业

因为天气实在太好，学校准备临时放假一天。

——5月下旬的一天，华盛顿州贝灵汉小学称。这一决定获得董事会和家长们的一致赞同，当然还有家庭作业——拍一组漂亮的照片带回学校

兄弟，看穿着就知道你进城打工很辛苦，累了就坐下吧。即使你衣服上的尘土弄脏了座椅，列车到终点我们的保洁人员也会及时清洁的。

——据《重庆时报》报道，重庆地铁1号线列车内，一位农民工怕自己的衣服弄脏座椅蹲在门口。地铁官方微博这样一句话传递了理解和温暖，让公众感动

（林冬冬、李倩倩、王军、白燕青、闵庆广、桃之妖妖等摘）



雷祥生

在一起的时光

◉陈　晶

1995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打工的雷祥生回了老家。不幸得脑瘫的儿子已经6岁，靠在轮椅上，脑袋无力地左右摇晃。见到雷祥生，他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媳妇王根兰说这是儿子高兴的表现。

晚上，媳妇对雷祥生说：“我实在熬不住了，你让我出去打工挣钱吧，换你在家照顾儿子。”话一说完，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雷祥生渐渐明白了媳妇为什么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在家待着。

儿子雷熙冠全身肌肉僵硬，嘴巴也紧紧咬着。一日三餐，得大人把饭嚼烂，再用力把孩子的嘴巴掰开，把嚼烂的饭喂进去。孩子不会吞咽，得不停抚摸他的喉咙，才能让他吃下去。辛苦倒还是其次，最让人难过的是，儿子的身体总是在抽搐，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

一个星期后，雷祥生答应了媳妇出去打工的要求。

在与儿子朝夕相处的一周里，雷祥生发现儿子很依恋他，他走到哪里，儿子的目光就跟到哪里。那天晚上，雷祥生把儿子抱到自己的床上，说：“儿子，以后你就跟爸睡。”儿子笑了，眼睛弯成了很好看的月牙儿。雷祥生也来了兴致，说：“我知道你听得懂爸的话。以后爸问你要不要上厕所，你要是想上，脚就点一点；若是不想上，就两只脚搓一搓。听懂了吗？”就这一会儿工夫，儿子居然点了点脚尖。雷祥生又惊又喜，激动地说：“儿子，你真聪明！”那一刻，父子俩都笑了。

从那天起，雷祥生决定换个方式和儿子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儿子喜欢看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一天晚上，父子俩坐在一起看电视，儿子用脚轻轻踢了他一下。雷祥生问：“你想撒尿？”儿子两只脚不动。“你想喝水？”还是不动。“是电视方面的事？”儿子的脚点了点。“电视声音太小了，你听不清？”不动。“是有别的好节目，要爸给你换频道？”儿子的脚又点了点。于是雷祥生从1频道开始换，等换到30频道的《新白娘子传奇》时，儿子的脚踢得老高，笑得特别灿烂。雷祥生也乐了——幸福有时就是这么简单。

不久，雷祥生琢磨着给儿子做个“遥控器”。他买了个喇叭，又找了个废旧的汽车喇叭开关，把两个东西接起来绑在轮椅底下，儿子有什么情况可以用脚踩喇叭告诉他。潘玮柏是爷儿俩都喜欢的歌手，有一天，雷祥生正在厨房里忙活，只听儿子的喇叭一个劲地响。雷祥生冲到儿子面前，问：“是想上厕所？”儿子的脚不动。“是想换台？”儿子的脚还是不动。等雷祥生听到电视里传出潘玮柏的歌声时，他才明白，儿子是想与他分享快乐。

可是，快乐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雷祥生还是被孤独和苦闷笼罩着。他重复着给儿子喂饭、擦身，除了看着儿子在轮椅上受苦，他什么也干不了，这种有劲使不出的日子越来越难熬。

有一天，会剪纸的雷祥生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他拿起剪刀，剪起蝴蝶来。每天除了照顾儿子，他就剪各式各样的蝴蝶，剪纸成为他超脱生活困境的一种精神力量。儿子见雷祥生剪了那么多漂亮的蝴蝶，总想用嘴去吹，但又无能为力。雷祥生见了，就在屋子里把剪好的蝴蝶“放飞”，吹啊扇啊，儿子高兴极了。

2001年，北京一对导演夫妇沙青和季丹到



雷祥生的剪纸作品

抚摸的语言

◉〔美〕麦伦·尤伯格
◎费方利 译



自孩提时起，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父亲会经常抱我，哪怕是没有什么理由，他都会抱着我。在我们这个街区，父亲的这个举动非常引人注意——哪怕是像我这样小的孩子都会发现这点。按照当时社会上的风气，男人是负责养家糊口的。他们不是这些小生命的培育者，这种角色都留给家里的母亲。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天还未亮，街区里每家每户的父亲们就已经出门去了。这些男人都睡眼惺忪，但大多数人还是迈着紧凑的步子，奔向国王大道的地铁站。从那里，地铁会载着他们到布鲁克林每一个上班的地方，再有就是“市里”的单位（布鲁克林人曾经管曼哈顿叫“市里”）。在那里，父亲们会从事繁重无聊的工作，毫无怨言，因为大萧条还在跟前。如今，“职业”或者“工作”这一概念，是指“达成理想”，可在当时的他们听来，这简直就像希腊语那样陌生。工作是简单乏味的，是能够挣得薪水，是可以把面包放到餐桌上的能力而已，另外还有付房租——那就是当时父亲们每日的任务。

晚饭之前一个小时，街区里的父亲们都会下班回家。他们耷拉着双肩，低着头，腋下还紧紧地夹着一份报纸。

女人们则会迎上前去，迎接丈夫下班回来，还时不时地给丈夫汇报一大串孩子们当天的表现。这些冗长乏味的汇报也许换来的是，父亲手里的报纸重重地拍打在孩子头上，或者更糟。

在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在我们这条街，这些是父亲同他们的孩子唯一的身体接触。

但是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一看到我就会曲下双膝，紧紧地抱住我，仿佛我是失而复得的一样。拥抱完了之后，他还要在一臂之远的地方揽着我，深深地凝视着我，久久地看着我。在他的脸上，我能看出一种温和的惊喜，这样的神情我永远也没法理解。我们之间也不交换任何手势，我所需要懂得的是，父亲是多么爱我，我是多么喜欢他用双臂抱着我。他不用说些什么，我能听到的就是他抚摸我的语言。

（**夏　花**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父亲的手》一书）

渭南采风，听说了雷祥生的故事，找到了雷祥生的家。远远的，他们就看见雷祥生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孩子病重，两个月喂不进饭，已经瘦得皮包骨了。雷祥生想把儿子送到医院治疗，可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收治。看着毫无意识、奄奄一息的儿子，雷祥生带信给在外打工的妻子，让她回家。知道儿子想妈妈，于是他每天抱着儿子坐在门槛上等妻子回家。

沙青夫妇被这一幕深深地打动了，决定拍下雷祥生和儿子的故事，片名为“在一起的时光”。在沙青的镜头前，雷祥生剪的每一个锯齿、每一道花纹，都见证了他对儿子刻骨铭心的爱。也许是这种爱唤回了孩子的灵魂，雷熙冠最终躲过这一劫，奇迹般地慢慢好了起来。

2002年10月，雷祥生应沙青夫妇的邀请前往北京。临行前的夜晚，儿子把头倒在雷祥生的怀里哭了。后来，雷祥生把这个场景剪了出来。在剪纸里，雷祥生看着孩子的脸在笑，背面那个表情却在流泪。

2004年春节前夕，沙青夫妇让雷祥生把孩子接到北京玩一次。雷祥生给孩子买了卧铺，自己在儿子边上坐了一宿。到北京后，沙青夫妇开车带着他们去各处游玩、吃小吃。

2011年春节，雷祥生回家时告诉儿子一个好消息：几个月后，他将去美国开办个人作品展览。儿子笑得很灿烂，那笑容里有一份笃定的信念，相信爸爸是他最大的骄傲。

（**晴　天**摘自《现代女报》2013年2月7日）

绝恋加那利

◉朱桂华

一

1982年的葡萄牙里斯本，充满变数又给人希望。旧政权解体，新政党上台，修宪，改革，各种呼声，各色机会，使得地处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古老城市，吸引了各路人马，有人来参与变革，有人则来充当评论者和观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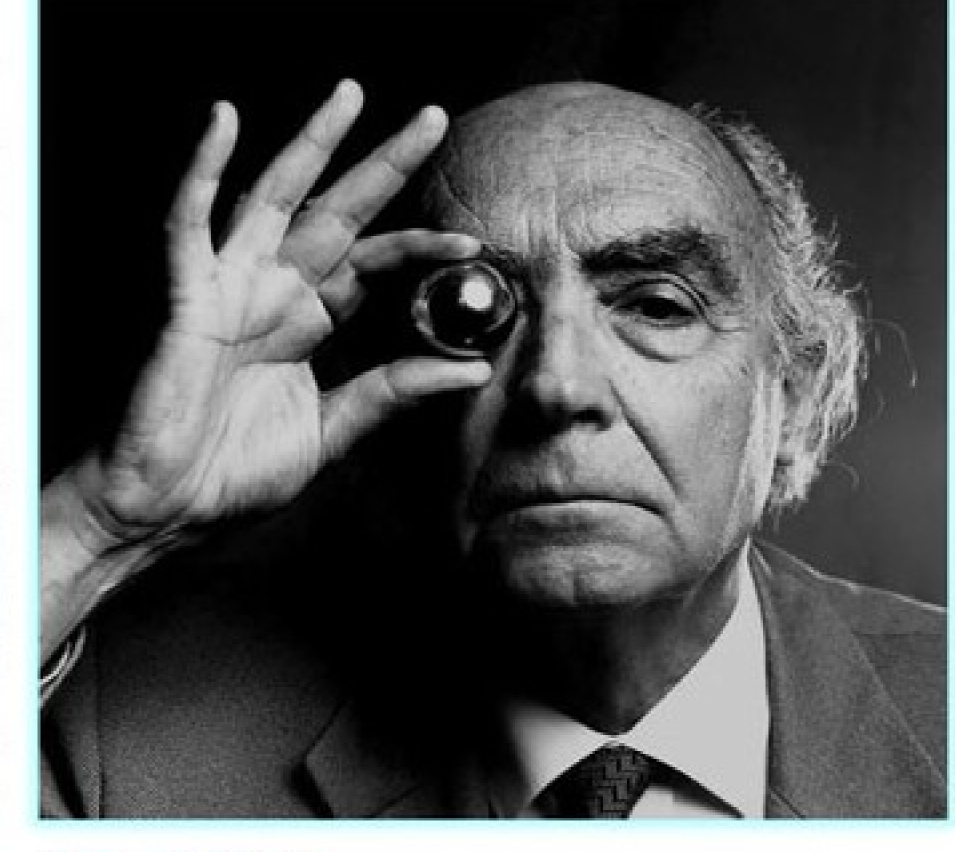
比如，林荫道上走来的这个姑娘，她眉目俊美，乌发如云，一副斗志昂扬的模样。她叫皮拉尔·德尔里奥，26岁，西班牙国家电视台驻里斯本记者，女权运动的急先锋。

眼前，她就要去采访一位斗士，这人叫若泽·萨拉马戈。

萨拉马戈出身贫民，做过矿工、车工，后来成为作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葡萄牙一直处在独裁政府统治之下，民主便成为萨拉马戈矢志追求的东西。1970年，他加入共产党，为此离婚；1974年，葡共领导的“红色康乃馨”革命成功，他的生活渐趋正常。不料右翼势力获得了政权，于是禁欲成了他革命到底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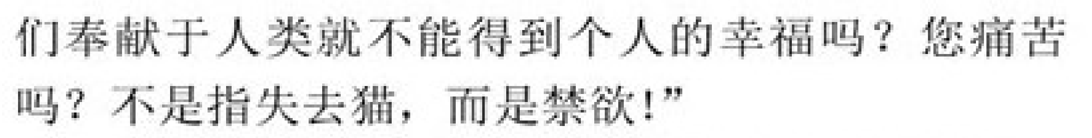
皮拉尔来到一栋幽静的住所前，正要敲门，一个高瘦、目光深邃的男人用纸袋子提着一只死猫推门出来——正是萨拉马戈。他说：“它死了，我得去把它埋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弯弯曲曲的街道，走向海边。皮拉尔刚刚看过他的新作《修道院纪事》，她喜欢小说里的爱情故事，胜过萨拉马戈隐藏在文字丛林里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


若泽·萨拉马戈

她问：“关于太阳吸引琥珀，琥珀吸引乙醚，乙醚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皮，铁皮大鸟能将人送上天的描写，就是你追求的人类大爱的传递吗？结尾你为什么要安排独手勇士和那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死亡，难道他

原创


们奉献于人类就不能得到个人的幸福吗？您痛苦吗？不是指失去猫，而是禁欲!”

萨拉马戈回答：“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我痛苦吗？当然，但是这痛苦不会多过灭除自由之政权下的数百万同胞。我所做皆因为我所爱，我无法甘愿为理想以命相搏的同时，去贪恋女人的怀抱。我远离女人和爱情，正是因为我无比热爱女人和爱情。”

皮拉尔回敬道：“难道我不是您热爱的女人中的一分子，仅仅因为我是西班牙人?”说完，她骄傲地转身离开。

二

1986年，葡萄牙完成“继续革命”，选出60年来首位文人总统，萨拉马戈欢欣鼓舞地出版了又一本重量级小说《石筏》，借此表达国家重建，首先是文化上重建的观念。他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同属伊比利亚半岛，文化同宗，提出两国应该成为共同体的大胆设想。

皮拉尔想把这惊世之作，翻译成西班牙语推荐到自己的国家。此时的皮拉尔30岁，仍然孑然一身，在外国驻里斯本记者中以直言不讳著称。萨拉马戈同意将小说交予她翻译。

可是，皮拉尔依然锋芒毕露，翻译过程中对小说提出修改意见。她说：“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不会将她抛于孤岛20年，两人一起奋斗的幸福，多过空耗生命的等待，这个女人如果坚信丈夫会回来，也一定会微笑生活，而不是让等待浸满泪水。您一直远离女人和爱情，却总在替她们发言，因此可笑。”

萨拉马戈对于一个译者居然敢动自己的作品，感到怒不可遏：“我说过我从不写爱情，你总是自以为是地以愚蠢的眼光来分析那些寓言细节!”

两人争执不下，萨拉马戈愤而剥夺了皮拉尔的翻译权。皮拉尔毫不示弱，尖锐地指出萨拉马戈男权思想严重，1970年，他之所以跟妻子离婚，并不是出于对她的保护，而是担心她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累赘。

"您的追求总凌驾于女人之上，您跟那些独裁者没什么两样！"

这次之后，皮拉尔发誓再也不跟萨拉马戈来往。但是没多久，萨拉马戈主动来电话了，他说："我得承认，女人追逐爱情，男人追逐理想，这两者没什么贵贱之分！"

原来，萨拉马戈找专家审阅了皮拉尔留下的一部分翻译稿。专家评价说，她和他有着同样犀利、洗练的文风，不仅忠实于原著，更忠诚于正确的思想，她是一个优秀的译者。

没有什么比一个硬汉的认错更让人心碎的了，两人的关系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

《石筏》被顺利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思想交锋带来的活力，让这部译作甚至超越了原著的价值。他们彼此折服，又互相吸引。1988年，萨拉马戈终于走下禁欲圣坛，跟比他小32岁的皮拉尔结婚。

此事在葡萄牙引起轩然大波，左翼人士指责萨拉马戈晚年变节，皮拉尔被视为西班牙艳女郎。萨拉马戈不得不回击说："我体内还有荷尔蒙，这种叫激素的东西，让我成为共产党，也教我怎么做男人。"

1991年，萨拉马戈写出《耶稣基督福音》，这部小说激烈地批判教会。葡萄牙有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小说出版后，抗议不断，结果该书遭到政府的查禁。

萨拉马戈一向反对政府对文学作品进行审查，他怒不可遏地决定出走，目的地是西班牙外岛加那利。加那利位于大西洋深处，离最近的非洲陆地有300多公里，离西班牙国土有1200多公里，只有白沙、大海和蓝天。当时已经是电视主编的皮拉尔不忍放弃事业，并恼怒萨拉马戈总是以个人意愿为第一选择，她负气地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毕竟她深爱着他，深知他对世界充满愤怒，是缘于他比谁都活得清醒。他说只有信仰虚无的人，才会去信上帝。他信共产党，追求公正和幸福，他出门从不揣钱包，但从早到晚都带着党员证。他将所有的稿费都用于公益，自己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皮拉尔·德尔里奥与若泽·萨拉马戈

皮拉尔担心他独处孤岛不安全，便前去探望。飞机、海船，漫长的旅途后，她登上兰萨特岛。夕阳下，小石屋前，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萨拉马戈正冲她微笑，似乎他们只是分别了一个上午。"如果坚信另一半会回来，就不要让等待浸满泪水，这是你教我的！"他说。

皮拉尔分外羞愧，多年前她关乎等待的浪漫描绘，如今居然是由丈夫来实现的。

此后，个性强悍、意志坚定的女权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皮拉尔，成了女主人、女佣人、秘书，她牵着丈夫走路，搀扶他上楼，打理他生活中的一切。当她更深地走入丈夫的内心，深知他所思所想时，才认识到真正的女权并不是非要跟男人一争高下，而在于拥有更多知情自主的选择。

皮拉尔的转变，让萨拉马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犀利的文字经常穿过迷茫海雾，不断地刺向伊比利亚。

1995年，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出版。故事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爆发了一种传染病，得病的人会失明，政府为遏制疾病蔓延，将所有的失明者关进精神病院。一个女人没有得病，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她谎称看不见也被关了进去。在那里，她看到失明者因为眼前黑了，心也变黑，以为人人都看不见，于是坏事干尽。

这本怪诞的小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性的善恶，指出目盲其实就是心盲的道理，在葡萄牙很快脱销。萨拉马戈以绝对的才气，赢回同胞的热爱和尊重。

三

1997年，75岁的萨拉马戈病危，生命像要掉落大海的夕阳，即将收敛光芒。皮拉尔要激活萨拉马戈的生命，让他活得更长。她知道，对于萨拉马





有爱情，就有孤单

◉张小娴

没有伴侣的时候，即使孤单，也可以很快乐。

这个时候，孤单是一种境界。

一个人的孤单，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有了伴之后的那份孤单。

伴侣糟糕，你却不能离开她，那是最孤单的。

有爱情，就有孤单的你和她，曾经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你以为从此不再孤单。只是，许多年以后，你忽然发现，你宁愿孤单一个人。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用不着再向她交代你的行踪，你无须再迫使自己和她一起成长或一起不成长，你不必再听她唠叨，你不用再迁就她，你不用再向她说甜言蜜语。

当你为她做了这一切，你竟然感到无比的孤单。

然而，你有太多的理由不能离开她。

你不忍心让她孤单，那么不如你自己孤单好了。

原来，所有的责任、感情、承诺、道德、传统、忍耐，都是孤单的源头。

孤单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一刻开始。

（吴　馨摘自知识出版社《悬浮在空中的吻》一书）

戈来说，文字的拯救胜于医药。

整整一年，皮拉尔悉心照顾萨拉马戈，与此同时，她开始将《失明症漫记》翻译成西班牙语，还物色优秀的英、法、德文译者，将小说翻译成更多语种。她不辞辛苦地审阅这些译稿，无数个夜里，为追求贴切地表达小说原意，又尊重各种语言的独特之处而殚精竭虑。萨拉马戈让她不要那么辛苦，皮拉尔回答："索菲亚将托尔斯泰3000页的《战争与和平》誊写7遍，相比之下，我能为你做的真不多！"

皮拉尔成功了，小说在欧亚和拉美地区出版并受到欢迎。

萨拉马戈逐渐恢复，1998年，他前往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时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得知喜讯后，萨拉马戈没有飞回葡萄牙——尽管那里正在欢庆他们国家诞生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而是直接飞回加那利群岛的家里，跟皮拉尔度过了属于自己的狂欢节。他向妻子举杯致谢，说："你是最好的译者，最好的批判者，是你挖掘了我，你就是我的创造力！"

获奖后的萨拉马戈，依然保持着每两年一部小说的高产：1998年《所有名字》，2000年《洞穴》，2002年《双重人》，2004年《清醒漫记》等等，2008年的《象之旅》还给了读者一个巨大的惊喜。2009年，他几乎只能在轮椅上度日，还出版了小说《该隐》。所以有评论者说，萨拉马戈真正的小说创作，是从60岁开始的。

2007年，85岁的萨拉马戈陪同皮拉尔回西班牙参加岳母的葬礼。他这样送别比自己还小的岳母："每个人的死都是上帝的死，人死完了，上帝也就不存在了！"萨拉马戈意识到他也即将和自己的上帝同归于尽，表现出少有的却是十分幽默的面对死亡的浪漫，他要和皮拉尔举行一场婚礼。

于是，一场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婚礼，在亲友的簇拥下举行。曾经的怒汉，孱弱得像个孩子，皮拉尔深情地拥抱着丈夫，成为他强大的支撑。

2010年6月18日，萨拉马戈的生命终于像油灯一样燃尽。消息传来，葡萄牙空军飞机飞往加那利，接回自我流放后再也没有踏上故土的大师，并给予其国葬的厚遇。随后老人的骨灰一半留在祖国，另一半则被送回海岛，葬在一棵橄榄树下。

如今，在加那利的橄榄树下，皮拉尔延续着丈夫未竟的事业。2012年，经她搜集整理，萨拉马戈佚失59年的小说《天窗》出版，随后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全面推出。她还创立了以萨拉马戈名字命名的基金，并亲自打理。这个从不写爱情的男人，因为遇上一个执著奉献于爱情的妻子，而在身后留下了动人的爱情故事。



记者可以成为总统的朋友吗

◉章敬平



晚上6点半，美国新闻史上“最危险的总编辑”本，接到肯尼迪夫人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请他们夫妇稍后前往白宫，去海军医院看望肯尼迪总统的遗体。

秘书在电话中强调，请他们前往，是肯尼迪夫人的主意，不是因为本是记者，而是因为他是他们家的朋友。

1963年11月22日，全世界都已知晓，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

彼时供职于《新闻周刊》的本，正在某个书店翻看闲书，身边不断传来的嘀咕声，渐渐汇聚成大声惊呼：“天啊，肯尼迪，枪杀！”本给自己的太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肯尼迪死了，嘱咐她控制情绪，去想想作为朋友，他们能为已成遗孀的肯尼迪夫人做点儿什么。

这时候，一个《新闻周刊》的同事，给本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想写点什么，一篇评论，或者一篇悼文？

同事的电话提醒本，他是一个记者，面对肯尼迪遇刺这样震惊世界的新闻，他需要为他所服务的《新闻周刊》写点文章。可是，本很难恢复到一个记者的状态，还没落笔，他就哭了出来，别提什么控制情绪了。

是的，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们夫妇与肯尼迪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朋友，偶尔还是合作伙伴，肯尼迪曾经在舞会间隙，将一条独家新闻率先透露给本。很难说，肯尼迪这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与媒体界声名赫赫的本，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是，多数情况下，本是站在肯尼迪这一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悼念的文章还没写好，本就按照肯尼迪夫人的来电，与肯尼迪在华盛顿的其他亲友，前往海军医院。一路上，摩托车开道，警车鸣笛，在本的意识中，与肯尼迪遗体相见的旅程，是一次危险的旅程。等他们安全抵达，却没能马上见到肯尼迪的遗体，他们在医院等候厅黯然地等待。

好几个小时后，令本终生难忘的场景出现了。肯尼迪夫人满眼恐惧，缓慢地，浑身颤抖地走进病房，粉红色的套装上沾满丈夫的血迹。她木讷地和每一个亲友一一拥抱，而后，问他们，是否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话音没有落地，肯尼迪夫人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她面向本，提醒他，不要将这些写入下周出版的《新闻周刊》。

很多年以后，本在他的自传中说，那一刻，他的心全凉了，他意识到，即使在她最悲伤的时候，她也没有把他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仅仅是一个比陌生人好一点的朋友。

第二天凌晨，本离开了海军医院，去他的办公室，接着写他的文章。末了，他写了一篇标题为“特别恩赐”的悼文。

这是一篇深情之作，像挽歌，像赞美诗。结尾处，他写道，没有肯尼迪的世界从此变得狭小，离开肯尼迪的美国，从此变得暗淡无光。日后，想起这篇旧作，本坦言自己多少有些夸张。

同样让日后的本觉得有点儿夸张的，是他撰写的关于肯尼迪夫妻关系的文字。本说，肯尼迪深爱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深深地爱着他，关心着他，他们在医院相识，又在医院分离。

历史证明，肯尼迪确实还爱过其他女人，他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让本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多少显得有些别扭。

今天，回头看本讲述肯尼迪的文字，我最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夸张，我关心的是，他写作时的角色定位，是朋友，还是记者，抑或兼而有之？

严格地说，这两个角色有时是有利益冲突的：作为朋友，你需要包容赞美；作为记者，你需要客观乃至揭露批评。朋友的交往是私人性的，记者的报道是公众性的，当记者把政治家变成朋友，朋友与记者的角色定位就容易混淆，新闻媒体就容易由“社会公器”变成“私人工具”。

（田　心摘自《中国周刊》2013年第6期）

监狱里的物理学家

◉小　蓟

这事儿听起来像个小说。

一位美国大学教授，在网上碰到了一个比基尼模特。一来二去，模特告诉他，她已经厌倦了展示比基尼，厌倦了男人的目光，她想要个家，要个孩子。而教授已离婚3年，饱尝了孤独的滋味，想要个妻子……教授提出跟模特见面，模特没有拒绝。刚好，模特正在南美拍摄，两人约好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岛见面——事情看上去如此顺利，以至于教授甚至乐观地把车停在了机场。

机票是模特订的，从加拿大转机到玻利维亚。然而，在转机途中，教授发现自己的机票——模特帮他买的电子票，意外失效。最终，到达玻利维亚已是4天后，模特已经跟着拍摄团队到了欧洲。她决定帮教授买票到她正在拍摄的欧洲小城。机票很快买好了，从玻利维亚到阿根廷再到欧洲，并附带了一个小条件，希望教授帮她把“遗漏”在玻利维亚的一只手提箱带过来。

当晚，一个穿着严实、看不清面目的男人，在昏暗的路灯下交给教授一只手提箱。教授发现，箱子不是LV也不是爱马仕，只是个普通的黑色衣箱，还是空的。模特告诉他：手提箱对她有重大的“纪念意义”。教授把自己的脏衣服装进皮箱，上了飞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安检时，他被带到了办公室，几个警察逮捕了他，因为模特的箱子中藏着可卡因，重两公斤。

这故事听起来曲折有趣，但它不是故事，它是真的。物理教授名叫保罗·H.福莱姆顿，68岁，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多次与物理学诺奖得主共同工作，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在业内声誉卓著，主要研究粒子、宇宙、暗物质。

事情发生在2012年二三月间，之后，保罗被关进阿根廷的拘留所，关在40人的大屋子里，与大批吸毒、贩毒者在一起。经过狱友们的启发，保罗才意识到自己使贩毒集团损失了两公斤可卡因，他开始害怕“贩毒集团会惩罚那些没完成任务的人”。

因为没有储蓄的习惯，保罗没有任何积蓄——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机票需要模特出钱。老头请不起私人律师，只能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律师为他辩护。其间，北卡大学曾想解聘他，终因终身教授群体的反对和几位诺奖得主的签名抗议信而作罢。

长达数月的审判，让保罗成了智商极高、情商极低的典型。他50岁的前妻出面作证：“他的情商像个3岁小孩。”据说，与前妻离婚后，保罗把自己下个妻子的年龄调到了20岁至35岁，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具有较强的生育能力。保罗找到模特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作为一个聪明程度堪称人类前1%的科学家，与一位漂亮程度堪称人类前1%的美女结婚，是个门当户对的搭配。



法律流程漫长，几乎有8个月。其间，保罗坚持用监狱的电话指导博士生，坚持审稿，甚至还写了篇学术文章。10月22日，他的文章在预印本网站上刊出，在文后的致谢中，他写道：“感谢Devoto监狱为我提供了大量不受打扰的时间。”

11月19日，庭审终于开



花园里的独角兽

◉〔美〕詹姆斯·瑟伯 ◎杨 德译



从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有一个男人坐在厨房角落的小饭桌旁，刚从他的炒鸡蛋上抬起眼来，就看见花园里有只洁白的、头顶长着金色角的独角兽，在安详地嚼着玫瑰花。这个男人上楼到卧室去，见妻子还在酣睡，便叫醒了她。“花园里有只独角兽在吃玫瑰花呢。”他说。她睁开眼睛，不高兴地看了看他。“独角兽可是神兽。”她说完就又转过身去。

他慢慢下了楼，走出屋子来到花园。独角兽还在那儿，正在郁金香花丛中慢腾腾地嚼着。“来这儿，独角兽。”男人说。他拔起一枝百合花给它，独角兽悠然自得地把它吃了。由于花园里有只独角兽，这个男人喜出望外，又跑到楼上叫醒妻子。“那只独角兽吃了一枝百合花。”他说。他妻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冷冷地看着他。“你真是个神经病，”她说，“我要把你关进疯人院里去。”这个男人从来都不喜欢“神经病”和“疯人院”这种字眼，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花园里还来了只独角兽的当儿，听来就更不入耳了。他想了想说道：“等着瞧吧。”他走到门口时又对她说：“它前额当中还有一只金色的角。”说罢，他又回到花园去看那只独角兽了。但是，这时独角兽已经离开，于是这个男人就坐在玫瑰花丛中睡着了。

妻子等她丈夫一离开屋子，就飞快地起了床，穿好衣服。她兴奋激动，眼里闪出幸灾乐祸的亮光。她打了个电话给警察，又给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打了个电话，她叫他们马上来她家，再捎上一件给疯子穿的紧身衣。

警察和医生来到她家，坐在椅子上，颇感兴趣地看着她。“我的丈夫，”她说，“今天早晨看见了一只独角兽。”警察瞧瞧医生，医生瞧瞧警察。“他对我说，它吃了一枝百合花。”她说。医生瞅瞅警察，警察瞅瞅医生。“他对我说，它的前额当中还有一只金色的角。”她说。这时警察见医生发出暗号，便一跃而起抓住了她。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制服她，因为她拼命挣扎。就在给她穿紧身衣的时候，她的丈夫走进了屋子。

“你对你妻子说过你看见一只独角兽了吗？”警察问道。“当然没有啦，”她丈夫说，“独角兽可是神兽。”“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医生说道，“把她带走吧。很对不起你，先生，可是你的妻子疯得跟一只鲣鸟一样。”于是，她骂着，喊着，就被他们带走了。他们把她关进了疯人院。从此以后，这个丈夫过得很快活。

（**史东彬**摘自石油工业出版社《不可不读的外国百年百篇经典小小说》一书，**宋德禄**图）

始，保罗被判4年零8个月有期徒刑。判决后，他对前去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吐露了自己的愿望：“我的理论能被实验证实。”那样，他就可以站上瑞典的领奖台，拿到奖金，请得起律师了。

保罗曾与3位诺奖得主进行过合作，迄今为止，只有11位理论物理学家做到过这一点，其中6人已获诺奖。他说：“按照这个逻辑，我获得诺奖的概率大约是55%。”

（**屈 莹**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0期，**黎 青**图）

“礼”令智昏的小事

◉赵毅衡

“二战”中，德国与英国争夺制海权，用了两个方法。一是潜艇战，潜艇偷袭航路，击沉民船商船很有效，但与全副武装的军舰对战，却经常吃亏，被深水炸弹击沉。另一个方法，就是造大吨位巡洋舰，进行传统式海战。

话说德国建造了当时世界上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战列舰“俾斯麦”号，1941年5月底带队出战大西洋；英国海军则派出战列巡洋舰“胡德”号，率领庞大舰队在冰岛以南洋面迎战。“胡德”号是英国海军旗舰，堂堂皇皇，耀武扬威，1920年建成后，一直是到全世界进行访问的首选。仪式活动太多，真正打仗了，才发现舱面甲板不够厚，临时铺加尚未完成，就带队出战。

“胡德”号与“俾斯麦”号大炮射程相仿，刚一接战，“俾斯麦”号第五排的炮弹正好击中“胡德”号甲板，正好穿透尚未加固的部分，正好这个部分下面是弹药舱。这三个“正好”，立即葬送了“胡德”号——中间炸裂，立即下沉，3分钟内巨舰完全沉没。舱下活着的人员，只有迅速从舱口钻出，快速游出旋涡。1419名官兵中，只有3名浮出水面获救。

以上是闲文，这篇小文字，不讲这种穷兵黩武的事情。最近英国电视台重谈与“俾斯麦”号的海战，“胡德”号侥幸活命的3人，如今尚存的只有一位老先生。巨舰沉入水中时，这位水手憋着气朝舱口游去，正好对面游来一位军官，洞口很小，只容一个人勉强钻出。这个军官做了一个姿势，人人都懂：“您先请。”水手钻了出来，升到洋面，幸而被救起。那个军官不在被救的3人之中。

尝试过潜水的人，都明白憋气时肺几乎要炸裂的难受劲儿。可以想象，晚几秒钟，这口气就不够用：冰凉的海水冲进他的咽鼻，他在痛苦的窒息中被海水淹没。

这位至今活着的水手，讷于言辞，没有过多地赞扬那位军官的绅士风度。我听这位老人讲此事，也没有觉得这位军官道德如何高尚，或者是军官在战场理应退却在后之类的武士伦理。我认为在那个生死瞬间，军官做出的是惯常反应，像上下地铁车厢进门出门：先来后到不明显，就礼让。

在那一刻，没有人能做那么多的考虑，一切出于习惯。只是在急速下沉的半截船体中，能保持如此习惯，这必定已经成为不假思索的本能了。

一句话，为“礼”而亡，“礼”令智昏。

不过，即使在那一刻，真的用脑筋想一下，考虑实际功效：两人在急速冲入的海水中抢夺出舱口，多半一个人也出不来。对这位军官来说，结果反正一样是淹死，何不从容谦让，给他人一个活命的机会。

读到此，各位想必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排队，这个多年来让中国人丢脸的小毛病兼老毛病。“文革”后来中国的老外，最不理解的就是国人拒绝排队，前拥后抢，颜面丢尽。几十年了，改善不多，现在每个中国城市都金碧辉煌，但是让老外朝中国人摇头的，依然是排队。

新浪网曾有过激烈的讨论：不排队是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是有意



正在发生

◉张晓风

去菲律宾玩，游到某处，大家在草坪上坐下，有侍者来问，要不要喝椰汁，我说要。只见侍者忽然化身成猴爬上树去，他身手矫健，不到两分钟，已把现摘的椰子放在我面前，洞已凿好，吸管也已插好，我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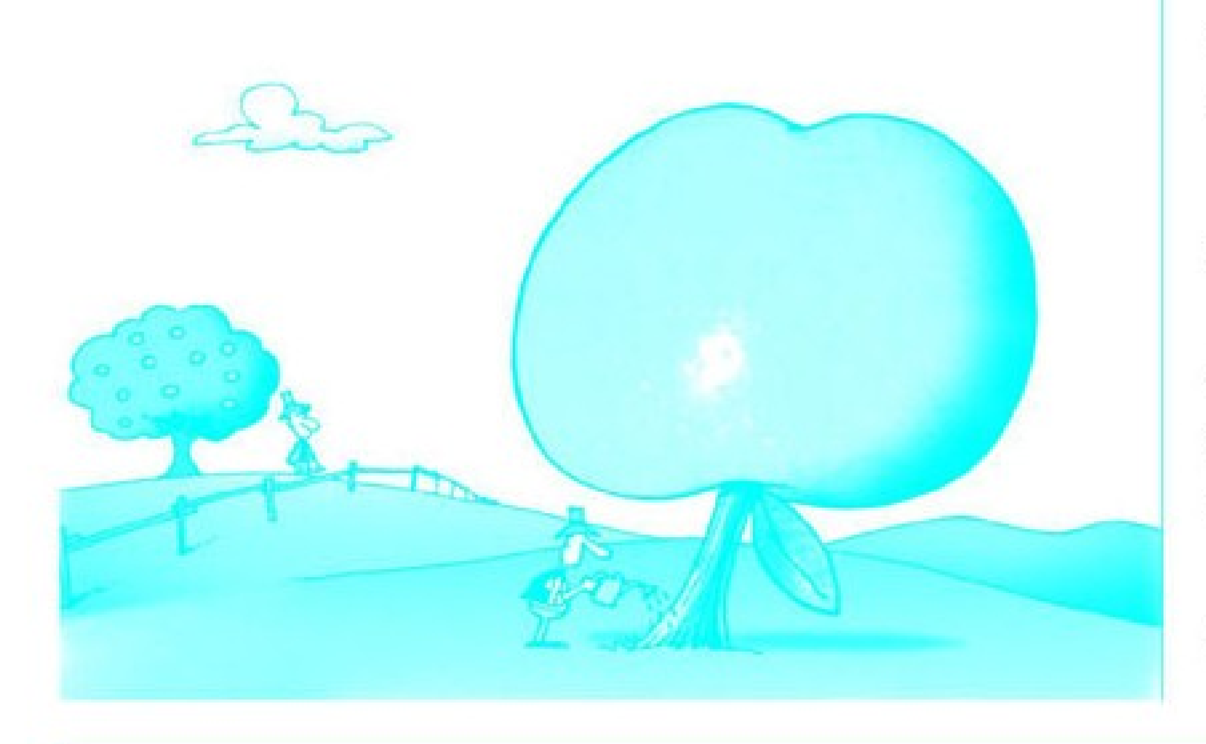
又有一次，在旧金山，中午进一家餐厅，点了鱼——然后我就看到白衣侍者跑到庭院里去，在一棵矮树上摘柠檬。过了不久，鱼端上来，上面果真有四分之一块柠檬。

“这柠檬，就是你刚才在院子里摘的吗？”我问。

“是呀！”

我不胜钦慕，原来他们的调味品就长在院子里的树上。

还有一次，宿在恒春农家。清晨起来，槟榔花香得令人心神恍惚。主人为我们做了“菜晡蛋”配稀饭，极美味，三口就吃完了。主人说再炒一盘，我这才发现他是跑到鹅舍草堆里去摸蛋的。不幸被母鹅发现，母鹅气红了脸，嘎嘎大叫，主人落荒而逃。第二盘蛋便在这有声有色的场景配乐中端上来，我这才了解那蛋何以那么鲜香。而母鹅訾骂不绝，掀天翻地，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每一枚蛋的来历都如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我因妄得这非分之惠而感念谢恩——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今晨，微雨的窗前，坐忆旧事，心中仍充满愧疚和深谢，对那只鹅。



丈夫很少去菜场，一年一两次。有一次要他去补充点小东西，他却该买的不买，反买了一大包鱼丸回来。我诘问他，他说：“他们正在做哪！刚做好的鱼丸！我亲眼看见他在做的呀，所以就买了。”

同样的理由，他在澳洲买了昂贵的羊毛衣。他的说辞是：“他们当着我的面纺羊毛，打羊毛衣，当然就忍不住买了！”

因为看见，因为整个事件发生在我面前，因为是第一手经验，我们便感动。

但愿我们的城市也充满“正在发生”的律动，例如一棵你看着它长大的树，一片逐渐成了气候的街头剧场，一股慢慢成形的政治清流……无论什么事，亲自参与了它的发生过程，总是动人的。

（**林冬冬**摘自青岛出版社《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一书，〔意大利〕**奥林格尼**图，**黄煜博**供图）

挑动我们的良心。

当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时，中国早就是礼仪之邦；当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在做海盗时，中国人已经在探讨天理、地律、人伦的意义。

如果礼仪缺失来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如何解释新加坡的秩序井然？

如果把不排队怪到经济不够发达，那么如何解释世界其他地方华人的彬彬有礼？

如果推说改正坏习惯需要时间，如何解释柜台前抢着比手长的餐馆？售货员、售票员首先就不想负起“改造国民性”的责任。即使顾客中有人抗议，希望销售人员注意先来后到，得到的有可能是白眼。

而同一街上的麦当劳，队伍再长也安心排着，因为老板规定：营业员必须照应排队秩序。可见中国人不是不想排队，而是不排队得到鼓励。

我的记忆中，巴士站必有抢门大战，饭堂中难得不见夹塞活动。利令智昏闹乱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礼节，斯文扫地，必然将导致文明消失。

此劫贻害无穷，至今代代相传。新的一代，已经不知道排队的目的不仅是效率、时间、利益，更是社会的和合，他们体会不到礼仪谦让也会给自己一种从容大度的精神愉悦。

礼仪王国的后代，已经不明白“胡德”号舱口的军官，为什么会做那个优雅的姿势——逃命也论个先来后到——难道只是为了在人类的杀戮历史中，留下一个自我尊严的故事？

（**余　娟**摘，**邝　飚**图）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卢思浩

我从来不觉得人的成长是为了证明之前的不切实际和幼稚，梦想是用来实现的，但是太容易实现的，那不叫梦想。

以前在墨尔本的一个室友，突然打电话给我，在我这里马上要凌晨3点的时候。他让我猜他现在在哪里，我说，你不是在墨尔本吗，你还能去哪儿。他很神秘地说，不是哦，我现在在西班牙。然后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很久之前，我在一个“人人”相册里看到有关西班牙的照片，那时候跟他说，西班牙那么漂亮，我将来一定要去一次。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就要把自己曾经一闪而过的想法忘记的时候，他的电话就这么来了。到最后，站在我最想去的地方的人，却不是我。

挂了电话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幸福来敲门》里面的片段，是男主角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在车站的厕所里过夜，是他身上只有20美分的日子，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如果你有梦想，就一定要捍卫它。

老爸同事的女儿，高我几届，我刚上高中的时候，她已经出国两年了，恰好我们的老师是同一位。高二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读了一封信，是她从英国寄回来的。她说现在过得很好，谢谢老师当年的教导，最后老师慢慢念出信的最后几个字——来自剑桥。当时我一下子就蒙了，对那种学校只有想的分儿了。后来有幸跟她见面，她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因为想要过自己的人生。她一直记得一句话：很多事情就像旅行一样，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最困难的那部分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离自己的17岁生日还差3个月。奇怪的是在机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安，我只是反复告诉自己，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怎么样也要走下去。可是留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后来有一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Leo，一个澳洲本地小伙儿，成绩好到令人眼红，最可贵的是他的性格还很好，做事能力强到让人嫉妒。我就开始跟Leo聊起最近的生活，到后来就变成了我在诉苦。等我说了很多，过了很久，我才看到他发过来的字。他说，我到现在都用不起iPhone这种在你们那里随处可见的东西，我现在的学费都是自己赚的，虽然你离家很远，但是你父母一直在后面资助你，你每天就做这么一点儿事情，凭什么说自己撑不下去了，你有资格吗？那些比你累的人都没有说什么，那些比你优秀的人都比你努力得多，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唉声叹气。

然后他对我说了一句我到现在还一直记着的话：要么滚回家里去，要么就拼。

我突然就醒了，我一直只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人身上的闪光点，却不知道他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才换取了这样的人生，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很苦，老是在想这么下去会不会有未来，自始至终也没能对这个不属于我的城市产生过一丝归属感，很多想法都只是一闪而过。为什么明明知道时间那么少、青春那么短，想得最多的，不是怎样去接近梦想，而是反复地不安和疑惑？

终于觉得，那些熬夜的日子，最终会让我迎来属于我的结局。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无法回头的青春。记得上次一夜没睡跟朋友去山上看日出，偶然听他们说起自己之前的生活，才明白不管是表面多么快乐优秀的一个人，不管是外表多么光鲜亮丽的一





开 心

◉倪 匡

不开心的人，最好少和开心的人在一起。自然，也不用和别的不开心的人在一起。不开心有各种各样，各有各的痛苦，各有各的不开心，很难有同病相怜这回事，和不开心的人在一起，只会更不开心。

和开心的人在一起呢？看人家开开心心，不开心的人，还要掩饰自己的不开心，强颜欢笑，那么，不开心的程度自然只有增加，不会减少。

而如果向开心的人诉说不开心，那更是愚蠢至极。开心的人，哪有心情空闲来听你诉苦？敷衍几句，已经是十分有礼貌的了。

所以，不开心的人，最好自己一个人躲起来不开心。这样说好像否定了朋友的作用，其实恰好相反，朋友之间，一定要相互令对方开心，而不能令对方不开心。若是老令朋友不开心，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朋友，而且少量的朋友也会逐渐消失。

不开心的人，在他人面前自动消失，皆大欢喜，等开心的时候再出现好了。

一直不开心呢？那就一直别出现！

（**赵自力**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处世之道》一书，〔阿根廷〕**雷诺索**图，**夏大川**供图）

对知识分子的希望

◉熊 建



1922年，来到英国留学的金岳霖写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四点希望。

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在经济上独立。“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做职业。”

第三，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就变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机器。”

第四，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郭　珊**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6月3日，**丰子恺**图）

个人，都有各自的心结。就像青春注定要漂泊和颠沛流离一般，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苦，总有过去的一天。

一个人20岁出头的时候，除了仅剩不多的青春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手头为数不多的青春能决定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往往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在于在这个阶段你想要什么。一个人一辈子能去几个想去的地方，能看几个难忘的风景，能读到几段改变你人生的文字，又能经历多少次难忘的旅行？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能在这里变老。我要在变老之前，做一些到了80岁还会微笑的事情。

我想，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平静一点儿，哪怕一个人生活，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天空，见证一次又一次别离。然后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司志政**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一书，**刘　宏**图）



真实的青春没有逆袭

◉张墨宁

24岁的林宇第一次当伴郎。

他悉心置办了一身正装，颜色灰暗、款式规矩的衬衫加西裤。当初找工作时，也不曾有这样拾掇自己的兴致。在外地的大学室友要结婚了，特意叮嘱他："不要穿你的万年球服过来。"林宇对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但还是郑重地答应了。

套上装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阵别扭，却是欣喜的烦恼。他人的婚礼，自我的规范，对这个大学结业生来说，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化的轨道。

林宇属于社会所解读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费主义的风潮裹挟了他们从童年至青年的全部过程。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理想主义远去的时代，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单纯到世故、从无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长。

他们的青春期，注定要比任何时候都短暂。

被现实被自己挫败

2003年以后，大学扩招导致就业潮持续高涨，读书的性价比劣势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乱的价值观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间徘徊。培养精英的意义不再，整个社会在慨叹中国的高校已沦为职业培训场而又不够实用的时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这代人的心理共鸣。"毕业即失业"并不是夸大其词的恐慌制造，是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种参照："官二代""富二代"的飞扬跋扈和不劳而获。普通的年轻人甚至无须从网络和报端上获取信息，因为同龄的"官二代""富二代"或许就在他们身边。"只有身份才能改变身份"的社会价值判断，深深烙在他们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出路。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在起跑线上就已输掉的时代。"林宇说。也许正是这种想法，让他选择了"混"。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林宇挂科了。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他和父母都不以为意。这个家庭还没有从儿子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喜悦中冷却下来。2006年，大学生的贬值和就业的困难已经被社会热议，却并不影响一个西部县城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期望，进入大学在那里仍然是一个神话式的前程。在热浪般的羡慕与祝贺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样，挂科越来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足球。学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双证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让他自动屏蔽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从当时挂科的比例来说，不乏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没到4年就退学了。"林宇试图为自己当时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还有比我差的，应该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潜在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

等他发现大溃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知道双证已经拿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劳。"他放弃了任何可以补救的机会，带着一张结业证离开了学校。"分别那天，所有人都说这没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虚幻的逆转

林宇不是没想过另谋出路，他称之为喜剧式的创业计划。他不断重温足球中的经典逆转。2004至2005赛季欧冠决赛利物浦对AC米兰，上半场连进3球的AC米兰几乎已经稳坐胜局，孰料下半场利物浦连扳3球，最终靠点球逆转登顶，拿下了冠军。这场赛事，林宇每看一次都会热血沸腾，像信仰一样为之膜拜、癫狂。他开始执拗地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只与足球有关。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之后仍然愿意回学校踢球，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赛事和信息平台。这或许是一个商机，可以做类似于足球联盟的网站。这个想法燃起了他久违的热情，他开始在纸上草创网站的页面和模版。专注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所谓的创意不过就是一纸空谈，他无法对别人清晰解释客户群体、盈利模式。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能够转化的价值之间，差之千里。"兴趣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林宇说。

"其实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转投射到了现实生活，变异成了一

种病态的自大和赌博式的心理。”林宇这样解剖自己。他觉得愤青情绪也因此而产生，学业的失败、无业的恐慌，都能在一边上网浏览新闻，一边痛骂社会和体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释放。这是他的同龄人共同的成长体验，网络信息的海量冲击让他们与社会提前相遇，电脑屏幕上呈现出的喧闹和纷乱，远比真实的生活更有戏剧性和吸引力，关注他者无异于暂时忘记自我困境的止痛剂。

足球中的逆转并不是真实的人生，林宇开始清醒。

同学答应把林宇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元。然而，等了一个多月后，还是不了了之。林宇决定回家乡跟亲戚学做小生意，他想着自己总还是有“力气”这点价值的。不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亲戚的彩票店卖出一张彩票才赚1毛钱；周围开饭馆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须有手脚并用、精明油滑的本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底层社会。“原来苦力活也不是谁都干得来的。”林宇开始觉得，他并不属于这个群体，“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什么下定决心、发愤图强，虽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觉得该做点什么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拿到结业证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年内重新申请补考换取毕业证。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林宇决定重拾书本。他开始重新审视学历在这个社会中的分量。脑中的路线图也渐渐明晰起来，虽然拿不到学位证，但有了毕业证，便可以考研，新的学历将冲刷掉结业生的污点。他太渴望摆脱低人一等的不堪境地，回归用社会眼光看来正常的年轻人的行列。

然而，运气好像自高考之后就再也不会降临。在家里埋头苦读，考试时坐火车来北京，挂掉的课程一门一门补过了，最终却输在了最后一科上。55分，宣判了彻底的失败。

林宇说：“那段时间和家里的冲突特别多，有时候会坐着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此时，他才真正撕开伤口，检视自己犯下的错。他想不通，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挽回4年的荒废。

林宇回到了北京，开始做简历，找工作。他希望能够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尽管单薄的一页纸上，几乎没有可写的履历，但他终于要学着摆脱寄生的窘迫。一个月后，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元。他告诉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平静。

“无论如何，重拾了久违的那种规律状态，尽管同学的研究生都快读完了，你以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坚持他的“学历无用论”。尽管仍然租着一张床位，每天要用两个小时赶去上班，但他知道，24岁的这一年，他终于不再是个“另类”。偶尔，他也会想，社会压力、亲人的期望、自己的前途，这是不是青春应该承受的。

这不再是一个年轻即资本的时代，工业流水线上的经验主义要求每个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成人化，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环境中，犯错的青春会被迅速、无情地抛弃，“做自己”显得既无用又荒唐。当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固化为当下的“二代”们所继承和享受的物质的时候，他们这代人的横向差距远胜于任何时代。具备特定的血统和遗产，才能有闲庭信步的从容和放逐自己的资本。而对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前路。所谓的“逆袭”，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幻想。

（**王　宇**摘自《南风窗》2013年第12期，**小黑孩**图）

我有一次买牛肉。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南方人。

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牛肉怎么做?”

我很奇怪，问：“你没有做过牛肉?”

“没有，我们家不吃牛羊肉。”

“那您买牛肉是……”

“我的孩子大了，他们会到外地去。我让他们习惯习惯，出去了好适应。”

这位做母亲的用心良苦。我于是尽了一次义务，把她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

有人不吃羊肉。我们到内蒙古去体验生活，有一位女同志不吃羊肉——闻到羊肉味都恶心。这可苦了，她只好顿顿吃开水泡饭，吃咸菜。看见我吃手抓羊贝子（全羊）吃得那样香，直生气！

有人不吃辣椒。我们到重庆去体验生活，有几个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

许多东西不吃，“下去”很不方便。到一个地方，听不懂那里的话，也很麻烦。

我们到湘鄂赣去体验生活。在长沙，有一个同志的鞋坏了去修鞋，鞋铺里不收，问：“为什么?”

“修鞋的不好过。”

“什么?”

“修鞋的不好过！”

我给他翻译了一下，告诉他修鞋的今天病了，身体不舒服。

上了井冈山，更麻烦了：井冈山人说的是客家话。我们听一位队长介绍情况，他说这里没有人肯当干部，他挺身而出，他老婆反对，说是“辣子毛补，两头秀腐”。

“什么？什么?”

我又得给他翻译：“辣椒没有营养，吃下去两头受苦。”这样一翻译可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

我去看昆曲，“打虎游街”“借茶活捉”……好戏。小丑的苏白尤其传神，我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笑声。邻座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不懂，直着急，老问：“他说什么？说什么?”我又不能逐句翻译，很遗憾。

我有一次到民族饭店去找人，身后有几个少女在叽叽呱呱地说很地道的苏州话。一边的电梯来了，一个少女大声招呼她的同伴：“乖面乖面（这边这边）!”

我回头一看，说苏州话的是几个美国人！

我们那位唱花旦的女演员，在语言能力上比这几个美国少女可差多了。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我也一句不懂，比如温州话）。否则，是个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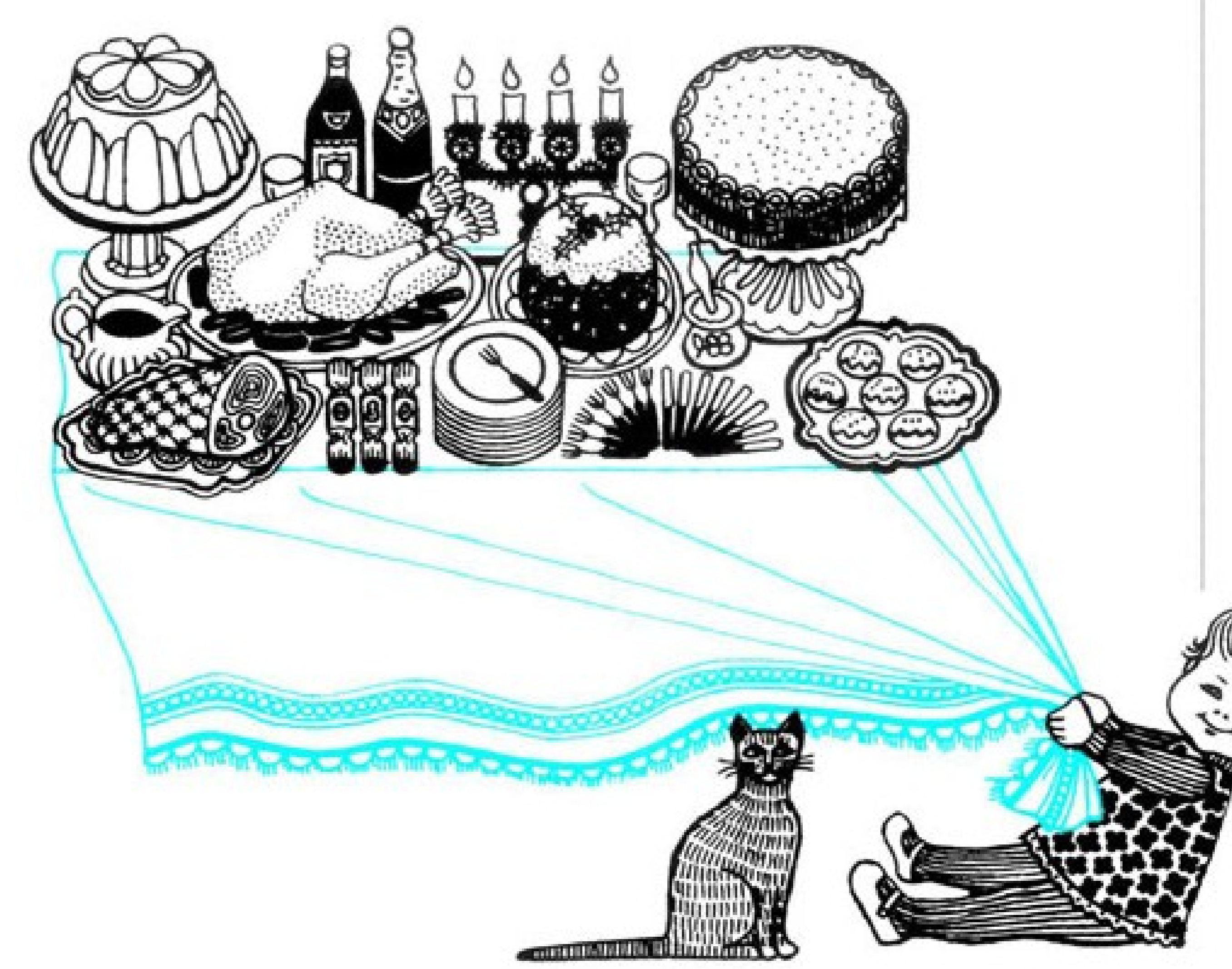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丁香清幽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汪曾祺谈吃》一书）



口味·耳音·兴趣

◉汪曾祺





用这样的方式迎接你

◉童 话

她大学的好友敏打来电话，说过两天要来她所在的城市出差，可以和她聚聚。

她和敏大学时在同一个寝室，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毕业后分开。算来，已有四年没见面。

那天是周末，她放下电话便开始收拾东西——收起了和书一起摆放在书柜里诸多精致的水晶摆件，洗手间里昂贵的化妆品，台式电脑之外的品牌上网本，甚至将门边排着队的各种款式的鞋子也一股脑儿打包塞进柜子里……凡是略显奢华的物品，一概收起。

刚买不久的车子索性放在公司，她打车去了火车站，坐着公交车把敏接了回来。

敏给她带了家乡特产，其实是各地都能买到的桂花糕。但她还是流露出格外的欢喜，在中途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吃了一块。在住处附近的小餐馆吃了晚饭，她把敏带回家——刻意收拾后简约普通的家。

那天晚上，她和敏聊到很晚，说大学时的往事，那些分开后渐渐失去联系的同学，也说生活的繁琐和不易。

敏说快要结婚了，已经定下了婚期。之前只听敏提起找了男友，和敏一样，是小公司职员。“收入一般，家境也一般，但对我很好……”敏的神情流露出喜悦，“我们已经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就跟你的房子差不多大小。”敏忽然想起什么，问她：“你每个月要交多少月供啊？我们要交去一个人的工资呢。”

“啊……”她犹豫一下，“差不多两千吧。”

“那么多！”敏吃惊，“你一个人能负担吗？”

“嗨，偶尔也耍赖跟父母要一点，反正其他地方节省一下就是了。”她的口气轻松起来，“实在坚持不住，就找个帮我还房贷的。”

敏笑了：“大家都不容易呢，好在咱们都还年轻，能吃苦。”

她也笑，赞同敏的话。

那天晚上，仿佛回到大学时代，她们都觉得很欢喜。



之后几天她照常上班，敏也忙自己的事情。晚上她会买点菜在家里做饭，也是敏提议的，说在家里吃干净卫生还节俭。直到敏结束这次行程要离开之前，在她的坚持下，她们才又出去吃了顿饭，也只是找了家平价西餐厅，花费并不多——敏说，一定要节俭。她赞同。

她们在拥挤的车站挥手告别，带着同样真诚舒展的笑容。

送走敏，她回来把家中物品摆回原位。其实她的经济非常富足，不仅家境优越，自己也在一家大公司做部门经理，年薪数十万。可是她了解敏，敏家境平平，供她读书已花掉家中全部积蓄。毕业后敏找的工作收入不太多，生活一直是在略显拮据的状态中。并且敏的自尊心很强，大学时，从不和家境过于优裕的同学来往。只因她从不张扬，又事事懂得谦让，才慢慢得到敏的信任和好感，成了朋友。

她珍惜和敏的感情，所以她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敏的到来，隐瞒生活的优越，将自己拉到和敏相差无几的生活阶层——富贵没有错，可她不想用自己的富贵来折射别人的贫穷。

（**周海峰**摘自《恋爱·婚姻·家庭》2013年6月下，**庞　彦**图）





拍

吃饭吃得太快，噎着了，我急忙喊身边的老婆："噎着了……快……帮我……拍……拍……"老婆急忙掏出手机给我拍了两张……

误 会

追一个姑娘很多年，那天她发短信给我：If you do not leave me.I will by your side until the life end.我没看懂，请过了六级的朋友翻译，他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和你同归于尽。"于是我伤心欲绝，不再联系那姑娘。后来我英语也过了六级，才知道那是"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让 座

一高中生某次搭公交车，一会儿上来位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高中生想发扬雷锋精神让座，可不知道怎么称呼，叫"阿姨"吧，人家挺年轻；叫"姐姐"吧，也不行。情急之下，他来了句："孩子他妈，来这儿坐。"

摘草莓

暗恋班上一位女生很久了，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对那位女生说："明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摘草莓吧！"

结果她回答："可是我不会爬树呀！"

我瞬间石化了……

原 因

"假如你是一个农场主，农场的粮食今年又歉收了，你会找出哪些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呢？"教授问一个农学院的学生。

"今年天气条件不好……"

"你能不能想一个特别点儿的原因？"

"我们忘了播种了。"

考 试

教室里正在进行考试，一个学生表情凝重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众同学急忙围过去问："考得怎么样？"

"我想勉强考过了。"

"怎么考的？"

"就像在教堂里一样。"

"什么意思？"

"主考老师提问我时，我默默祈祷；我回答问题时，主考老师低低细语：'噢，我的上帝啊！'"

对 话

今天偶然间听到一对男女对话。

男："媳妇儿，我刚才看见一女的，长得好看，腿还长，一看就是空姐。"

女："是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重新说。"

男："啊，对，媳妇儿，我刚才见一老娘们儿，打扮妖艳，腿还长，一看就是出来拉活儿的。"

女："嗯，下次说话注意点儿……"

担 心

今天吃凉粉吃得肚子疼，赶忙跑去看医生。医生摸摸我的腹部后，神情严峻地摇了摇头。我担心地问："是胃结石，还是胃溃疡？"医生摇摇头，在我不禁往更差的方面想时，医生说："好多肉啊！"

一步到位

我的手机已经用了三年多，觉得跟不上潮流了，于是向老婆请示，想换一个。

老婆说："要换就换个一步到位的。"

我一听很惊喜，谁知老婆来了句："给你换个老人机！"

乌鸦和狐狸

饭桌上我问儿子："今天老师都教你们什么新知识了？"儿子嘴巴刚动了动，却又不理我了，抓起鸡腿继续大吃起来。老婆提醒道："儿子，爸爸问你话呢。"儿子不耐烦地说："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我懂，我要一开口说话，盘子里的鸡肉就都该被你们吃光了。"

文 身

老王好赌，在胸口文了四张扑克牌A，自以为天下无敌，天天敞胸露怀上街晃荡。一天，他在路上看见前面一人更牛，在脑袋上文了个骰子，遂上去一拍那人肩膀："哥们儿，你也喜欢赌啊？"那人回头："阿弥陀佛……"

摩登姑娘

◉〔美〕约翰·斯特里贝尔

（图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美国连环漫画名家》一书）

左右为难

老师：“小明，请你用‘左右为难’来造句。”小明：“我考试的时候左右为难。”老师：“因为不会做，所以左右为难吗?”小明：“是左边同学和右边同学的答案不一样，让我很为难。”



书 香

图书馆的自习室里，一对学弟和学妹卿卿我我，情到浓时男生邀女生出去走走，女生羞涩地说：“我喜欢这里的书香，不想出去。”听到这里，我默默地把穿了一天的运动鞋脱了。加油吧，学弟！学长只能帮到这里了。

（**潘光贤、史志鹏**等摘）



我们的旅游范儿养成了吗

◉邵乐韵

从马来西亚来中国旅游的飞机上，华裔女生君仪听到空乘用英语在广播里反复提醒那些站在过道里的中国乘客：“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请尽快就座系好安全带。”“我第一次听到一个通知空姐要说那么多次哦。”君仪说，“我行我素的人们却似乎并不理会，时不时起身开箱取包，忙个不停。”

之前在机场候机时，君仪看到某些准备回国的中国游客直接蹲在公共通道里，重新打包行李，私人物品摊了一地，挡住了其他旅客的路。她说：“一般我们不会在公共场合把自己的东西这样摊着，就算要整理，也会拿到角落去，不影响别人。”她还不太习惯的是，部分中国游客的大声说话，“像是喊的”。

一个马来西亚女生的机场见闻只是小小缩影。据汇丰银行最新的区域性旅游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出境游客预计将达8800万人次。

我们的旅游经济在井喷，可我们的旅游范儿养成了吗？

别只怪游客

埃及神庙事件曝光后，国内掀起口诛笔伐的高潮，其中不乏旅游行业中人出面指责。“如果管理部门没有好的示范和引导，旅游企业没有进行反思和检讨，只是站在道德高位声讨，一味把脏水泼到普通游客身上，那是不公平的！”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健民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关于中国游客素质问题的讨论。2006年，为迎接2008中国奥运旅游年，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专门部署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并颁布《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要求“把这项工作作为事关国家形象、事关民族整体素质的大事来做”。

“旅游行为规则分成国内和国外本身就很可笑，不是应该到哪儿都一样吗？”王健民认为，要改变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不文明行为。但官方在制定文件时本身对此就概念不清，以至于虽然宣传声势浩大，最终只沦为一种形式，实际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曾几何时，英国人对美国游客的印象也不怎么好，认为他们说话大声、衣着随意。为提升美国人在海外的国际形象，2006年，美国国务院推出了《美国人海外旅行行为准则》，内含16条礼仪忠告，包括言谈举止应谦虚谨慎、说话的同时要注意倾听、不要把谈话变成演讲、放慢速度、说话声音要低等。每一条后面还给出解释，例如说话声音大往往被认为是夸夸其谈，语速太快会被视为咄咄逼人和具有威胁性等。“《准则》里没有颐指气使地使用‘不准’等字眼，而是跟本国的纳税人慢条斯理地阐述其中的道理。”王健民说。

另外，将国内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统归到“劣根性”有失偏颇。按性质分类看，有些行为涉及法律法规，比如在希腊参观古迹，游客如果随便捡块石头带走留做纪念，就可能被警察逮捕，以盗窃文物罪论处，因为石头很可能是某个古建筑上掉下来的碎片；有些是公德素养缺失或长期社会环境浸染下形成的卫生陋习，不能指望一朝一夕就能马上扭转，需要时间加以正确引导；而有些纯粹是文化差异导致的，本身并不存在是非对错的问题。

埃及卢克索神庙的导游虽然对文物上的中文涂鸦感到吃惊，但当时还反过来安慰中国游客说：“这不是你们的





错，这一定是哪个导游的错，导游应该阻止。”

“埃及导游的自省比中国人的反应明智多了。”王健民再三强调，板子不能只打在游客身上，最重要的是国内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应自省是否存在失责失职，而不是站在游客的对立面。

“一心想到国外去丢人现眼的人恐怕没有。”王健民认为，旅行社事前的有效提醒和立规矩十分重要。

比如，日本旅行团中，说好的行程安排就绝不会因为个别团员的自由散漫而改变。如果有团员没有按照规定的集合时间返回，导游绝不会等；事后团员若赶回车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向其他团员致歉。看似不通融的做法，其实是尽职责的表现。

有时候，提醒和规矩是触目惊心的。无论是巴黎街头的中文标语“请勿喧哗”，首尔自助餐厅的“请勿浪费”，泰国王宫洗手间的“请便后冲水”，抑或纽约地铁站内的“请勿插队”，都在以一种尴尬的形式教育那些修养欠佳的中国人。尽管不少中国人看了心里不舒服，但确实对不文明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旅游文化慢半拍

中国出境游市场出现井喷，从2005年左右开始。但不少现实例子表明，国人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旅游文化却没有跟上发展的脚步。

前年在去马尔代夫的航班上，坐在王健民前排的是一对年轻情侣。胖胖的小伙子转头问他：“大哥，飞机上可以要免费饮料喝吗？”小伙子说，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王健民好奇：“为什么第一次坐飞机就选择去马尔代夫？”对方回答：“旅行社的人推荐要赶紧去马尔代夫，不然那些岛明年就沉海里了。”“恐吓式营销”让小伙子立马支付了人均1.6万元的报名费，带着女友来体验。

事实上，不少被“嚯”出国的游客并不真正懂得旅游。王健民打比方，同样去海滩度假，法国人、俄罗斯人在度假屋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晒太阳看书放松，然后高高兴兴回家；针对中国游客的套餐，最畅销的是住四夜，还是两天沙屋两天水屋轮换着住……

有时候，也难怪游客难以体会旅游的精髓。埃及旅游局曾经组织中国旅行企业的考察团到著名景点参观。“其他国家考察团的成员到我们神庙来都看得津津有味，中国考察团的成员却觉得那些石头没什么好看，待在车里不愿出来，就等着吃饭购物。”埃及旅游局的官员不解地问王健民：“怎么会这样，如果他们本身就不热爱旅游文化，又怎么能组织中国游客到这里来欣赏呢？”

经济与文化发展成为一对跛脚，结果就是，游客到了景点也只是形式上到此一游，对于文化历史的内涵不求甚解。渐渐地，中国游客的面孔成了只会抢购奢侈品的暴发户、不遵守公共秩序的破坏者。

文明行为共同养成

神庙刻字新闻之后，有人专门罗列了“到此一游”的现象。中国古代，文豪才子喜在景点赋诗题词，唐代诗人崔颢登临武昌黄鹤楼，在壁上题写的《黄鹤楼》成为传世经典，手痒的李白见了不得不打消题诗念头。

西方喜欢“到此一游”的名士也不少，比如拜伦游览瑞士西埔城堡时，曾写下长诗《西埔的囚徒》，变成人文一景，官方还用玻璃罩把他的签名保护起来。在希腊著名的波塞冬神庙的一个石柱上，同样有拜伦签下的大名，寻找拜伦的手迹如今已成了众多游客到此之后必做的事。

“刻字题词并不只是中国游客的行为，是游客都会存在这个问题。”王健民说，倘若能对这样的行为习惯做有意识的引导，反而会变成有趣的事情。像尼泊尔的“登山者酒吧”，主动为顾客提供脚丫子形状的纸牌，让准备去登山或者已经回来的人留言，然后贴挂在酒吧的各个角落，反而显得很有意义。

杜绝不文明行为，关键还是靠长期的教育引导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学者葛剑雄指出，教育一方面是指整体的基本素质教育，另一方面是在游客旅游前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普及。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发展初期，政府都有一些积极的引导措施，以教育引导辅之必要的管理手段来进行。

在这方面，日本的一则故事值得深思。2008年，日本社会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到此一游”事件。日本一位高中棒球教练和几个分属不同大学的学生，在游览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古迹圣母百花大教堂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教堂的大理石墙壁上。没多久，一位日本游客来这里参观，看到这些涂鸦非常愤慨。他把这些名字拍了下来，然后以匿



名人轶事

大爱无敌

◉杨 晔

刘伯承的二儿子问他："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提过？"刘伯承沉思很久才说："你问我的这些问题，使我想到的是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

晚年的刘伯承坚决拒看一切战争片。他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个家庭啊！就因为这个，每次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我至今仍看到他们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钱和权

陈布雷曾对邵力子说："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一个'钱'字和一个'权'字上。国民党现在呈江河日下之势，也就坏在这上面。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国民党里弄钱，两个人都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弄钱能手；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里弄权，两人都是欺上压下的弄权能手。"

邵力子叹道："布雷，我们是回天乏术啊！眼看着船下沉，我们也只有同归于尽了。"

（**傅 责**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1期）

张元济拒子承业

◉刘占青

1932年，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打算通过父亲的关系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但张元济拒绝了。

张元济告诉儿子，进商务有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了商务，必然会有人吹捧你，你就会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了你的一生。二是对我不利。父子同一处工作，我就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这将形成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要把儿子塞进来，这成了什么样的企业？

最终，父亲的这番话打消了张树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念头。

（**石顺江**摘自《城市金融报》2013年6月15日）

名的方式将照片寄到了这些游客的学校。日本媒体迅速跟进报道了此事，有3名学生受到的处罚较轻，他们写了道歉信，被勒令停学两周，并接受了多次训导。另一名女大学生则被校长直接带去了佛罗伦萨，在当地的市长办公厅向教堂负责人道歉。此事弄得教堂负责人既感动又疑惑——历史悠久的教堂一直被"到此一游"的涂鸦所困扰，而日本游客是来道歉的第一人。

教育引导的同时，佐以管理的手段也非常必要，新加坡的罚款制度早已世界闻名。同样是文明古国，埃及新的古迹保护法案规定，对破坏神庙、古雕像者，最高可以罚款10万美元，并判处无期徒刑。俄罗斯2013年5月7日再次大幅提高了违反历史文化古迹保护规定的罚款数额，对个人的处罚将由最高1500卢布（约合人民币300元）提高到2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4万元）。按照我国的法规，对于刻画、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罚款数额为200元以下。唯一例外的是长城，在长城砖上刻画、涂污，如造成严重后果，将对个人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钱买得到旅游项目，买不来旅游范儿。文明行为的养成，其实是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游客三者共同成熟的过程。

（**沈 嘉**摘自《新民周刊》2013年第22期，**黎 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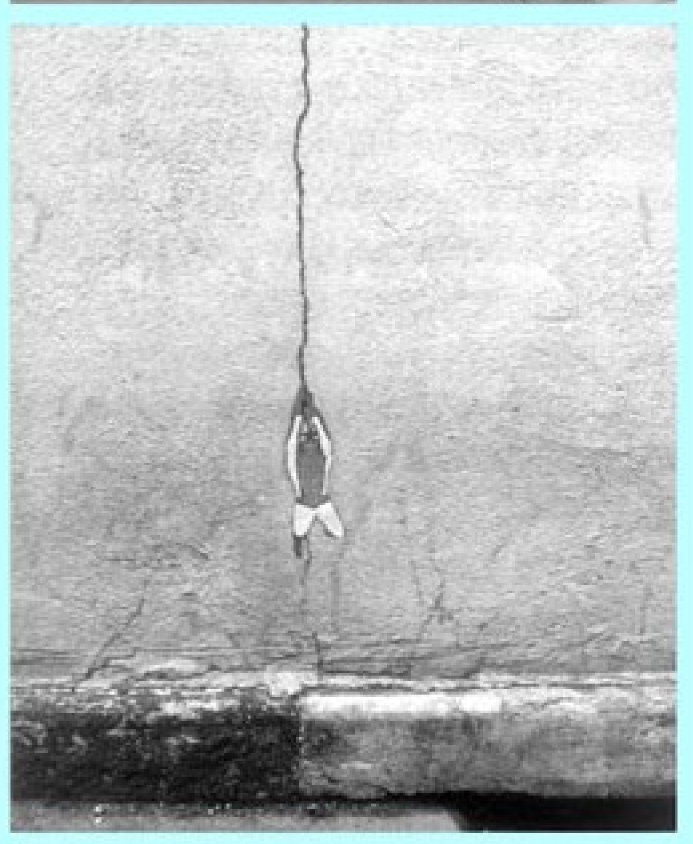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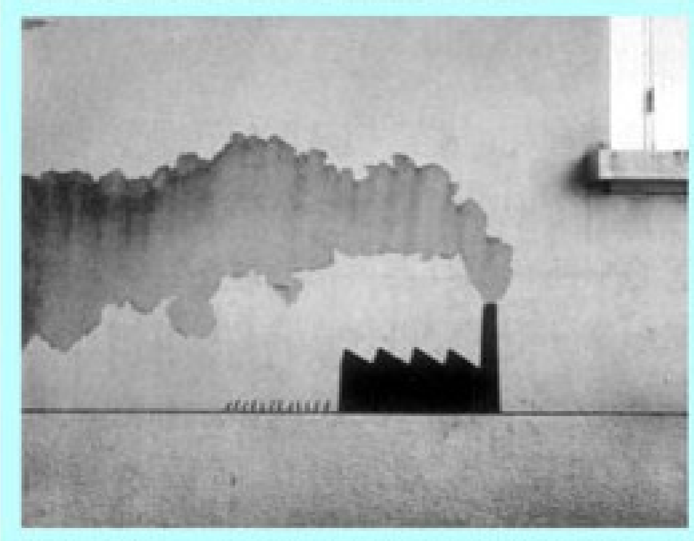
巴黎街头的浪漫瑕疵

◉朱庆红











总以为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每个角落都是光鲜如新的，直到前不久，来到这个浪漫之都，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巴黎很多老旧建筑的外墙，难免都有一些瑕疵——裂开的缝隙，掉落的沙灰，斑驳的石块……然而，浪漫的巴黎人却让这些瑕疵也散发着艺术气息。

我是在一座老教堂的外面第一次发现这些细节的。那应该算是一座社区的小教堂，看上去有些年岁了，光鲜不再。在一个储物室的外面，我发现门已经有些破损了，而刷在外墙上的沙灰也有些起浮脱落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到美观，因为在凹凸不平的墙体上，有人模仿“愤怒的小鸟”这个游戏的画面，画上了一群小鸟和小猪，憨态可掬，让人忍俊不禁。

在巴黎的一条小巷里，我还发现了一幢老旧的居民楼，墙根下有许多沙灰成块成块地掉落了，里面的砖石也裸露在外。但没关系，有人根据这个破损处的形状，在顶上画了一只皮球和几根胡须，居然就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海狮，其想象力真让人惊叹。

在一家小超市的后门，我看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那扇门的拉手是弓箭的形状，似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在“箭头”两米外的墙上，居然画着一个头上顶着红苹果的“火柴人”。“他”张大嘴巴，表情惊恐不已，让人觉得有人正拉着弓箭要射“他”头顶的苹果。

在另一堵墙上，有人在一条裂缝的下端画了一个正在纵身飞跃的“蜘蛛侠”，结果那条裂缝自然成了“蜘蛛侠”的飞索。

后来，只要我稍加留意，便能收获意外的惊喜：一个窨井盖成了一只大蜗牛，人行横道线成了一道强烈的电筒光，一堵破墙成了一座正冒着浓烟的工厂……一天，我正漫步于一座小桥，不经意间看到一个人正蹲在桥头路基旁画着什么。走近一看，原来他在一道起伏不平的裂缝上画了几只略显疲态的骆驼，就这样，一道小裂缝居然成了一条延绵逶迤的沙漠线。

我与他聊起天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名艺术创作者，在经营画廊的同时，有空就喜欢到街上找一些有碍观瞻的小瑕疵，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因地制宜地创作一些小画作，改变城市面貌。

他告诉我，像他这样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色不是盖了多少大楼，而是在细微中体现出一些艺术气息。”他有些自豪地笑着说，“我们只是用小小的涂鸦改善街头的环境，不会大面积地画一整面墙，也不会改变某个设施的样子，只是在一些小瑕疵上添加巧妙的想象和创作，让它们变成一件件富有美感的艺术品！”

确实，巴黎不愧是一座艺术的都市，就连这些瑕疵也能成为一件件极富浪漫主义的艺术品，似也不输大师们的画作。

（苏　珊摘自《环球》2013年第12期）





得壶记趣

（节选）

◉陆文夫

有一天，我也记不清是春是夏了，总之是三十三年前的一个中午。饭后，我照例到小古董店里去巡视，忽然在一家大门堂内的小摊上，见到一把鱼化龙紫砂茶壶。龙壶是紫砂壶中常见的款式，民间很多，我少年时也在大户人家见过。可这把龙壶十分别致，紫黑而有光泽，造型的线条浑厚有力，精致而不繁琐。壶盖的捏手是祥云一朵，龙头可以伸缩，倒茶时龙嘴里便吐出舌头，有传统的民间乐趣。我忍不住要买了，但仍需按约法三章行事。一是偶尔为之。确实，那一段时间内除掉花两毛钱买一朵木灵芝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买过。二是有实用价值。平日写作时，总有清茶一杯放在案头，写一气，喝一口，写得入神时往往忘记喝，人不走茶就凉了，如果有一把紫砂茶壶，保温的时间可以长点，冬天捧着茶壶喝，还可以暖暖手。剩下的第三条便是价钱了。一问，不超过一元钱，我大概是花八毛钱买下来的。

卖壶的人可能也使用了多年，壶内布满了茶垢，我拿回家擦洗一番，泡一壶浓茶放在案头。

这把龙壶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度过了很多寒冷的冬天。我没有把它当做古董，虽然我也估摸得出它的年龄要比我的祖父还大些。我只是把这龙壶当做忠实的侍者，因为我想喝上几口茶时它总是十分热心的。当我能写的时候，它总是满腹经纶，煞有介事地蹲在我的案头；当我不能写而去劳动时，它便浑身冰凉，蹲在一个玻璃柜内，成了我女儿的玩具，女儿常要对她的同学“献宝”，因为那龙嘴可以伸出舌头。

文化大革命初期要破四旧，我便让龙壶躲藏到堆破烂的角落里。全家下放到农村去时，我便把它用破棉袄包好，和一些小盆、红木小件等装在一个柳条筐内。这柳条筐随着我几度搬迁，足足有十二年没有开启。因为筐内都是些过苦日子用不着的东西，农民喝水都是用大碗，哪有用龙壶的？直到我重回苏州，并且有了住房的时候，才把柳条筐打开，把我那少得可怜的玩意儿拿了出来。红木盆架已经受潮散架了，龙壶却是完好无损，只是有股霉味。我把它擦一番，重新注入茶水，冬用夏藏，一如既往。

近十年间，宜兴的紫砂工艺突然蓬勃发展，精品层出，高手林立，许多著名的画家、艺术家都卷了进去。祖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兴起了一股紫砂热，数千元、数万元的名壶时有所闻，时有所见。我因对紫砂有特殊爱好，也便跟着凑凑热闹，特地做了一只什景橱，把友人赠送和自己买来的紫砂壶放在上面，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小古董店可逛了，休息时向什景架上看一眼，过过瘾头。

我买壶还是老规律，前两年不超过十块钱，取其造型而已。收藏紫砂壶的行家见到我那什景架上的茶壶，都有点不屑一顾，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我说有一把龙壶，可能是清代的，听者也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什么收藏，连藏书也是寥寥无几。

1990年5月13日，不知道是刮的什么风，宜兴紫砂工艺二厂的厂长史俊棠、制壶名家许秀棠以及冯祖东等几位紫砂工艺家到我家来做客，我也曾





最温柔的叛逆

◉扎西拉姆·多多

但愿我能时时提醒自己：我看到的，比我理解到的多；我看不到的，比我看到的多。所有简单粗暴的批判，只不过是我对自心之投射的批判罢了。

但愿我能时时察觉：当我觉得他人不好，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他人和我不同。不要把自己当成标准答案，试图去测验这个世界的生动。

因为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并认知到自我的局限与狭隘，所以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所以不试图凌驾他人的意志，也不轻易置身于他人订立的评价体系——这大概就是最自由的孤独，最温柔的叛逆。

（阮　维摘自中信出版社《喃喃》一书）

克　制

◉安妮宝贝

为什么我在生活里一直克制自己？也许是因为对一切微小的美好都有畏惧之心。美是一种光，触到手心，空落无着，但人人都爱追寻它。即使美总是从恶的部分提炼和分离而出，它们原是共同存在，互为一体，密不可分。所以，人要对美格外小心。

某种渴望被淹没、冲击、打翻和摧毁的激情，依旧在内心发出声音。仿佛来自远方大海的浪潮起伏，使人总是跃跃欲试，无法平息。世间一切美好的幻象或严酷真相，都应与它们交手过招，而不是擦身而过。不要害怕那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己。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只有坚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才能做完一些事情。若一颗心放出去，面对那么多参照映衬以及纷乱选择，还有众多标准和概念的干扰，该如何走路大概都是问题。一条狭窄的小道，走到黑，走到头，胜过在人群熙攘的大广场里游荡徘徊。



在大广场，你只学会游戏和娱乐，失去方向，没有目标。而那个孤单坚定的人，他已经上路。

（万青青摘自作家出版社《素年锦时》一书，韦尔乔图）

到他们家里拜访过，相互之间熟悉，所以待他们坐定之后便把龙壶拿出来，请他们看看这把壶到底出自何年何月何人之手，因为壶盖内有印记。他们几位轮流看过后大为惊异，这是清代制壶名家俞国良的作品。《宜兴陶器图谱》中有记载：“俞国良，同治、道光间人，锡山人，曾为吴大澂造壶，制作精而气格混成，每见大澂壶内有‘国良’二字，篆书阳文印，传器有朱泥大壶，色泽鲜妍，造工精雅。”我的这把壶当然不是朱泥大壶，而是紫黑龙壶。许秀棠解释说，此壶叫做坞灰鱼化龙，烧制时壶内填满砻糠灰，放在烟道口烧制，成功率很低，保存得如此完整，实乃紫砂传器中之上品。史俊棠将壶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拿出照相机来连连拍下几张照片。

客人们走了以后，我确实高兴了一阵，想不到花了八毛钱竟买下了一件传世珍品，穷书生也有好运气，可入《聊斋志异》。高兴了一阵之后又有点犯愁了，我今后还用不用这把龙壶来饮茶呢，万一在沏茶、倒水、擦洗之际失手打碎这传世的珍品，岂不可惜！忠实的侍者突然成了碰拿不得的千金贵体，这事儿倒是十分尴尬的。

世间事总是有得有失，玩物虽然不一定丧志，可是你想玩它，它也要玩你。物是人的奴仆，人也是物的奴隶。

（碧雪飘零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陆文夫散文》一书，戴晓明图）





筷子与叉子

◉南 桥

美国人一到周末，总寻思着看点什么球，橄榄球啊、棒球啊、篮球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下一周上班、中午吃饭，大家就聊哪个球队哪个球员怎样。咱们中国人，到了周末就寻思弄点什么新奇的东西吃。

“融入”美国社会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谁都不需要融入谁的圈子。当然也有一些中国人在美国待久了，感觉郁闷，说同事喜欢的东西他们不喜欢——吃，吃不到一块去；玩，玩不到一块去；讲，讲不到一块去。大家始终水是水、油是油，所以觉得没劲，于是毅然放弃海外的优厚待遇，海归了。

没有什么比饮食文化的差异更明显的了。中国人喜欢吃的，美国人不喜欢，反之亦然。有回早晨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供应的食物是炒鸡蛋、咸肉、煎饼，我说大清早吃这些太腻了，我说我每天早晨吃白粥。

美国人觉得白米饭都“太没有味道”了，居然还有人吃白米饭做成的汤！那不如绝食算了。哪像他们吃得那么花样翻新！今天是玉米做的加草莓味的cereal（一种谷类早餐制品），明天是大麦做的加葡萄干的cereal。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觉得他们吃得才简单，是我们太复杂了。他们早晨吃的东西，如炒鸡蛋加咸肉、煎饼加枫糖，各种各样的cereal加牛奶，他们觉得这很不得了，已经气象万千了。不过我们尚有小笼包子、锅贴、烧卖、虾饺。

还有回吃中饭，我说喜欢吃咸菜，可是一位同事说他只吃腌黄花、腌羊角豆这两种“正常”的蔬菜。之所以他用“正常”这词，说明在他心目当中，我们吃的很多菜都是不正常的。可怜他活了这么一辈子，居然不晓得酸豆角和腌萝卜是何等美味。

一种菜正常不正常，判断的标准是相对的，所以才会有“口味争不得”一说。我上个月出于好奇，买了泰国人喜欢吃的桂花叶，嚼着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可是泰国人说不定觉得很美味。在中国城的超市，其实是中国、泰国、越南、印度各国的菜都有，有时候看着越南人吃的各种各样的叫不出名的水果和小鱼，我也傻眼。

有一回，我跟一老美说沃尔玛的蔬菜种类太少。对方说：“怎么，花菜、辣椒、羊角豆……不都有吗？这么丰盛你还嫌少？”我后来发觉从他们的角度看确实很丰盛，但是没有我需要的那种丰盛。因为当我说“少”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中国人常用的蔬菜，比如芥菜这些。他们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菊芋，我至今不知道怎么个吃法。

其实世界上不是缺少食物，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的眼睛。原来在雪城，我们住的小区有几棵硕大的桑树，桑葚熟了落得满地都是，把土地都染紫了，但无人问津，美国人不吃，附近东欧人也不吃。咱中国人来者不拒，吃！

在西弗吉尼亚的公园里发现大棵的栗子树，也是板栗落了一地，幸亏我及时赶到，方免了一场暴殄天物的悲剧。俄克拉荷马土地空旷，有大片的草地，赶上了季节，挖些野菜应该很容易。可惜我小时候吃野菜也不多，吃马兰头、荠菜这些是后来在南京的时候流行起来的，所以我不认识多少。

那年买房子，主要是看中了屋后的一片竹笋，顺便将房子一道买下的。现在竹笋扩张到了两边邻居家，一个邻居说：“这些竹子长疯了。”我说：“你可以将竹笋吃掉。”他说：“什么，这个还能吃？”他看着我，仿佛我不是在说吃竹笋，而是在说吃人。

七八年下来，而今口味也杂了，学会了很多美



意·林



遗　珠

◉王鼎钧

赵老板运了一船鲜蚌在海上航行，阻于风浪，误了归期，满船的蚌肉都腐烂了。赵老板见血本无归，急得要跳海自杀。

船长劝他："等一等，也许你还剩下什么东西。"

他率领水手清理船舱，从满船烂肉中找到一粒明珠，它的价值足以弥补货价运费而有余。

"失败"照例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宝贵的东西，比如说经验，它比珍珠还可贵。

（**梦　溪**摘自尔雅出版社《开放的人生》一书）

你的故事在别人嘴里

◉朵　拉

住在小城的最大缺点是，你永远是别人嘴里的故事，而别人的故事又永远在你的嘴里。结果故事从你的嘴到别人的耳朵，然后再从别人的嘴到另一个人的耳朵，就这样一路流传下去。最后你会听到你的故事，是一个热心的人好意过来告诉你的。你听完了，却不知道那是你的故事，因为在你的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他嘴里所叙述的那样的故事。

到底那是谁的故事？

噢，原来是集体创作。

（**安　娜**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6月7日）

和平与战争

◉〔黎巴嫩〕纪伯伦

三只狗一边晒太阳，一边谈话。

第一只狗说道："生活在今日的狗国里，确实是奇妙非凡。想想我们在大海里、陆地上乃至天空中旅游的舒适安逸吧。再思量一下那些为了供狗儿们享福而搞出来的创造发明吧，甚至还有专供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享用的东西哩。"

于是第二只狗接口道："比较起来，我们更加关注艺术。我们对月亮吠叫，比我们的祖先更有节奏。我们从水里凝望自己时，我们看见自己的容貌，比往昔的狗儿更加清晰。"

然后第三只狗说道："不过，我最感兴趣而又使我心灵愉快的，便是那存在于狗国之间的安宁与相互理解。"

就在这刹那之间，它们张眼一看，啊，捕狗者走过来了。

三只狗蹿了起来，往大街上跑。奔跑之际，第三只狗说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赶紧逃命吧，文明在追捕我们哩。"

（**崔　勇**摘自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纪伯伦散文诗精选》一书）

生　命

◉〔挪威〕阿澜·卢

◎宁　蒙译

一个体重70千克的人，体内包含：45升水、足够染白一个鸡棚的钙、做成2200根火柴需要的磷、70块肥皂用的脂肪、打2英寸钉子所需的铁、做9000根笔芯所需的碳、一勺镁。

我不止70公斤。

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宇宙"的节目。卡尔·萨根在貌似宇宙空间的布景前晃来晃去，口若悬河。一集节目中，他坐在一个装满制造人类所需原料的缸子跟前。他用一根棍子在缸子里搅拌，想知道他能不能造出生命来。

他做不到。

（**钱　进**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一书）

国的、意大利的、墨西哥的吃法，比如我跟美国人一样，花椰菜生吃，蘸沙拉酱吃，味道比煮熟了好吃得多。不过我是用筷子夹着吃，而不是用叉子叉。

最近看到美籍华裔笑星黄西的一些录像，他说自己要竞选美国总统，对手说他不是正宗美国人。他说："我怎么不是正宗美国人？你看，我连比萨都吃！"说着，就夹了一块比萨往嘴里放——用筷子夹的。

筷子和叉子，各有其长，各有其短。筷子两根，上上下下，如一阴一阳，变幻无穷，简单却多用。叉子则专物专用，与刀子结合，却也威力无穷。一水之隔，生出了饮食、起居、婚嫁、政治、教育、语言诸般生态，各有其趣，各有其短。

（**睿　雪**摘自凤凰出版社《呀，美利坚》一书，**夏大川**图）



卡梅隆独闯“世界深极”

◉尚　之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舱外一片荒芜，在这月球般寂静的大洋底部，孤独，与世隔绝的孤独超乎一切。”曾执导过《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等经典巨作的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如此讲述他在地球最深处的感受。

2012年3月26日，热衷探险的卡梅隆乘坐自己设计的“深海挑战者”潜艇，独自一人潜入万米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成为独闯“世界深极”的第一人。

为了这次探险，他足足准备了7年。近日，他在美国《国家地理》上撰文，回忆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极限之旅。从澳大利亚的杰维斯湾，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尤利提海岸，再到海底1万米，真可谓“步步惊心”。

试　潜

2012年2月，澳大利亚杰维斯湾的“美人鱼·蓝宝石”号轮船上弥漫着悲伤的情绪。卡梅隆的探险团队刚刚失去两名伙伴：澳大利亚导演安德鲁·怀特和摄影师麦克·德格莱——他们负责拍摄整个探险旅程的纪录片。就在“深海挑战者”第一次试潜的那天，他俩驾驶私人直升机前来会合，谁知起飞不久就坠机身亡，试潜行动也被迫取消。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探险计划毫无进展，卡梅隆心急如焚。“美人鱼·蓝宝石”号轮船的租期到3月底，接下来他要前往伦敦参加《泰坦尼克号》3D版首映礼，而计划中12次不同深度的试潜还一次都没有进行，如果再不抓紧，7年的准备将付之东流。他给队员们打气：“如果我们就此放弃，安德鲁一定会踢我们的屁股。来吧，继续前进！”

“美人鱼·蓝宝石”号驶离伤感的澳大利亚，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船上载着卡梅隆亲自参与设计的“座驾”——“深海挑战者”潜艇。与普通潜艇相比，它身材“娇小”，只有7米多长，重12吨，因而能更快地下潜、上浮，留出更多时间进行海床探测。除常规装备外，还安装有能抗高压的微型高清摄像头，用于3D拍摄和捕捉海底生物特写。

2月21日，“深海挑战者”终于迎来了它的“处女潜”。可是，从潜艇触水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乱了：电力系统报警灯忽明忽暗，二氧化碳擦洗器从舱壁上掉下来砸在卡梅隆的膝盖上，3D摄像头也不工作了……卡梅隆不得不中止试潜。可甚至连行动取消的指令也难以执行，因为程序无法回复到初始状态。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潜艇才重新回到甲板上。

24小时后，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试潜，又失败了。第三天，潜艇总算潜到了水下1000米。在那里，卡梅隆花了3小时观察鳗鱼和各种奇怪的海参。当他准备打道回府时，却又一次出现“险情”：卸掉重物后，潜艇以每小时5.5海里的速度迅速上升，队员们担心溅起的水花可能将潜水器劈裂。潜艇设计者之一荣·阿勒姆却很坦然，说潜艇设计能够承受这样的速度。当“深海挑战者”像一条鲸般浮出海面时，甲板上一片欢腾。自失去安德鲁和麦克后，探险队终于迎来第一次胜利。

几天后，探险队又进行了第四次实验，下潜深度为3658米。由于天气、机械故障和人员损失等原因，他们的试潜进程已经远远落后于计划。时不我待，接下来，卡梅隆决定放弃6000米实验，直接在新不列颠海沟进行8000米试潜。这是正式探险前最后一次大型测试，只要“深海挑战者”能经受住这次考验，

相信1万米也不会有问题。

那天晚上，潜艇抵达7260米深度时，因出现软件故障而被迫返航。48小时后，潜艇再次出发。这次不仅完成了8000米下潜，还意外获得珍贵的科学发现：卡梅隆从8221米深的海域采集来的样本中，有几十只披着白色贝壳的大型片脚类动物。从事极端环境中生物体研究的微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巴特利特，担任这次探险活动的首席科学家，面对这些鳟鱼大小的样本，他像中了头彩一般瞪大了眼睛惊呼道："这是我见到的最大的片脚类动物！"

此时，探险队员个个情绪高昂：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潜艇顺利抵达预定深度，下一站，马里亚纳海沟！

触 底

"美人鱼·蓝宝石"号向关岛方向驶去。连日来，狂风大作，暴雨滂沱，许多队员严重晕船。天气预报说，3月20日将是一个好天，于是他们把那天定为正式探险的"大日子"。可船开到预定地点时，好天气却"爽约"了。卡梅隆的伦敦之行日益逼近，没有时间了，如果再不行动，他就将与"地球深极"擦肩而过，而且可能永远地错过。

3月25日晚，海面上依然风高浪急。船长斯图尔特·巴克尔站在船头，用身体作为摇摆器感受风浪的大小，得出的结论依然是"不宜出行"。他对卡梅隆说："你都等了7年，难道不能再等一天吗？"

可卡梅隆真的一天也等不及了。午夜时分，他叫醒团队所有成员，对"深海挑战者"做最后检测。凌晨4点，他身着潜水服出现在甲板上。他对阿勒姆说："这只不过是乘坐一次电梯，不是吗？"然后，他亲吻了妻子苏茜·艾米斯："再见，亲爱的，天亮见。"

5点15分，他钻进内径只有1.1米的驾驶舱，感觉好似钻进一颗胡桃。他两腿弯曲，头贴着舱顶。未来8个小时里，他将一直以这样的姿势待在舱中。不过，他没有丝毫的幽闭恐惧感，反而觉得温暖舒适。他的面前有4个显示屏，其中3个连接到外置摄像头，用于观测外面的景致，剩下一个是操作设备的触摸屏。对于潜艇内的每一个按钮，他都了如指掌。此刻，没有紧张，没有焦虑，有的只是信心，还有面对未知前景时孩子般的兴奋。



可就在即将入水时，意外出现了：巨浪打来，一个舱门被掀开，一只橙色的压舱球浮出水面。没有压舱球，潜艇有可能悬浮在水中难以下沉。队员们都屏住呼吸，等待队长下达行动中止命令。就在这时，无线电波中传来卡梅隆的声音："斩断压舱球，行动继续。"

"深海挑战者"以每小时3.5海里的速度向海底进发，半个小时后抵达水下3800米。1995年拍摄《泰坦尼克号》时，卡梅隆曾乘坐俄罗斯"米尔"潜艇到达过这个深度，那次的下潜速度仅为现在的1/4。他清晰地记得，当时感觉似乎已经到了深海极限，路程如同去往月球一般遥远。可如今对他来说，这个深度几乎算不得是"深海"。

15分钟后，潜艇抵达4760米。2002年，卡梅隆探索沉没的"俾斯麦"号战舰时就是这个深度。此时，外面的水温已降至不到2摄氏度，内舱壁上的水雾凝成大颗的水珠。在局促的空间里，他费力地穿上棉袜和防水靴，并戴上头盔。如此一装扮，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探险者了。他望着黑黢黢的舱外，唯一能证明潜艇在下沉的是成群的浮游生物在潜艇的光束中向上游动。他感觉自己好像驾驶汽车，行进在风雪之中。

6点33分，潜艇抵达水下7020米，这是中国"蛟龙"号创下的载人深潜世界纪录。之前，卡梅隆已经先后超越俄罗斯"米尔"潜艇、法国"鹦鹉螺"号潜艇和日本"新海6500"号潜艇抵达过的最大深度。令他骄傲的是，上述潜艇均为政府资助项目，而他的"深海挑战者"是私人制造，大多数团队成员从未在潜艇上工作过，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满怀激情，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

在漫长的下潜过程中，周遭一片寂静。卡梅隆眼瞅着屏幕上显示深度的数字越变越大，他想象着舱体承受的巨大压力，一旦

出现裂缝，水流就会像激光一样击穿自己的身体。

7点46分，经历两个半小时的漫长旅途，“深海挑战者”终于触底。“海面，这里是‘深海挑战者’。我在海底，深度35756英尺（约10898米）……一切正常。”他汇报完毕，忽然想到：在这个历史时刻，也许应该准备一些更有意义的话，诸如“人类的一小步”之类。

这时，他意外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祝你平安，亲爱的。”是苏茜，这个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百分之百支持他却又无时不为他担惊受怕的女人。

海　床

开始工作。“登月不是为了证明火箭可以到达那里，”卡梅隆曾这样对他的队员说，“真正目的是探索、收集样本。我们从深海带回的每一样东西，对科学界来说都是宝贝。”

按照计划，“深海挑战者”将在海底停留5小时。卡梅隆打开科学舱舱门，启动操作杆，开始收集海底沉积物。同时，他给绑在操作杆上的劳力士深海手表拍了一个特写，这家瑞士公司是此次探险活动的合作方。尽管舱外的压强高达每平方英寸16300磅（约7394千克），但手表指针依然行走正常。

可不久，就出乱子了。液压系统开始漏油，视口上出现油珠。短短几分钟，操作杆便失灵了，科学舱门也不听使唤。看来，收集样本的工作不得不就此结束，但摄像头还在工作，卡梅隆决定继续探险。

借着探照灯的光束，卡梅隆望向舱外。水很清，底很平，可以看到很远，但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他经历过80多次深潜，见识过各种海床，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空荡荡的。

潜艇向北前行，卡梅隆希望能在一马平川的海床上看到突起的岩石，那里往往隐藏着生命。可是，走了约1公里，依然一片荒芜。他感觉自己来到了生命的绝境，一个从未被惊扰过的原始世界。

探险队里有几名科学家认为，40亿年前，生命可能就起源于这些黑暗的海沟，它们在板块运动产生的化学能量中缓慢生息，不因人类是否知晓而静静存在。对于未知世界，无论是寂静如斯的深海，还是浩渺遥远的太空，卡梅隆向来心怀敬畏和谦卑。面对眼前一望无际的黑暗，他觉得自己好像举着一根微弱的蜡烛，正悄悄撕开神秘世界的一角。他猜测，在刚刚收集到的样本中，也许就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微生物。此外，他还拍摄到两个可能含有生命痕迹的图像：一个是比孩子拳头还要小的一团胶状物；另一个是一条1.5米长的地面裂痕，也许那是某种穴居蠕虫的栖息地。在此前的深潜经历中，他从未看到类似的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卡梅隆发现有一对电池能量即将耗尽，指南针开始频出故障，声呐则完全消失，右舷的3个推力器彻底失灵，潜艇向一侧倾斜。他看了看时间，自己在这个地球最寂静的角落只待了3小时，远低于预定的5小时。虽然心有不甘，可是一切指标告诉他，必须立即返航。

向地面发出返航信号后，他启动释重系统，将两枚500多磅的重物卸入海底，潜艇以每小时6海里的速度上升，这是潜艇的设计极限。看着屏幕上显示深度的数字迅速减小，他想象着潜艇承受的巨大压强如同松懈的蟒蛇般退去，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一个半小时后，他将重返水面，迎接他的是阳光、空气，还有苏茜甜蜜的拥吻。

（吴　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8期）

官衣

◉韩　羽

幼时喜粉墨登场，跑跑龙套，与戏班中人混得烂熟，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哥二哥麻子哥。

刚刚还在嘻嘻哈哈，可一穿上官衣，你猜怎么着？脸绷紧了，腰板硬了，撇腔拿调，直想训人，大摇大摆，架子十足，一句话：凛然不可侵犯。

一脱下官衣，你再猜猜怎么样？嘿！又大哥二哥麻子哥了。

真怪，官衣简直是魔衣，一穿上它，人全变了。这现象很有趣，很逗乐，但也发人深省。

（李　敏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漫画书系·韩羽卷》）



像狐狸一样聪明

◉〔奥地利〕多丽丝·奈斯比特 ◎刘坤喆 译



多年前，我在一家出版社兼职。当时只需工作半天，我却没像其他人那样中午就回家。

老板问了我很多次，是否愿转成全职，但我还没准备好。最终，当我觉得自己可以全职工作时，我便和他谈了，我想这次他不得不同意我提出的薪水要求。

他说出一个薪水数，我说“好”。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想，其实我应该说“不”。可现在怎么办？刚答应又马上反悔，老板会怎么想？可如果我现在不挽回，以后就更没有重新谈判的机会。于是，我还是走进老板的办公室。

“我意识到我同意了您给的薪水数额，”我说，“但实际上我对它并不满意，想和您重新谈谈。”

“那么，你觉得该是多少？”他问。我说了自己认为的合理工资，然后他同意了！就这样，我虽然犯了个错，但很快纠正了过来。

那么，我犯了什么错？和老板展开第一次谈话前，我并没为自己设定足够清晰的目标。如果我提前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于是，我得到了教训：要设定目标。

目标，其实不必宏大。我们可能并没意识到，在人生路上，我们也在一直设定着这样那样的目标：按时起床，按时锻炼，不吸烟……

但生活中的很多事，并不在于你设定目标时有多坚定，而在于你实现目标时有多聪明灵活。特别是在你为目标努力、意外情况突然闯进来时，你就需要像只狐狸一样，聪慧而随机应变。

这里有一个将原本似已无解的危机转化成机会的真实故事。1912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成千上万的竞选传单被印制出来。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很多无缘见他本人的人便通过阅读传单来选择是否支持他。当然，传单上有罗斯福的照片。但糟糕的是，印传单时没人注意到，照片下方有一个尺寸很小的名字——乔治·莫菲特，照片的摄影师和版权所有人。

按照美国法律，莫菲特才是有权决定是否使用这张照片的人，可罗斯福的竞选管理人忘了征得他的同意。现在，事情有点难办了：或者烧掉已印好的数量众多的传单（这可能会导致输掉大选）；或者花更多的钱重印，换上另一张照片，但因前一版传单而被莫菲特起诉侵权；又或者去找莫菲特，征得他迟到的同意。到底该怎么办？

最后，罗斯福竞选团队的主管乔治·珀金斯，同时也是J.P.摩根银行的合伙人，挽回了局面。他给莫菲特发了封电报，告诉他“罗斯福的竞选团队打算在其成千上万的传单上，放一张莫菲特拍的罗斯福照片，这无疑是为莫菲特的摄影工作室作了一次大广告”，并问莫菲特“愿为此出多少广告费”。

莫菲特回复，他愿付250美元。罗斯福的竞选主管当然同意了。

就这样，一个原本无比棘手、可能牵扯到法律和经济事务的难题，被巧妙地化解了。这其中，无非是多了点狐狸般的聪明狡黠——从多个不同角度去想办法。

（墨　白摘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3日，喻　梁图）

礼物

◉丁一珊

他推着那辆崭新的“安琪儿”慢慢走着，想起女儿看到这辆自行车时将有的雀跃欢呼，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他知道一辆自行车对女儿的意义。

女儿很不幸，他总是这么认为，在她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却失去了母亲。当时，他就暗暗发誓，今后，他会将此生所有的爱都交给自己的女儿，女儿就是他的唯一，是他所有的财富，他定会让女儿享受到别人能享受的全部的爱。

但是他只是一家小工厂的工人，每月那点可怜的收入，除去父女俩的生活费用所剩无几。别的孩子一年四季总有新衣服穿，女儿却一年到头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了的校服；别的孩子可将大把大把的钱扔进电子游戏室，而女儿仅有的娱乐就是帮那个几年前花一块五毛钱买的洋娃娃梳梳头；别的孩子都是每天坐在饭桌前等着开饭，女儿却差不多负担了所有的家务……这一切，使他对女儿产生了深深的内疚感，女儿弱小的双肩本不该承受这一切啊！

“没妈的孩子真可怜。”一听到邻里这样的议论，他的心就像被针扎着一样疼。

“爸爸对不起你。”他曾对女儿这样说。

“不，爸爸，别人有的我都不稀罕，我有的别人却永远无法得到，我得到了天下最好的爸爸的爱。”女儿是这样回答他的。那一夜，他落泪了。

是的，他太对不起女儿了，他曾发过誓要让她成为最幸福的人，可事实上，他连孩子应该享受的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保障！

“总有一天我会证明，有新衣服穿并没什么了不起！”女儿说到了，也做到了。每一次的考试，每一次的学科竞赛，女儿总是第一。他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骄傲。他不知道别的家长是怎样来表达自己的自豪感，是怎样来庆祝的，他能做的，就是让女儿吃上一顿她爱吃的菜。

女儿快十五岁了，一天，他说：“等你再拿一个第一，爸爸买辆自行车给你。”

女儿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了下来：“不，爸爸，我真的不需要。”

虽然女儿这样说，但他明白，一辆自行车对女儿的意义。

上小学时，别的孩子有车接送，他却只能每天牵着女儿的小手陪她走到学校。现在女儿上了中学，不用他送了，可他知道，学校离家更远了，别的孩子都骑自行车，可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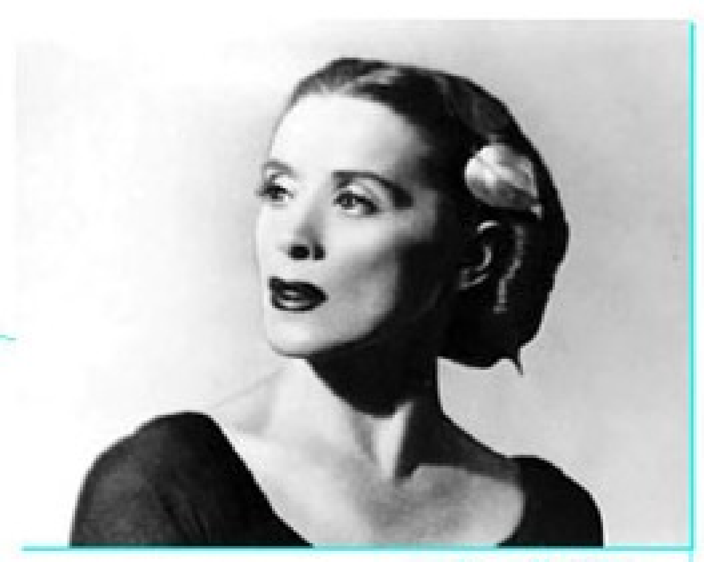
每当刮风下雨，女儿回来总是一身泥水，一脸疲惫，他见了不知道多心疼。也曾有个好心的同学用自行车带女儿回家，在路上却遇见了交警，同学被罚了十元钱，女儿从此便不再让同学载，她的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女儿那个年龄的孩子，总爱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况且，女儿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也曾每天给女儿五毛钱，让她乘公共汽车，女儿收下后，却在他生日那天送了他一双不很名贵却足以让他珍惜一辈子的皮鞋。女儿也知道，他太需要一双皮鞋了。女儿真的很乖，他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骄傲。

这次考试后，他发现女儿沉默了许多，考试成绩也迟迟没有告诉他，他隐隐猜出几分，却什么也没问。

他决定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在女儿生日那天实现自己的承诺。

今天，就是女儿十五岁的生日。一大早，女儿出乎意料地主

白脸瓷娃娃 ◉沈东子


玛莎·葛兰姆

1977年一个秋日的上午，19岁的麦当娜怀揣35美元和一个明星梦，从家乡密歇根飞到纽约。然而，想进好剧院谋个位置得有高人推荐。有人建议她找玛莎·葛兰姆碰碰运气。这玛莎是何许人？是美国现当代舞蹈界的师母级人物，曾在白宫先后为8任美国总统跳过舞。更厉害的是，她独创玛莎技法，强调女人跳舞要靠腹部的收缩调整舞步。不过老太太晚年变得很乖戾，常为小事大发雷霆。

小麦眼见求职无门，只好来玛莎·葛兰姆舞蹈学校从头学起。不过这个野心勃勃的姑娘，只是暂时向命运低下头，她知道要想征服全世界，首先得征服这个老玛莎。麦当娜一直想找机会跟玛莎见上一面，在她面前展示才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麦姑娘终日沉浸在练舞的辛劳中。一天中午她练到浑身大汗，忍不住想回去洗澡。就在她拉开大门刚探出头的一刹那，迎面撞上一位老太太。麦当娜在回忆录里写道："她就站在那，站在我的面前，定定地看着我，那形象似乎很高大，又似乎很远。"麦姑娘吓坏了，她长这么大还从未知道什么叫怕，可此刻她被这老妇人镇住了。

麦姑娘以为玛莎会将她痛骂一顿，甚至给她一耳光，如果真这样，她也欣然领受，因为学校有规定，练功时不许出课堂。老太太的头发一丝不乱，严谨地向后梳着，脸上打了很多粉，像一个白脸瓷娃娃。她若有所思地看着麦姑娘，看了一会儿，走开了。玛莎究竟怎样看待麦当娜呢？多年后接受专访时，玛莎说："她是个野丫头，别人藏心里的，她敢拿到台面上，这样做当然不讨巧，可是请你告诉我，世上有哪个艺术家是讨巧的？"

玛莎的知遇之恩让麦当娜铭记终生。往后20多年，麦当娜火辣性感的舞步红遍全球，无数粉丝朝她尖叫呐喊，但她一直没忘记那个古怪的老太太。一天，麦当娜获悉玛莎学校因银行催债濒临倒闭，老玛莎正为还债四处奔走，她二话没说，签了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让人给老校长送去。那时已年满94岁的玛莎拿着这张支票，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韩 玲**摘自《深圳商报》2013年6月3日）

动给他看了成绩，那是一个比以往任何一次考试都低许多的分数。

"没关系的，要相信自己。"他擦干女儿眼角的泪，对她说。

尽管女儿没得到第一，他仍旧去了商店，挑来挑去，那些时下流行的山地车价钱太贵了，他实在无法承担。最终，他选了一辆"安琪儿"，红色的——红色代表希望，女儿一定喜欢。

回到家，女儿已经将饭做好了。"来，看看爸爸给你买的生日礼物。"他拉着女儿的手说。

女儿诧异地跟着他出了家门，蓦地，女儿惊异了。

一滴，又一滴……他这才发现，女儿的泪正一滴一滴往下落。

"喜欢吗？"他问女儿。

半晌，女儿才抬起头说："爸爸，对不起。"

"傻孩子。都十五岁了，还尽说傻话。"他摸了摸女儿柔软的头发，又轻轻擦去女儿脸上的泪水。

"你长大了。"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才发现，女儿眼里竟又蓄满了泪水。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他焦急地问。

女儿慢慢抬起头，轻轻地说："其实，爸爸，这次我仍是第一。"

（**王文华**摘自九州出版社《守候雨季的大伞》一书，**李晓林**图）



书和CD带了吗

◉子 沫

友人嫁了个美国男人，她说选择婚姻时，理由很简单：那个男人喜欢阅读，喜欢音乐，并且乐在其中。我很少听到这样的结婚理由，但真的为好友喝彩，她的幸福很简洁，很聪明，有旋律感。这只是个引子。她说去美国度完蜜月返回时，婆婆去机场送他们，没有常见的叮嘱，诸如带什么吃的啊，难舍难分什么的，倒是婆婆问了先生一句：“路上要看的书、要听的CD都带了吗？”她听了，感到非常意外。这两种在很多中国人眼里的可有可无之物，在他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需品，要随身携带。在机场，我们看到的永远是拿着手机忙着接听电话、拿着iPad浏览各大网页信息的人，生怕漏过一个其实与自己无关的信息。她的先生看到这样的情景，常觉得不可思议：被一个电子小盒子控制了大脑，难怪会焦虑。

友人讲了一件事：她先生有个大家庭，待在一起时，大家常常争论一些无用的事。有一次，好像是听到一段音乐，他们就为是谁的作品讨论了半天。她乍一听，非常奇怪，这么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们居然可以郑重其事地花时间讨论和推测。更有趣的是，先生和家人准备去露营，居然为一个帐篷讨论半天，什么样的帐篷看星星会更直接，中午午睡时晒进阳光的角度会更好……露营的第二天清晨，先生游完泳后，捧着一本书坐在湖边看，她说，清晨的阳光那么柔和，看着他的背影，她居然莫名地感动，他们真的太会过简单的日子了。友人很感慨，说她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看到国外大街上行走的人表情那么安宁和友好，因为他们的内心很宁静。

她说第一次去先生父母家时，看到客厅里有一幅油画，非常有田园气息，她好奇地问：“这是谁的作品？”先生答：“是我奶奶的。”老太太业余画着玩的，没有章法，连小孩都会。再问桌上的十字绣是谁绣的，答曰：“我姥姥。”这也是绣着玩儿的。他们家里只陈列自家人的作品。比起他们来，中国的老人实际得多，哪会弄这些花时间却无用的东西？先生家里几乎人人会乐器，但学乐器远没中国小孩那么“苦大仇深”。她先生教书，但是很喜欢钢琴，常常在业余时间很享受地弹一首曲子放松，自得其乐；先生的弟弟不喜欢钢琴，却爱好贝司，就是喜欢弹，觉得过瘾，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周末家庭聚会时间，一家人弹弹唱唱，开心得很。他们学乐器不是拿来用的，只是拿来随便玩玩。随便玩玩，才会乐在其中。友人说：“先生在业余时间看书、听音乐、弹钢琴，他很重视自己的





大数据让人无法遗忘

有一位名叫史黛西的25岁单身母亲，在即将入职成为一名教师的时候，突然被学校告知："你不能来了，你的行为与一名教师不相符。"

史黛西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校方指的是网上的一张照片：她头戴一顶海盗帽子，正在喝一杯饮料。这张照片来自史黛西个人空间的主页，并被她取名为"喝醉的海盗"——很显然，这是一张朋友之间常见的搞怪照片。但校方发现照片后，认为学生可能会因看到教师喝酒的照片而受到不良影响。

把照片删了不就行了？但史黛西绝望地发现，她的照片已经被搜索引擎编录了，互联网永远记住了史黛西想要忘记也可能已经忘记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说，你在社交网络上传照片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后果，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何况史黛西还为照片加了一个煽动性的标题。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删除》中，还讲了另一个故事。

一位60多岁的加拿大心理学家费尔玛德，打算穿过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去接一个朋友——这件事他已经做过上百次。但这一次，边境卫兵突发奇想，"搜索"了一下他。结果卫兵找到了费尔玛德5年前发表在一个小众杂志上的文章，文中他提到自己在30多年前曾经服用过致幻剂LSD。因此，费尔玛德不仅被扣留了4个小时，不允许入境，还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服用过致幻剂，所以再也不被允许进入美国境内。

和史黛西不一样，费尔玛德并不是互联网用户，也没有社交网络账号，但他在一本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能在互联网上被轻易找到。

2007年，谷歌向公众承认，他们一直储存着每位用户曾经键入的每次搜索请求，以及每位用户随后点击访问的每一条搜索结果。看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大数据时代》一书多次描述了疫情蔓延时，谷歌利用这些数据判断出了疫情严重的地区——搜索疫情关键词的人数暴增的地区，并优先进行了救护。这就是大数据带给人们的便利。

实际上，大数据也有其可怕的一面，比如，谷歌记住了你希望忘掉的一切：幽会时订过的汽车旅馆、得过抑郁症、曾经写过的小说。在《删除》一书里，史黛西和费尔玛德并非个例，受到大数据"迫害"的还有无数人，有无法让互联网忘记十多年前细微证据的知名大律师，也有由于在社交网络上抱怨工作无聊而从此失业的英国小姑娘。

（**卡　特**摘自《壹读》2013年第10期，**123RF**供图）

家庭生活。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在做这些无用的事，所以很少见到他不开心。"

还有一件小事，我们时常忽略，觉得无所谓，他们却非常看重：先生与她回老家过春节，跟父母一起吃饭，她妈妈突然被水呛了一下，开始咳嗽，没想到，先生马上起身，去轻拍她妈妈的肩膀，让她一下子张大了嘴巴。先生这个很自然的动作，让她妈妈也很意外，但非常感动。谁会注意到这么小的事？更让人惊诧的场景又一次出现在他们大家族的聚餐上：她舅舅也是因为说话呛了一下，没想到，她先生同样起身去拍，这一次，让在座的七大姑八大姨同样惊诧不已，这些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忽视的，却是她先生习以为常的，所以动作非常自然。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她先生会逐个问每个人想喝什么，茶、咖啡，还是别的？他关注每个人的口味。一杯茶在我们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先生却觉得是必需的。他说，一定要让大家享受每一个饮茶时间，喝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心灵宁静和被关注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只是我们以为不需要，便过滤掉了。

（**安　琪**摘自《深圳青年》2013年第7期，**王　青**图）



读书耻辱游戏

◉马伯庸

编剧史航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游戏，最早是从美国传来的，这个游戏叫做“读书之耻”。玩法很简单：在朋友聚会的时候，轮流坦承一本自己本该看过实际上却从未读过的经典名著。你说没看过莎翁，我比你还惨，我连《圣经》都没读过；我说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我没听完过，别紧张，他西装革履，一副学富五车的模样，连《独立宣言》都背不全。

大家轮流坦白，高潮迭起，往往能有各种惊人的发现，使得人们拍着大腿指着对方大笑：“平时看你浓眉大眼，原来也是这副德性啊。”所有人坦白完一轮，彼此相视一笑，气氛无比融洽。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心理游戏。在正常的社交活动里，一个博览群书的人总是更容易得到大家的尊敬，而读书少则是一个负面属性。如何判断这一点，每个人心目中都隐藏着一份书单，不一定都读过，但一定不能承认这一点。没人愿意被当面说“哎呀，你怎么连这本书都没看过”。于是，为了不暴露自己读书少，大家会很辛苦地装腔作势，在听到别人提到某某书时点点头：“嗯，这书不错。”其实压根没看过。日积月累，习惯成了自然，压力悄然堆积。

而这个游戏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家都自曝其丑其短。要知道，一件丑事，一个人做了是丑事，所有人都做了，那就不怎么丢人了。这个游戏的原理，在于迎合了参与者的从众心理，而且让他们的耻辱与在场的每一个人分担。大家轮流对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进行挑战，等于每个人都卸下自己的面具，压力自然就随之释放。

这个游戏在中国玩，比在美国玩更加有趣。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读书传统，读书已经被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一种传统。中国有太多“不应该没读过的”名著，小时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总得背一遍吧？稍大一点，《唐诗三百首》起码得背个三分之一出来；再大些，《论语》《老子》得通读一回吧？还有两司马、三曹、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诸子百家，都要略有涉猎不是？更别说什么儒家经典、道家仙籍、佛家经卷……在书店里放眼一扫，随便就能发现诸如“你不得不读的中华经典100本”“中国人必读的10本世界名著”之类的系列丛书。读者还都吃这一套，一箱一箱地往家里扛，一脸焦虑，仿佛少看了一本，就会被社会淘汰了似的。

在这种“必读”高压之下，玩起读书之耻来，挑战禁忌的快感格外强烈，释放出来的压力也就特别大。我在不同的朋友圈子里实验了几次，效果特别好。一开始，大家还有点扭捏，只好我来起了个头。我会很诚实地告诉他们，我很少看俄国作家的作品，不是人家写得不好，而是对不上眼。《安娜·卡列尼娜》我就没看过，《复活》只翻过封皮，《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是看了个书名就扔下了。中国的经典里，我没通读过《诗经》，因为好多字不认识；没研究过楚辞，因为好多字不认识；没朗诵过汉赋，因为好多字不认识；就连《唐诗三百首》我能背下来的都不算多，写东西要用的时候，还得靠百度和谷歌去查。

我这个头儿一开，其他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争先恐后深挖自己







无聊是世间最容易的事情

◎玄　圭编译

2013年4月1日愚人节，白宫公关与战略事务负责人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总统将在下午发表讲话，请大家密切关注白宫的官方微博。当天下午，众多网民点击进入白宫官方发布的视频链接。

熟悉的白宫新闻简报室展现在面前。当大家热切期待奥巴马出现时，一个小男孩突然从桌底钻出来，煞有介事地演讲："看样子你们一定在等待其他人，我还是要祝大家愚人节快乐！我是小总统，希望所有人有愉快的一天，给全世界一个跳舞的理由人人有责。"随后，他摆出前总统尼克松的惯有姿势"V"说："我入主白宫了，我在这里，和平万岁！"说完，他缩回桌底，如小地鼠般逃遁而去。

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孩名叫罗比·诺瓦克，来自田纳西州，刚刚9岁。

2013年2月21日，白宫通过互联网，接受全国儿童参加白宫一年一度的愚人节滚彩蛋活动的申请，以在线抽奖的方式选择参加者，9岁的罗比从数十万名儿童中脱颖而出。

这位自命不凡的小总统，在2012年10月拍摄了一段演讲视频，他说："世界需要你停止无聊，因为，无聊是世间最容易的事情。"在视频里，他西装革履，系着鲜红领带，他唱歌、跳舞、讲笑话，引经据典，用一个9岁孩子的表情去诠释儿童的定义，其间充满对成年人的谴责。

在视频中，罗比引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一本正经地说："如果眼前有两条路，我想选择那条通往非凡的路。"

许多名人通过网络分享了这段视频，包括演员尼克·卡农、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长科里·布克，当然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

如果你以为罗比的生活无忧无虑，那你就错了。罗比患有严重的软骨综合征，出生后便被父母遗弃。3岁时他做了手部和脚部手术，虽然他看起来健康灵动，但他全身时常会酸痛不已。自小就在福利院长大的他，坚忍乐观。每当有人问他"你是否会憎恨遗弃你的父母"时，罗比都会笑着回答："我想此刻，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了'总统'，他们一定会后悔不已。当然，如果某天在街上偶遇，我想我会对他们说，不要自责了，我并不恨你们。"顿了顿，这个男孩正色道："也许你生下来就被抛弃，也许你突然成了亿万富翁，但这并不重要。是的，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心有什么样的力量。"

（**杨　译**摘自《女报·时尚》2013年第7期，**李　晨**图）

的思想根源。到了后来，刹都刹不住。这些家伙与其说是在坦白，毋宁说是在发泄，仿佛要把平时被那些"必读书籍"憋进胸腔里的鸟气，一次宣泄个够。

标榜自己读过什么书，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偶尔试着坦承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也未必是坏事，可以有效缓解焦虑，拉近朋友之间的关系。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李小龙先生的一句经典台词来为这游戏做个注脚："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刘　岩**摘自《看天下》2013年第14期，**邝　飚**图）



爸爸，我们还能做什么

◉张　斌

这是一位肿瘤患者家属的真实感受，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尊重一位病人不做化疗的决定，社会又应该如何真切地让每一位成员都能更有尊严地活到最后。

为什么是爸爸

2013年4月15日，周一早晨，初诊怀疑爸爸得了肝肿瘤。一圈电话打下来，决定到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再确认。辗转找到陈医生，约了下午4点去见他。

转机没有出现。一项项检查结果出来，都是最坏的，胃癌晚期，肝转移，淋巴转移，肿瘤细胞恶性程度是现有分类级别中最高的一种。为什么是亲爱的爸爸？我躲在厕所里哭。

晚上无法入睡，想起小时候的许多场景：我坐在三轮车上，大热天，家里的母猪下了小猪，我和爸爸一起去卖；家里收的稻谷要送去脱壳，爸爸划着船，我坐在船舷边，看到河里有蛇游过，大声尖叫；妈妈生病住院，爸爸骑一辆自行车载着我们去看她，后面坐着姐姐，前面坐着我，我们喊着口号，为爸爸上坡加油……往人心深处看，多少爱，影影绰绰。

应该告诉他真相吗

要不要将病情如实告诉爸爸？

妈妈反对："怎么说？爸爸，你没治了，没希望了。你这是恐吓他，我坚决反对，不允许。"姐姐反对："为什么大多数癌症病人的家属选择不说实情？因为不说破，还有希望。没有希望，你让爸爸一天天怎么过？"姑姑也反对："这样太残酷了，就让他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吧，病情重了，他自己就猜到了。"

我觉得自己陷入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大网中。我痛恨人们将"糊里糊涂""不能承受打击"这样的话用在我的爸爸身上，我无法接受人们以可怜、惋惜的目光看我的爸爸，我近乎歇斯底里地认为，亲人们远远低估了我的爸爸。但没有亲人们的支持，特别是没有妈妈的同意，我不敢也不应该擅作主张。

气氛开始变得暧昧和躲闪起来。饭桌上，所有人都担心爸爸说话，怕他问病情，怕他说绝望的话；和爸爸独处变成一件让人尴尬的事，到底是装作无事发生，还是语焉不详试图安慰。爸爸更加沉默，欲言又止。

我也征求周围人的意见。朋友、同事、医生，那些和爸爸没有直接接触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应该说，他的病情他应该知道。我有些恶毒地想，如果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还会这样选择吗？

突然有一天，好像一个神秘的转换器转动，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在一次饭后的谈话中，被调到了同一个频道。我们详详细细地向爸爸解释他的病情，只有事实，没有情绪。我们很悲伤，但气氛豁然开朗。

隐瞒，无法产生真正的安慰。

不化疗就是放弃吗

走了几家医院，见过不少医生，所有的医生都判定无手术机会。但很多医生，在一个不超过5分钟的门诊诊疗过程中，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应该按照治疗规范，接受化疗。"如果不化疗

美食凝聚力

◉流　沙

在谷歌公司，几乎年年当选明星员工的人不是创始人谢尔盖，也不是技术工程师，而是一位名叫艾尔斯的普通员工。艾尔斯不会编程，也不懂经营，他只是谷歌公司食堂里的一位厨师，是谷歌公司创立初期用高薪聘请来为员工做可口的免费午餐的。谢尔盖向艾尔斯承诺，如果做得好可以得到公司的股份。艾尔斯竭尽所能为大家烹饪美食。后来，谷歌公司做了一项调查，请员工们列出谷歌让人留恋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不是高收入也不是光明的职业前景，而是艾尔斯的美食。

现在外界对谷歌公司的印象里，依旧有谷歌放满美食的吧台。这恐怕是许多深谙商道的人意想不到的。

美食是具有凝聚力的，它是一种美妙的“经营手段”。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也没有听说有哪家单位认真对待员工的“工作餐”，大都是从外面叫一些盒饭，今天加排骨明天加鸡腿，就算很OK了。

谷歌把工作餐作为一种“文化”来经营，让它成为员工们心中最大的念想。

所以这世界上多的是平庸的公司，少的是像谷歌这样有个性的公司。

（丁　丁摘自《年轻人》2013年第5期）

呢？”“不化疗，那就是等死，就是放弃。”三甲医院的医生们，有的面无表情，有的将我踢皮球一样打发给其他科室，最好的，露出遗憾的苦笑，同情地看着我说再见。

更不能释怀的是，在看到新闻报道后，我慕名前往一家三甲专科医院去见他们的科室主任。据报道，其科室是国内首个以无法手术甚至无法化疗的癌症病人为诊治对象的科室，为病人提供改善生活质量、最后有尊严死去的医疗手段。及至见到他，医生的倨傲、冷漠刺痛了我。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不少医生真正感兴趣的是肿瘤细胞，而非人。他们对如何杀死癌细胞有斗志，但对得了癌症的人如何有尊严、有质量地生存，缺乏兴趣。

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妈妈、姐姐和我，这三个爸爸的直系亲属，意见很统一，我们不希望让爸爸化疗，受收益不大的苦。做决定干脆，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却备受煎熬。一些医生知道我们不化疗的决定后，所用言辞的粗鲁，让我不忍重复；亲友的疑惑和询问，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尽力的女儿；病中时光如果不用寻医问药来填满，那该用什么来充实呢？

除了化疗，我们还能做点什么？我们去看了中医。医生明确说，中药配合化疗，有用，但单吃中药，无法抑制肿瘤，纯粹就是安慰。“灵芝、虫草可以吃吗，有帮助吗？”医生面带同情地说：“随便，实在想吃就吃，没什么用的，我们不推荐。”

不化疗，好像我们无所事事，任由爸爸离去。不做什么，顺其自然，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

必须做点什么。我提议：“爸爸，我们出游一次吧。”“蛮好的，去哪里？”“香港或三亚，你选吧。”“去三亚不错。”要避开大客流，爸爸又希望一大家子人都去，于是上班的请假，上学的请假，老老小小11人，住在美丽的亚龙湾海滩边。

在从三亚回来的路上，爸爸对我们说：“如果有机会，北京是要去一次的。”

好的，爸爸，我们明天就出发。

（袁　江摘自《解放日报》2013年6月4日，李小光图）

明白怜悯

◉〔美〕詹姆斯·道森
◎何国强　译

拿破仑的军队里曾有一个年轻人犯了该判死刑的过错。行刑前一天，年轻人的母亲去见拿破仑，祈求他的怜悯。

“妇人，你儿子的过失不值得怜悯。”拿破仑回答。

“我明白，”她哀伤地回答道，“他若是配得，就不算是怜悯了。”

（史东彬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心灵故事》一书）



钞票的“牌照管家”

◉卫宏泽

冠字号码

“冠字”，是印在纸币上用来标记印刷批次的两个或三个英文字母，由印钞厂按一定规律编排和印刷；“号码”，则是印在冠字后面的阿拉伯数字，用来标明每张钞票在同冠字批次中的排列顺序。

在一般人眼中，钞票看起来都一样，除了左下角的一长串字母数字（冠字号码）不同，没什么特殊的。但老百姓纳闷儿，那些冠字号码以HD90、AZ88开头的假钞，都是从哪里来的。

对此，银行也很头疼。我们手中的钱都是取自银行，最终又存入银行，这就是所谓的银行现金交易，它是社会流通钞票的最初来源，也是钞票的最终归宿。对于存取款，银行最大的困境是：虽然客户的身份是可以确定的，但钞票的“身份”是难以确定的。银行不知道一笔现金交易中使用了哪些钞票，也不知道这些钞票曾经被谁使用过，去过哪些地方。不知道这些，银行就很难在一些金额巨大的现金交易中发现隐藏着的假币、洗钱等风险。

因此，要管好钱，摸清钞票的来龙去脉，就得给钞票“牌照”。其实，钞票“天生”是不同的，不同就在于每张钞票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冠字号码。“牌照管理”就是对冠字号码实现管理，即对冠字号码进行记录、存储、分析，改变钞票“不记名”的特性。冠字号码记录信息的保存期限由使用者确定，这使我们可以像通过牌照对汽车进行管理一样，通过冠字号码对现金交易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

“牌照管理”的四大作用

作用1：银行是否付出假钞有证可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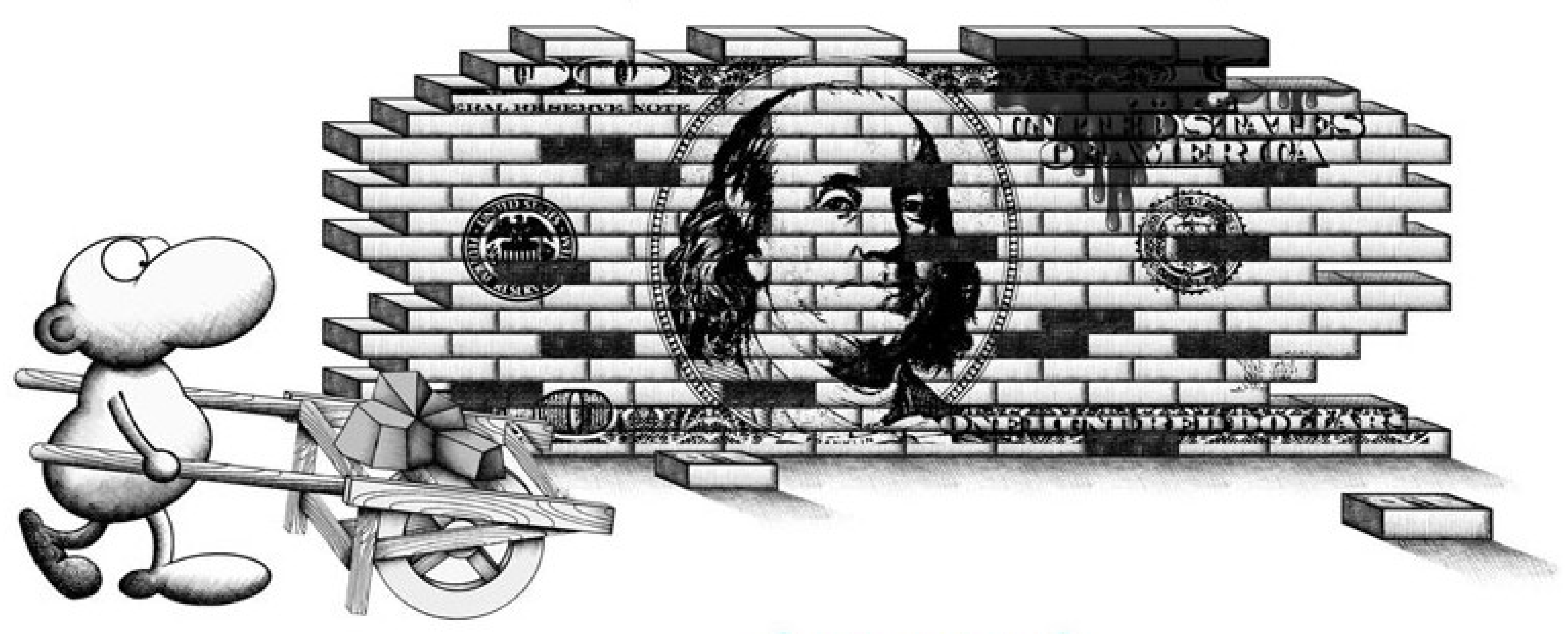
我们常听说有人从银行取出假钞，但双方各执一词，是非难以确定。通过冠字号码记录，这种纠纷的解决将增加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客户的取款凭条上记载了在某一时间，银行通过某一渠道付出的钞票的冠字号码。如果客户投诉的假钞的冠字号码出现在银行的记录中，银行就应承担相应责任。

作用2：破损钞票不再次进入流通

从银行取到破损的钞票也是偶然会发生的事情。按照规定，商业银行应进行挑剔残损钞票的清分操作后，才能将钞票对外付出，以防止残损钞票因不便流通而损害客户利益，大面额的钞票还必须经过清分机的清分。但一些银行为了省事而违反规定，不对钞票进行清分就直接付出，使本应该被回收销毁的残损钞票又流通到市场上。以前，这种违规行为不易被认定。通过冠字号码记录，可以了解银行支付的每一张钞票是否经过了清分。

作用3：寻找洗钱、行贿、偷漏税的线索

实行冠字号码管理后，钞票的身份与客户的身份关联起来，可以掌握存入银行的钞票的来源和银行付出的钞票的去向。如果发现客户甲存入的钞票的冠字号码与客户乙之前取走的钞票的冠



营销与人性

◉刘克亚

亥尔波特讨厌做重复的事情，他喜欢创新，喜欢挑战别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奔驰车的卖场，他看好其中的一款，非常喜欢，然后指着那辆车“诡异”地冲我说：“克亚，你看到了吗？那辆奔驰车售价7万美金，但我准备用5万美金开回去。”

我有些吃惊，觉得他简直是异想天开，因为奔驰车是不打折的。我摇摇头，说：“这不可能。”他嘿嘿一笑，笃定地说：“你看吧，他们会在一个月内让我把车开回去。”

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奔驰卖场的老板，言辞诚恳地说：“我这几天围着您的车转了好几圈，这款车实在是太棒了。我也看了标价是7万美金，说真的，您应该卖到9万美金甚至更高，因为我非常渴望拥有它。但现在我的银行账户只有5万美金，我把5万美金的支票放在信封里，我不奢求您一定要卖，但如果万一有一天您想卖给我时，就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去开车。如果实在不行，请您务必在3个月内把支票退还给我。”

结果，支票寄出去不到一个月，卖场的老板就打电话过来让他去开车。

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亥尔波特揭示了谜底：

首先，直接去跟车行讨价还价是很困难的，一般老板也不会轻易答应，但人性决定了一般人都不会轻易拒绝现金，尤其是到手的大笔现金。如果你让一个人把到手的现金再掏出来还给你，对他来说这是很困难的决定，他也不情愿做。



其次，奔驰车再好卖，也不一定每个星期都能卖出去，万一一周业绩不好，而又需要给员工发薪水，那么这5万美金对车行老板就是个不小的诱惑。

再次，每个月的月底，奔驰公司可能会给代理商做一个评定。比如这个月你的业绩量可能会决定你下个月的销售利润。如果刚好差那么一辆车的业绩，那对车行就会有很大的返点差别。比如这个月卖了9辆返点10%，卖10辆就返点20%，这样对于车行老板来说，这辆车这时卖7万还是卖5万已经不是最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能多卖出一辆车，得到最好的返点率。

亥尔波特证明了一点：只要你参透了人性，你的营销就会变得很轻松。这个道理让我终身受益。

（**卢　梦**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赚钱就这么简单》一书）

字号码相同或相同率很高，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存在资金关联。这将大大增加利用大额现金交易进行洗钱、行贿、偷漏税等违法活动的难度，也可以为发现地下钱庄、现金走私等提供线索。

作用4：假钞、被盗钞票，露头就能抓

问题钞票是指，与已知假钞冠字号码相同或相近的钞票，或经执法机关认定，与各种犯罪活动有关的钞票，比如确知被盗窃、抢劫、贪污的钞票。当第一种问题钞票出现时，冠字号码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提示使用者予以特别关注，以防误收假钞。第二种问题钞票出现时，即如果有人从银行取钱后遭遇抢劫，可以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提供从银行取出的钞票的冠字号码，一旦这些冠字号码再次出现，公安机关就能够掌握线索，顺藤摸瓜抓获犯罪嫌疑人。

除了银行，现金交易量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应该纳入冠字号码管理的范围，以防目的不正当的现金交易利用这些渠道，绕开管理。还应对出入境钞票的冠字号码进行记录，以防止利用境外交易绕开冠字号码管理。还可考虑将现金交易量大的企业纳入冠字号码管理的范围。

编者注：2011年，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工作在江苏南京试点；2012年，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工作在广东全省试点；2013年，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工作将在全国范围铺开。

（**朱　雨**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21期，**辛　刚**图）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俄罗斯〕瓦列里·奥西波夫 ◎李冬梅 译



两年前的一个秋天，一支地质勘探队在一场暴雨中失踪了。人们找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结果。第二年春天，当地的雅库特人找到了其中一位队员的遗体，就是队长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萨宾宁。雅库特人在萨宾宁的怀里发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面有一张他们找到的金刚石矿的地图和一封他写给妻子的信。

〖 1 〗

亲爱的维拉，我们现在相距是如此遥远！现在，你在遥远的莫斯科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我和其他地质队员们正在飞往辽阔的北国，此时此刻，我非常想为你做点什么，让你感到快乐和幸福，于是我动手给你写了这封信。

原创

等我回去后，我将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你。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坐在你身旁，默默地看着你的脸，看着你的头发，看着你的手。你读完这封信，就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就不必提我的事了。我们只谈你，谈你这段时间的生活。

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支勘探队的队员了。我们一共4个人。先给你说说谢尔盖吧，他是当地人。我们几个人中他年龄最大，也最有经验。他个子不高，神情平静，不苟言笑。谢尔盖什么都会，我们没有他简直就像没有手和脚一样。

另外两名队员是格尔曼和塔妮娅，他们都还年轻。

现在已经很晚了，该休息了，明天还要早起。晚安。

我们在一条小溪边开始了勘探工作。格尔曼建议把这条小溪叫“萨宾宁小溪”，我觉得还是叫“维拉小溪”好。因为“维拉”是“信心”的意思，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了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队员们没有反对，都同意了。当然了，他们也知道“维拉”是你的名字。

维拉，告诉你一件好事！昨天谢尔盖找到了一块金刚石。对，一块真正的金刚石！我现在没时间写信了。我们现在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维拉，我们胜利了！

昨天我和塔妮娅一起去勘探，一下子就发现了很多金刚石。

格尔曼说，他感到这辈子真没白活，因为他参与了一个有益于全人类的重大发现。

塔妮娅听完后大笑起来，塔妮娅和格尔曼不管怎么说都还是孩子，他们俩的年龄加在一起还不到50岁。

就这样，金刚石矿终于找到了。

维拉，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生

中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在这片杳无人烟的雅库特原始森林里，我寻找着自己的幸福，我的这份幸福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因为我的这份幸福充满了艰辛。

除了工作，我生命中的另一大幸福就是你。因为我知道，走遍千山万水，我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回到我们的家。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向你靠近，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回家了，回家了，就要回家了！

〖 2 〗

你好，维拉！很长时间没给你写信了，因为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那天晚上，我们在“维拉小溪”岸边支好帐篷，吃过晚饭，就躺下睡觉了。那天的天气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太累了，就没有把食品和电台从船上搬到帐篷里来。当然，这是我们的错，首先是我这个队长的错。大家都睡着了，谁也没有听见外面下起了暴雨。

第一个醒来的是谢尔盖，当时是早上6点。谢尔盖叫醒了我们，但我们已经无法走出帐篷了。

“我们的船！”突然，谢尔盖大叫了一声。我们朝岸边望去，岸边已经空了，我们的那几条小船都不见了。原来停船的地方已经被涌上岸的河水淹没了。这条小溪已经变成一条湍急的大河，河上漂浮着一棵棵被河水冲倒的大树。

我们立刻沿着岸边向下游跑了过去，心里尚存一丝侥幸：也许我们能找到船呢。

果然，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我们的一只小船卡在了几棵树之间。那只小船上有食品和电台，这可是唯一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东西。

谢尔盖手扶着树一步一步朝小船靠了过去，但就在这时，不幸发生了：谢尔盖在水里摔倒了。我们立即跳进了水里，但谢尔盖已经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我们被困在了雅库特原始森林深处，没有向导，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也没有了电台，所有的东西都被大水冲走了。

这场大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收好帐篷、睡袋，装上衣服、罐头，拿起枪就上路了。

你好，维拉！我们还在原始森林里赶路。我们正在朝南走。我想，在第一次寒流来临之前，我们应该能走出这片森林。

我们很冷，饥肠辘辘，而且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今天又出事了。格尔曼摔倒了，可能是腿骨折了。我们给他做了根拐杖，但他走起路来还是很吃力。

格尔曼烧得很厉害。他让我把金刚石矿的地图拿给他看。我给了他，他仔细地看了很久，然后才还给我。我们默默地坐在篝火旁，心情沉重极了。

我想明天我们可能无法继续赶路了。

格尔曼的伤口大概是感染了，于是我让塔妮娅背着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大约有30公斤，我背着格尔曼。

现在我和塔妮娅准备到树林里去打猎。格尔曼跟我要了一张纸。

昨天夜里发生的事让我实在无法下笔。连我这个40岁的人也忍不住哭了。

昨天夜里，格尔曼走了，可我们正在熟睡。早上，当我们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帐篷里留下了一张字条：

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我必须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我一个人牺牲了总比我们三个人都牺牲了要好。我的睡袋里还有一听罐头，别忘了拿。我走了，别找我。请多关照塔妮娅。

我们找了格尔曼两天，但一无所获。第三天我们开始继续赶路。塔妮娅一直默不作声。格尔曼的离去让她痛苦万分。今天塔妮娅走了7000多步就晕倒了。

我点了一堆篝火，给她喝了点茶，吃了点东西，让她睡下了。维拉，现在我正坐在篝火旁给你写信。冬天好像真的到了，今天太冷了。

今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雪，我们没有出帐篷，一直躺在睡袋里。塔妮娅让我给她讲讲你的故事，讲讲你的头发什么颜色，眼睛什么样，心地是不是善良。塔妮娅还让我给她讲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谁先表白的……我给她讲的时候，她边听边哭。

后来，她突然紧张不安地问我，那张金刚石矿的地图是否还在。我把地图拿出来给她看了看，她这才放下心来。

塔妮娅睡着了，我要到树林里去打猎。

维拉，我的维拉，我实在无法写下去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昨天我去林子里打猎去了很久，回来时发现塔妮娅不见了。这是她留下的字条：

亲爱的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我走了。我早该这么做。大家都在等待我们那张金刚石矿的地图，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活

何苦一肚子气

◉魏悌香

某人和太太吵完架后余怒难消，于是出外散心，等到黄昏时分才回到家，这时早已饥肠辘辘了。当他到了家门口，才发现妻子也出去了，而且大门紧锁。他没有带钥匙，只得气呼呼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着妻子回来，准备好好算账。

邻居见状有些不忍，遂上前说道："先到我家吃晚饭吧，你太太又不知何时回来。""不，谢了，"他以坚定的口吻说，"如果吃饱喝足，等我老婆回来时，我这口气就消下去了。"

真傻。肚子可不是用来装愤怒的，也不是用来装苦毒的。《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既然难免会有怒气，何不给自己定一个生气的规则？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生气最容易伤身伤心，是天底下最划不来的事。



情、理、法在婚姻中，最好用的就是情。有时候我们在法上、在理上都站得住脚，以至可以振振有词，据理力争，然而往往于事无补，甚至破坏了彼此的关系。试试看，不用法、少用理、多用情，这是婚姻和谐的保证，也是百年好合的基础。

（刘　丹摘自《讲义》2013年第4期）

下来，这个人就是您，因为您的体力最好。如果不是因为我和格尔曼，您早就走出这片原始森林了。我的睡袋里还有一听罐头，您别忘了带走。永别了。

亲爱的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您一定要回到她身边去，您是那么爱她！我和格尔曼也早就相爱了。但我们一直把这份爱恋深埋在心底，以免影响我们的工作。我多么想和格尔曼结婚，和他永远在一起啊！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在，我们的幸福已经远去。但我希望您能幸福！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请替我给我妈妈写一封信。

我找了塔妮娅整整一天，但没找到。维拉，现在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一个人了，我必须活下来，把地图带回去。

〖 3 〗

维拉，我离你越来越近了。今天我走了53000步。我一定能走出这片森林。这是我的使命。

维拉，今天我一整天都在思索我这一生。我算得上成功吗？也许应该算得上吧。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业。至于我的肉体是否还会存在，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终于为俄罗斯找到了金刚石。

是啊，金刚石，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格尔曼、塔妮娅，还有谢尔盖，他们是为了让我能够走出去而牺牲的，是为了这张地图能够送到人们手中而牺牲的。我一定要走出去，为了他们，为了这三个为我献出生命的人，我没有理由放弃。

我经常躺在雪地上昏睡过去。

我梦见了很多城市，都是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建起来的新城。这一座座新城里矗立着一排排雪白的房子，一条条街道上孩子们在追逐嬉戏，情侣们在悠闲地散步。

我最后一次检查了一遍地图。这张宝贵的地图还在我的怀里。永别了，维拉。一定要找到塔妮娅妈妈的地址，给她写一封信，也给格尔曼家写一封。

谁若先找到我……请把地图……尽快交给那些搞地质工作的人。永别了……我多么想活下去啊，维拉……

第二年春天，萨宾宁被雅库特人找到了，他们把萨宾宁保存下来的所有材料都转交给了其他地质学家。现在，在萨宾宁发现金刚石矿的地方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一个叫金刚石格勒的城市正在兴起。这座城市中有4条街道，分别以萨宾宁勘探队4名队员的名字命名。人们还计划给他们修建一座纪念碑。这样，人们远远地就能瞻仰这座纪念碑了……

（李晓林图）





初 恋

◉〔韩〕李基镐
◎陈龙江 编译

我的大儿子时厚今年刚刚7岁，好像已经谈恋爱了，对象就是同在幼儿园大班的金瑞瑛。

其实，时厚在6岁时，就突然开始注重自己的仪表，这应该是他开始恋爱的一些苗头：比如，他会长时间地站在镜子前，把头发摆弄成那个唱《江南style》的鸟叔的发型；他会颇有耐心地缠着父母买那种带有荧光的运动鞋；每天去幼儿园之前都会精心挑选一条与众不同的裤子。但在那时候，我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这不过是儿子单纯的爱美趋向，只是为了更多地吸引朋友们的目光罢了。

可就在半个月前，我们从儿子的嘴里，知道了他已经陷入恋爱的事实。

我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关着灯躺在床上小声地祈祷。孩子们的祈祷内容不外乎"上帝啊，求求你，让我爸爸给我买一套幻影忍者玩具吧"，或者是"明天保佑我在室内游乐场游玩"，一般都在我和妻子的预料范围之中。

然而那晚，时厚在祈祷时，嘴里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的名字："上帝啊，求求你，明天一定保佑金瑞瑛不生病，让她正常去幼儿园！"我和妻子在暗中看着他，问道："金瑞瑛？谁是金瑞瑛？"时厚听了，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嘿嘿笑着钻进被窝。此时，二儿子在一旁说："哥哥可能谈恋爱了！"

至此，一切似乎十分明白了。在一朵朵樱花染红天空的春天里，坠入一场爱情也许是不可抗拒的事情。爱情并非只是大学校园的专属，在幼儿园的花园里，也会有心心相印的小手相牵。那一刻，我真想把儿子抱在怀里，分享他的幸福。但是小家伙仿佛不理解我的心，只是躲在被窝里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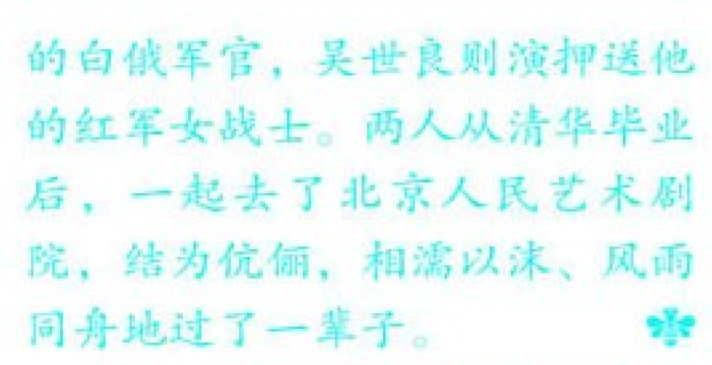
此后，时厚的祈祷更加直白，左一个金瑞瑛，右一个金瑞瑛，竟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明天做游戏时千万保佑金瑞瑛别受伤""保佑金瑞瑛明天穿得漂亮一些"等等。对于这些祈祷，我们每晚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但是你在谈恋爱，祈祷的时候也该为弟弟、为妈妈祈祷一两句吧，怎么能这么没心没肺地只想着金瑞瑛呢！难道金瑞瑛天天与我们一起生活吗？难道天国里的上帝是专门为金瑞瑛而存在的吗？

最终在一个晚上，时厚幸福地为金瑞瑛祈祷完了之后，我忍不住说道："时厚，无论怎么说，你也替妈妈祈祷几句吧。你还没娶媳妇呢，怎么就忘了娘啊！"

时厚听了，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祈祷说："上帝啊，您一定保佑我妈妈，把饭菜做得更好吃，这样金瑞瑛来做客就会吃得很开心！"

我和妻子彻底无语了。

（孟 溪摘自《环球时报》2013年6月3日，**Winnie.J**图）

紫墨水

◉吴学昭

钱钟书先生初到清华时在外文系授课，有时在家批阅学生的课卷，让钱瑗帮助记成绩。一次，钱瑗没头没脑地对爸爸说："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钱瑗指指课卷："你看全班学生的课卷都是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钱瑗猜得没错，英若诚和吴世良同是戏剧爱好者，同是清华骆驼剧团的演员，共同主演过俄罗斯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改编的戏《第四十一》，英若诚演被俘的白俄军官，吴世良则演押送他的红军女战士。两人从清华毕业后，一起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结为伉俪，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地过了一辈子。

（林 跃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们的钱瑗》一书）





回 家

◉龙应台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说："我不认得这里，我要回家。"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向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霎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键，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

七爷的故事

◉崔东汇



七爷比我父亲还小三岁，辈分大。父亲说，七爷是他们那一拨中最风流的一个。

说七爷风流，是因为他年轻时自由恋爱过。土改那会儿，七爷是村会计，兰花是村妇女主任，俩人经常在一块儿为村里的事奔忙，日久生情，互相爱慕。那会儿自由恋爱在农村这片土壤上还是一棵嫩苗，他们俩只能悄悄进行。没有不透风的墙，俩人的事很快在本村里传开，兰花爹娘嫌伤风败俗，死活不同意。最后随便找了一户人家，就匆匆把兰花嫁了出去。后来，通过媒妁之言，七奶奶就嫁给了七爷。

七爷没有逃脱先结婚后恋爱的老套路，心里的弯子始终转不过来。

吵吵闹闹、恩恩怨怨，七爷和七奶奶的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走了过来。村人对此见怪不怪。我父亲倒是比七爷看得现实，就劝他："睁着眼过闭着眼过，横竖都是一辈子。感情又不能当饭吃，过日子就得好好过。"七爷低头不语。

七奶奶瘫痪了。儿女们都已成家另过，各自忙活，伺候七奶奶的任务就落在了七爷的肩上。不知是良心发现后的醒悟，还是出于人道，七爷对七奶奶的态度大转变，做饭喂饭，端屎倒尿，坐在七奶奶的炕头前寸步不离。探望七奶奶后，我回家对父亲感叹："七爷脾气变了。"父亲也感叹："他总算开始长人心了。"

七奶奶在炕上躺了三年，七爷尽心伺候了三年。打发七奶奶入土，参加葬礼的人散去后，七爷抱着七奶奶的蓝棉袄在炕上躺着流泪。

我劝七爷注意身体，他反而更加伤心，指着棉袄上的一块补丁说："她要平平常常走了，我也没那么伤心，谁知道她临走还给我留想头。"

七奶奶瘫痪后，知道自己的病很难治好，稍贵重一点的药都不让买，怕花钱。到最后连含糊不清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要东西都是用手指指。临咽气前两天，七奶奶手指炕上的木柜，七爷以为她想看看存放在柜里的寿衣，结果不是，七奶奶要拿蓝布棉袄。秋天还不冷拿棉袄干啥？七爷纳闷。七奶奶指着棉袄胳膊上的一块补丁让七爷撕开，里边缝着她生病前攒下的四百六十块钱。七奶奶指指自己又指指七爷，意思是：我活不了多久了，这钱你留着花吧！

讲完，七爷泣不成声，我和父亲也早已泪流满面。

（**安　意**摘自漓江出版社《村庄，我们的爱与痛苦》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崔　容**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目送》一书，**王　青**图）



“《读者》光明行动”(四)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2013年7月初，经过45天的治疗，“《读者》光明行动”首批接受救助的40名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有39名已出院(一名受助儿童因病情复杂，仍在治疗中)。这39名儿童的78只眼睛，除有眼底病变的3只眼睛外，治疗后视力达到0.9以上的有70只，另外5只眼睛视力在0.6至0.8之间。

多么令人欣慰的结果！这些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因为一个个爱心人士的帮助而摆脱了阴影，终于看清了这五彩的世界，拥有了更加灿烂的童年。爱心在传递，“《读者》光明行动”在继续。截至2013年7月18日，“《读者》光明行动”已募得善款1668113.76元，能帮助333个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恢复视力，能帮助333个家庭回归幸福。在这里，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伸出援手，使更多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得到救助！

“《读者》光明行动”启动以来，许多读者也通过新浪微博（新浪微博 weibo.com）表达了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奕雪攸然：给他们一双明亮的眼睛，就是给了他们整个精彩繁华的世界！谢谢你们！

陶瓷宛宛：小时候，家人以为我只是近视，给我配了眼镜，从800度开始。长大了我才明白我的右眼是弱视，但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希望广大弱视儿童得到重视，将上帝错给他们看世界的这层毛玻璃磨平擦净，还给他们一个清晰的世界。

佳佳佛：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一名弱视儿童，虽然我不知道在他眼中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一定不够绚烂多彩，一定不够美丽动人。真心希望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能让更多的儿童重见光明。

愤怒的小P孩儿：弱视儿童，你们的世界会因为我们平凡的爱而充满光明。我们是你的眼，带你用心感受这美丽的世界。

梧桐风起于青萍之末：《读者》一直在杂志上跟踪报道“光明行动”的进程，希望保持下去，保证过程的公开透明！

邓康延：云白风清，读者看见。

(“《读者》光明行动”首批接受救助的弱视儿童的详细治疗信息已在@读者@读者-光明行动官方微博上公布，欢迎大家监督查询)

〖征文启事〗请把触及你心灵的事告诉我们

本刊曾转载《不说，就真来不及了》一书的部分内容，刊出后反响热烈。

每个人心里总有触动你心灵的事情，或许是一个眼神，一个无声的动作，一次安静的倾诉，一次不经意的回眸，一次梦回的低语……只要戳中你灵魂的临界点，都是触动，都是灵魂最深处的触动。这些触及心灵的点点滴滴，可能大多数时间会静静地深埋在你心底，但时不时会啃噬你的心。

这是属于你的一笔人生财富，也是你成长的烙印，从中你能体会到人生的真味，看透诸多的虚妄。

许多人或许找不到一个途径，将这些点点滴滴留存于世。

《读者》将为你提供一个倾诉的平台，请你将心灵往事诉诸笔端。若不便提笔，你还可以面对录音笔，或对信任的朋友倾诉，由他们代笔寄给我们。

你可以选择匿名，若为了他人的感受考虑的话。

我们将择优在《读者》杂志发表，让更多的人聆听你的心声。我们还将择其佳作结集成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以便被更多的人知悉。

我们恳求你，把埋在心底的话留给世人。

请选择最方便的形式将稿件寄给我们。

电子邮件：tell@duzhe.cn

通讯地址：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邮编：730030

(限于人力，来稿不退，请自留原稿。)

读者杂志社